



筆伏有處處、疑懸是步步
篇中的意得最來年近匪倪家名俠武理推

俠風

文●倪匡／圖●林榮漢／字題●董陽孜



山西大同府，有兩樣東西，天下聞名，一樣是女人，一樣是銀子。
大同府四州七縣，多的是美女，大同府的美女，特別嬌婉可人。而大同府的銀子，更是令人垂涎，銀子全溶了澆在地窖中，一層一層澆上去，整幢房子，就造在銀子之上。大同府幾個大銀號的銀票發出去，不論數字多大，只要有聯號在，一樣的可以提到銀子。
有美女和銀子的地方，自然是花花世界，府城之內，街道寬敞，商號鱗比，至於過往客商

，說不盡的好去處，更不在話下。
在城北無憂里的盡頭處，是一幢全由灰色水磨磚砌成的大屋，屋外的圍牆，足有一丈五六高，圍牆的正中，面對屋前一大幅空地，是兩根大石柱，石柱正中，便是朱漆大門。
兩根一人合抱粗細的大柱上，各刻着「福來銀號」四個大字，那四個字漆着金漆，映着日頭，閃閃生光。
福來銀號是大同府第一家大銀號，沒有人知道在福來銀號的地下，究竟窖着多少銀子，但

是府城中的入都說，就是進福來銀號去走一遭，脚下蘸着些銀屑出來，也足可以到城內的軟香院去撿着姐兒，樂上一陣子的了。
而福來銀號也像是怕進去的人多了，會將銀號的銀子蘸光了一樣，在門口，永遠一字排開，有四個威風凜凜的大漢，一身密扣勁裝，粉底皂靴，懷抱着明晃晃的雁翎刀，板起了臉，在門口把守，站着不動。
可是這時，福來銀號門口那四個虎一般的大漢，居然也不板起臉，而是滿臉笑容，因為有

兩個美貌少婦，正走到了他們的身前。
那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穿綠，一望便知道是跑馬賣解，走江湖的，要不然，誰會穿得像她們那樣，機伶伶，俏生生，一條腰帶，雖然纏了幾纏，但是還顯得她們的纖腰，可以用一隻手臂，就撿了過來。
那兩個少婦，約莫都只有二十一、二年紀，臉上略搽着些脂粉，紅白分明，未走到近前，便有一股幽香，飄了過來，令得那四個大漢，不得不堆下笑臉來。穿紅的那個，來到了近前

，笑盈盈地道：「四位大哥，我們初到府城，想借貴號前面空地，籌些盤纏，多謝則個！」
那婦人的聲音，俏軟動人，有兩個還在猶豫，另外兩個已忙不迭道：「使得，使得！」
那穿綠的一個，便自腰際解下小鑰，噹噹噹地敲了起來，那兩個少婦既美且艷，她們來賣藝的地方，竟是福來銀號門口的空地，鑼聲一響，便聚集了不少人，更有吃飽了飯沒有事做的人，奔相走告，是以不一會，空地上便黑壓壓地，聚集了三、五百人。



那綠衣少婦媚笑着，放下小鑼，這時所有的男人心都在想：她是在對我笑。

那紅衣少婦抱着拳，道：「我們姐妹兩人，初來到大地方，若是要得不好，各位多多見諒！」

紅衣少婦的話才出口，便有十幾個執棒子弟，一起怪聲怪氣叫了起來，道：「好！要得好的！」

紅衣少婦並不惱怒，只是嫣然一笑，她和那綠衣少婦，先以手據地，連翻了幾個虎跳，自遠而近，然後身子一挺，兩人便背靠背而立。這幾個虎跳，本來並沒有甚麼精奇之處，但是由於她們兩人生得美艷，是以叫好之聲，不絕於耳，自然也怪聲怪氣的居多。

在眾人的叫好聲中，只見那兩個少婦，手一振，「鏗鏘」兩聲響，已各掣一柄劍在手。那兩柄劍一出，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只見紅衣少婦手中的劍，約有兩尺來長，綠衣少婦手中的一柄，却還更短些，至多一尺八九。兩柄劍，都是其薄如紙，雪也似亮，閃着一片寒浸浸的光芒，令人一望，便心頭生寒！在眾人靜下來之際，只聽得有人失聲道：「

劍鞘才是！」

這話立時又引起一陣轟笑，但是轟笑聲却在突然之間，靜了下來。

就在那時，只見那綠衣少婦，身形向上輕輕一縱，整個人已頭下腳上，翻了上來。

那綠衣少婦手中的利劍，劍尖却仍然和紅衣少婦的劍尖相抵！在那綠衣少婦的身子翻起之際，紅衣少婦的手臂，向下略略一沉，然而，當綠衣少婦翻起之後，她的手臂却向上慢慢舉了起來。

兩柄利劍，在陽光下，閃着奪目的光芒，劍尖和劍尖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就在半空之中，緩緩轉動着，難得的是，她仍然一臉笑容！

這時候，所有的人，反倒忘了喝采了。

眾人的心中都在想，如果兩柄利劍，略錯了一錯，那便怎樣呢？自然是綠衣少婦跌下，那麼她手中的劍，就會直刺進紅衣少婦的胸脯！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在擔驚受怕，但是每一個人心中，却又暗暗希望會有那樣的情形出現，四圍靜到了極點，突然之間，只聽得身在半空的那綠衣少婦，陡地發出了一下嬌呼聲來。

隨着那一下嬌呼聲，只見她的身子，突然向

他奶奶的，玩真格的啊！」

這句話，雖然叫的人是在看到了這兩柄鋒利無匹的利劍之後，失聲叫出來的，但是聽到了的人，却也別有會心，是以有不少人轟然笑了起來。

那兩個少婦臉上，始終帶着十分嬌艷動人的微笑，她們將劍舉到了面前，劍上的寒芒，映在她們柔嫩的臉上，看來有一股異樣的感覺。

兩人舉起了劍，便緩緩向前走了出來，各走出了十步，才轉過身來。

這時，兩人相距，已有二十步距離了。

只見她們才一轉過身來，兩人便登時發出了一聲嬌叱，緊接着，只見她們兩人，手中的利劍，突然向前刺出。

在刺出利劍之際，她們兩人，也迅速地向前衝了過去，去勢極快，只見一紅一綠，兩條人影，挾着兩股閃動的寒芒，迅即接近，眾人根本還未曾看到是怎麼一回事，便聽到「叮」地一聲響。

這兩人身形，也已凝止，只見兩柄利劍，劍尖對着劍尖，緊緊地抵在一起！

人叢中又爆出一陣轟雷也似的笑聲來，在笑聲中，有人怪聲叫道：「不對啊，一個應抓住

下沉來，劍尖和劍尖已經錯開了，她手中所握的短劍隨着她身子的下沉，向下疾插了下來！一下整整齊齊的驚呼聲，自數百人的口中一起發了出來，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那紅衣少婦的身形，突然一矮，手中的利劍一揮，「鏘」地一聲響，擊中了綠衣少婦手中的短劍。而隨着那一擊，只見綠衣少婦整個個人，却向上翻了起來，飛高了一丈多，才向下落來。當她向下落來之際，她仍然是頭下腳上，而且手中的劍，也疾刺向下！

數百人的驚呼之聲，由於綠衣少婦身形翻然翻起，一起停下了下來。但這時，看到那綠衣少婦的劍尖向下，又直刺了下去，仍然要插進紅衣少婦的頭頂，嘩呼之聲，又一起響了起來。但是，那紅衣少婦，却是面帶微笑，只見她不慌不忙，一翻手腕，手中的利劍，又向上刺去，「叮」地一聲響，兩柄利劍的劍尖，又抵在一起，那綠衣少婦的身子，又停在半空，和剛才的情形，完全一樣！

在一旁觀看的那麼多人，直到這時，才明白剛才那綠衣少婦的一下嬌呼，身形下沉，看來凶險莫名，並不是真的失手，而是她們玩的花樣。

這等絕藝，縱使大同府是一等一的大地方，也幾曾得見，所有的人一時之間，却不由自主如癡如狂，喝起采來。

其時，站在福來銀號門前的四個大漢，也看得呆了。

別看這四個大漢，只是在銀號門口站着，能在福來銀號門口站的，就決不會是等閒人物，這四人全是有來頭的武林中人。

可是，他們也從來未曾看過甚麼人，表演這樣的絕技的！

這那裏是江湖賣藝人的身手，若不是武功極高的高手，怎能玩出那種花樣來？

那四個大漢呆呆地站着，連他們的身後已多了一個人也不知道。

那人，是聽到了銀號外空地上的喝采聲之後，才慢慢走出來的，他穿着一件藍團花的長衫，攏着手，看來像是銀號的掌櫃。

他的年紀還很輕，不到三十歲，白淨面皮，看來文質彬彬，但是，一雙眼睛，却是精光內蘊，有一股攝人的力量，當他看到那兩個少婦的劍尖，重又抵在一起之際，他也大聲叫道：「好！」

他突然叫了一聲「好」，倒將那四個大漢，嚇了一大跳，一起回過頭來，見了他，才齊聲道：「文大哥，你也有興致來瞧熱鬧？」

那四個大漢，看來都要比那人年紀大得多，但是他們却異口同聲，稱那人為「大哥」，而且，言語之中也顯得十分恭敬。

那人懶懶地應了一聲，雙眼仍然望着門外那兩個少婦，道：「是誰准她們在銀號門口賣藝的？」

那人一問，四個大漢的臉上，都現出十分尷尬的神色來，互相望着，期期艾艾，道：「我們……想……那沒有甚麼緊要……」

那人只是「嘿」地一聲，並沒有再說甚麼。可是那四個大漢，神情更是尷尬，一個問道：

「文大哥，可是你瞧出了甚麼蹊蹺？」

那人也不再說，只是攏着雙手，轉過身，又緩緩走了進去，等到他走進了店堂，那四個人才鬆了一口氣，一個道：「看來文大哥不樂意那兩個娘子在門口賣藝！」

另一個道：「我看沒有甚麼，這兩個小娘子，會有些甚麼花樣？」

還有一個滿面皆是憤然之色，「哼」地一聲道：「這姓文的來了已有半年了，只聽得東家說他如何了不得，也沒見他露過一兩手，我看他多半是混飯吃的混混，幾時得叫他出醜。」

再一個道：「話可不能那麼說，常言道真人不露相啊！」

那一個還是不服氣，道：「他沒來之前，福來銀號，也不見得遭劫！」

一個壓低了聲音，道：「這事只怕你也不知道，就是因為有人搶過銀號，雖然沒搶了甚麼去，但是也受了一場虛驚，就是為了這個，這才從山海關外，特地請了這位文爺來的。」

那四個大漢在交談着，只聽得眾人又喧嘩呼叫起來，原來那時，那綠衣少婦已翻然而下，兩人一齊向眾人抱着拳。還未等她們兩人開口，碎銀和銅錢，便如雨點也似，飛投進場子來。

那兩個少婦，手中各持着一隻鐵盆，只見她們兩人，身形閃動，哪裏有銀、錢投來，她們的身子，就閃向何處，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鏗鏘」之聲，不絕於耳，儘管銅錢如花蝴蝶也似，穿來插去，竟沒有一塊碎銀，也沒有一枚銅錢，是拋在地上的。

眾人的采聲如雷，直到那兩隻鐵盆全滿了，她們兩人，才一起站定了身子，道：「多謝各位，我們姐妹兩人，明日再來獻醜！」

眾人漸漸散了開去，那兩個少婦，將銀、錢全部傾進了布兜之中，又來到了那四個大漢之前，福了一福，道：「四位大哥，多承關照，我們明日再來，不知是否還能再蒙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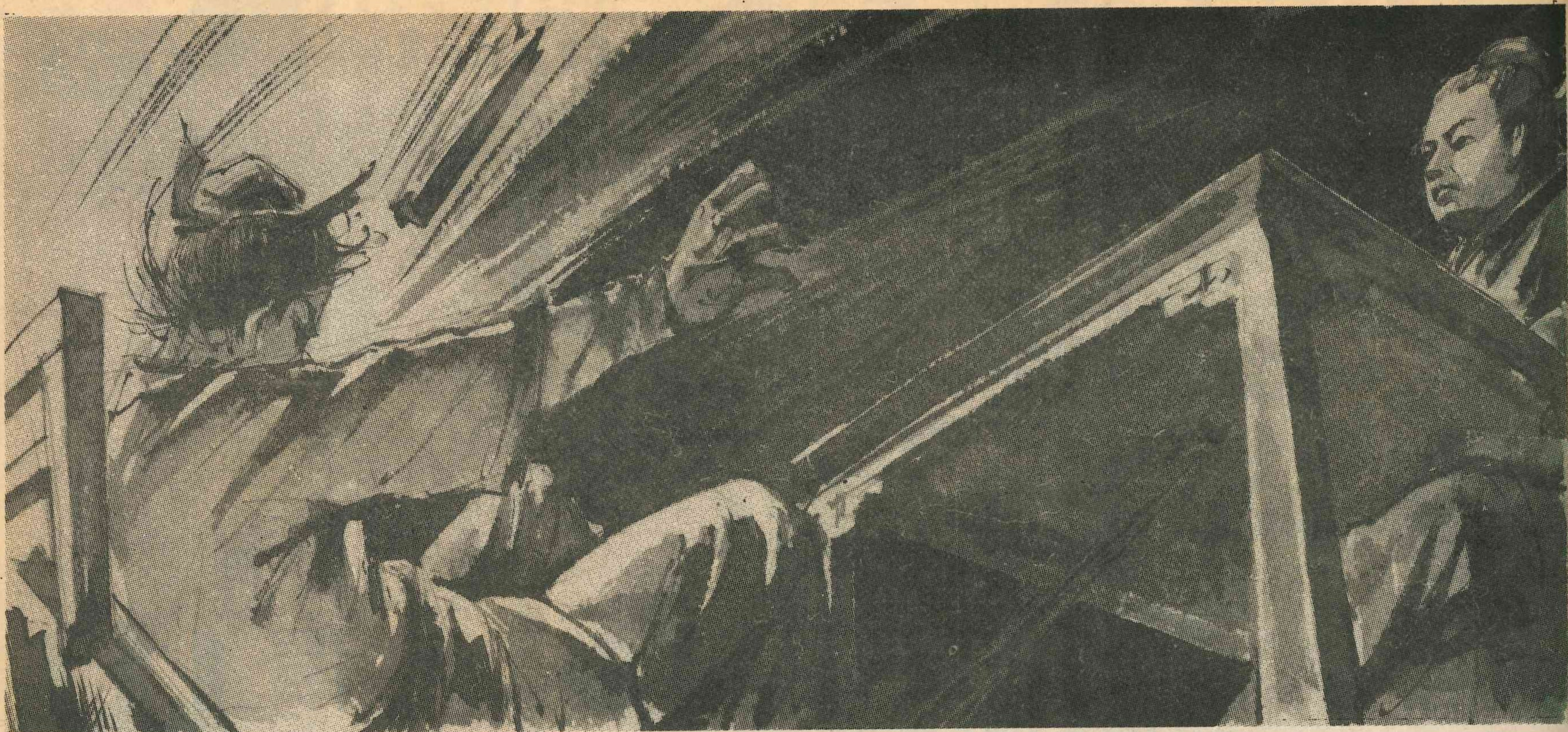
四人之中，三個人正在猶豫，可是剛才那個曾口出大言，想叫那姓文的出醜的那大漢，已沒口應承道：「自然可以，兩位明日只管再來就是！」

那兩個少婦又道了謝，喜孜孜地收起了小鑼，向前走去，在她們的身後，跟了十來名浮滑子弟，在不斷講些風言風語。

那兩個少婦越走越快，等到轉過了一條小巷，那十幾個浮滑子弟再追上去時，却已不見了倩影，十餘人大大是嘆息，只得相約了明日再來福來銀號門口不捉。

却說在那兩個少婦演技之際，圍在福來銀號門口觀看的，雖然不過數百人，但是那數百人散開了去，仍然是讚不絕口，不到兩個時辰，滿府城都知道，福來銀號之前，來了那樣兩個艷麗出眾、身懷絕技的奇女子，茶肆飯館之中，會看過那兩個少婦絕技的人，更是口沫橫飛，將那兩個少婦的絕技，加油添醬一番，聽的人，也是津津有味。

在離福來銀號只有兩條街的一家飯店中，此際的情形，正是那樣，一個油頭粉面的年輕人正在繪聲繪影，講着那兩個少婦賣藝的情景。



飯店中的食客，都聚精會神地聽着，只有一個角落中，一副小小的座頭上，坐着一個人，却是連瞧也不向那講述的人瞧一眼。那人的衣着十分簡樸，可是在他的面前，却擺滿了酒菜，他正在獨自一個人，自斟自酌。

掌櫃的不住地拿眼瞪着那人，心中在嘀咕着，這一頓酒菜，怕不要兩、三錢銀子，看那人的樣子，已有四十開外，十足是一個窮酸，不知是不是存心來吃白食的？

掌櫃的早已吩咐了店小二，對這個客人，要着實當心些，莫叫他吃完了溜了之，是以店小二在那副座頭前，走來走去，沒話找話說，一個店小二道：「客官你聽聽，明天我們也去瞧瞧熱鬧！」

那人淡淡笑道：「可不是麼？有得瞧着哩！」

店小二陪笑着道：「客官可還要些甚麼了？」

那人略翻了翻眼，冷冷地道：「小二，怎不見你對別桌的客人，那麼殷勤？」

店小二乾笑着道：「光顧小號的全是一樣，客官要甚麼，只管吩咐。」

那人笑了起來，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店小二忙不迭道：「請問，請問。」

那人端起了一杯酒來，慢慢地呷着，過了半晌，才道：「那福來銀號中，究竟有多少銀子？」

店小二一呆，道：「那可說不上來，可是自從他們幾代開始，就經營銀號，聽說他們窖中的銀子，有幾十萬斤！」

那人笑道：「可真不少啊，現在他們的護院是誰？」

店小二皺了皺眉道：「是一個文爺，也常來我們這裏喝酒的。」

那人突然一翻身，在他的手中，已多了一錠黃澄澄的金錠子，足有一兩來重，他道：「小二，這一兩赤金給你，煩你替我到福來銀號，去請那位文爺來，與我喝兩杯。」

店小二望着那一兩赤金，兩眼發直，簡直像是傻了一樣。店小二在大同府那樣的地方，自然不至於未曾見過金子，但是，見到人家的金子，和自己會有那金子，却是大不相同的。

他呆立着，過了半晌，才使勁搖了搖頭，道：「客官，你……說甚麼？」

那人笑着，道：「替我到福來銀號，去請文爺來喝幾杯酒！」

店小二道：「是！是！是！」

他一口氣答應了三個「是」字，伸手就來取那金錠子，但是那人却立時握住了手，店小二取了一個空，那人道：「將文爺請來才給你！」

店小二沒口答應着，也不及放下肩頭的毛巾，便興沖沖地走了出去。

那人仍然獨自一個，自斟自酌，過了不多久，那店小二走了回來，他一隻眼腫成發青，額上也腫了一大塊，哭喪着臉，來到了那人的面前。

那人笑道：「怎麼樣了？」

店小二指着自已的眼睛，道：「客官，你看，我叫福來銀號中的人給摔出來了！」

那人皺了皺眉，道：「是了，那是我的不是你且再去走一遭。」

店小二的神情，更是難看，他搖着手，道：「不行了，客官，這金子，我賺不了。」

那人拿起了一隻酒杯來，那錫酒杯已用得很久了，那人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伸指在杯底戳了下去，杯底立時陷進去了寸許，但是却没有戳穿。

那人將杯向店小二一揚，道：「你將這杯子去給那位文爺看看，他知道請他來喝酒的是甚麼人，就肯來見我！」

店小二道：「若是我再給他們摔出來——」

那人道：「那我也不怪你，一樣將這兩金子給你。」

店小二咕咕嚕嚕，道：「給了我，去了湯藥，也只剩下一半了，唉，一半也是好的。」

只見他滿面喜容，走了進去，拉開了櫃子，大聲嚷道：「文爺請坐，就是這位客官。」

在他的身後，就跟着福來銀號中的那年輕人，他看來就像是一個秀才，他來到了桌前，望着那人，那人也望着他，兩人互望了好一會，他才坐了下來，道：「在下姓文，名禮賢。」

那人笑道：「久仰，久仰。」

文禮賢將那隻酒杯放在桌上，冷冷地道：「閣下居然又在大同府露面，也不怕自己臉紅麼？」

那人訕訕道：「說得是，自從上次，打——」

他講到這裏，回過頭來，將那兩金子塞進店小二的手中，揮手令店小二離去，才又道：「自從上次打福來銀號的主意，未曾得手之後，我真有點不好意思到大同府來了。」

文禮賢神態更冷淡道：「現在，有文某人在，閣下如果再想打銀號的主意，只怕更要丟人了！」

那人的神態很悠然，道：「我暫時倒不想怎樣，但是却有人在打福來銀號的主意。」

文禮賢冷笑了兩聲，道：「閣下就稱無孔不入，見錢眼開，大名鼎鼎的獨腳強盜，何以反倒會幫着文某人，提醒起文某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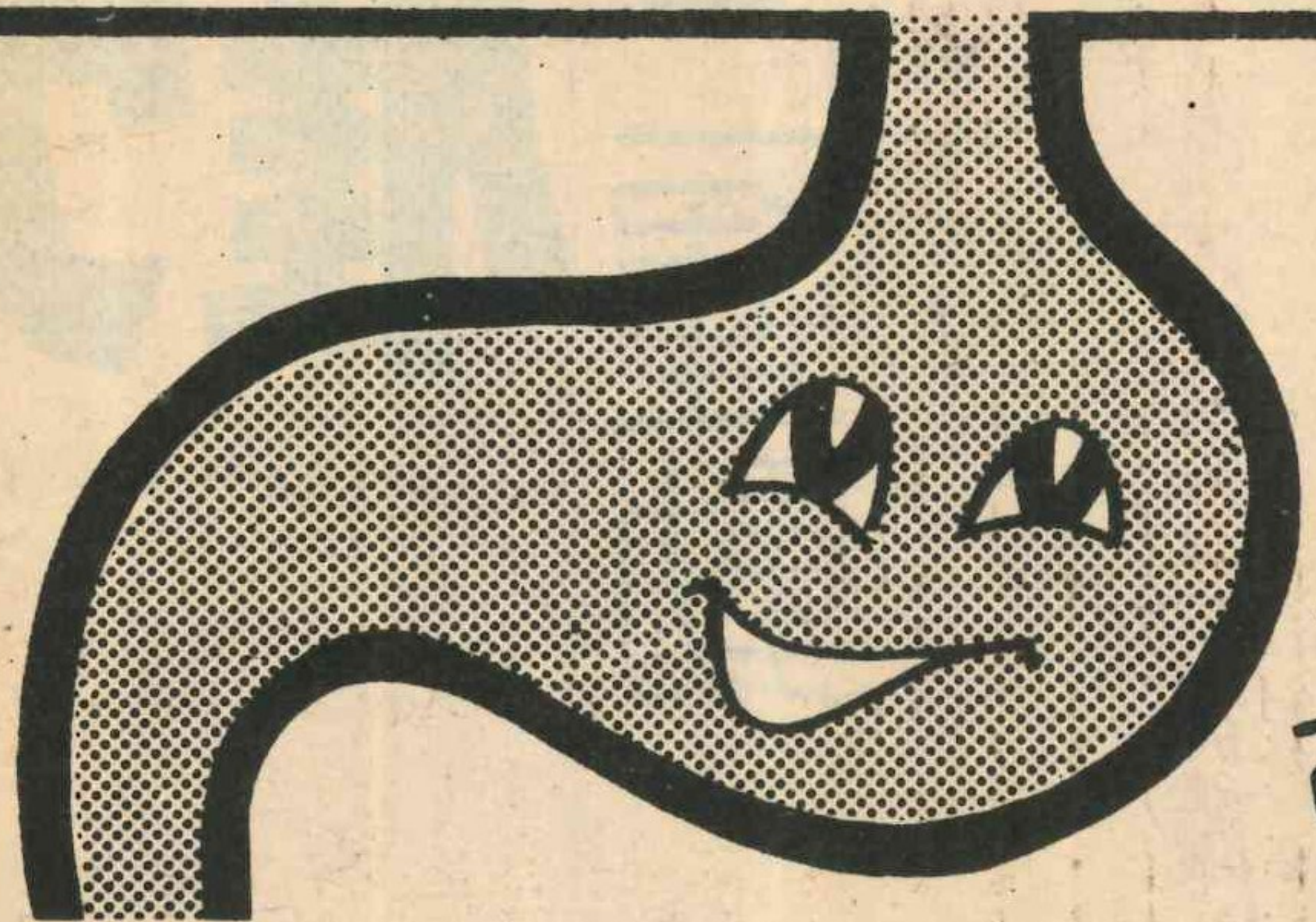
那人搖了搖頭，道：「獨腳強盜四字，未免難聽了些，見錢眼開，倒是真的，文兄，要知道，福來銀號中的銀子，遲早全是我的，若是現在就被人偷了一些去，不等於是偷了我的銀子一樣麼？」

在那人講話之際，文禮賢拿起一雙筷子來，不經意地擺動着，那人的話才一講完，他拿着那雙筷子，向桌上陡地拋了下去，只聽得「拍」地一聲，筷子已穿過了桌面，向下電射而出。

那人身子慌忙後退，他退得急了，也來不及先移開坐着的椅子。

利那之間，只聽得一陣唏哩嘩啦，一張椅子，已被壓得粉碎，那人退出之後，向地上看了一眼，只見那雙筷子，直沒入了地上的磚地之中，只有半寸許露在外面。若不是他讓得快，這雙筷子，怕不直插進了他的雙膝之中，那他的雙腿就要廢了！

下期待續



綠色的胃藥

胃爽·人就爽...

爽胃王



繁雜的工作，精神緊張，不規則的飲食，促使胃液分泌過剩，造成了胃壁受傷或胃部潰瘍，這時請服用爽胃王。

適應症：
急性慢性胃炎，胃酸過多，胃痛，噁心，以及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日商衛材公司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65號

衛署藥製字第04579號
69 北市衛藥廣字第080號



俠

2

筆伏有處處、疑懸是步步
篇中的意得最來年近匡倪家名俠武理推
孜陽董／字題●漢崇林／圖●匡倪／文●

這時，飯店中的所有人，全都向他們望了過來，那人先是神色變了變，接着，向四面抱了抱拳，道：「沒有事，各位自便。」

大地方的人，自然不會為了一些小事，大驚小怪，而且，也可以看得出，那人並不是普通人，是以連忙轉過了頭去，不再理會。

那人又曳過一張椅子來坐下，道：「閣下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福來銀號請到了閣下那樣的高手，真是幸事，哈哈，看來我是瞎擔心了，我的銀子，暫存在銀號之中，穩當得很。」

文禮賢站了起來，道：「是啊，閣下大可放心，不妨存多些時，存上七、八十年！」

那人搖頭道：「那可不行，在我死前，總得摸摸那些銀子才甘心。」

文禮賢道：「那或許你不等摸到銀子，就已經死了，睜朋友，你想想，上次你是怎樣失手的？」

那人搖着頭，道：「別提了，上次失手，過不在我，是壞在我找的伙計不穩當。」

文禮賢發出一聲聲的冷笑來，道：「文某人失陪了！」

他向那人拱了拱手，那人也拱着手，可是突然之間，那人倏地伸出手來，向文禮賢的肩頭之上拂去，文禮賢的反應，也快得出奇，他立時一側身。

那人的手指，本來是可以拂到文禮賢的肩頭上的，但是文禮賢一側身，却堪堪避開了三、四寸。那人笑道：「文兄，你衣上沾了一搭塵！」

文禮賢的肩頭上，果然有一搭塵土，那人的手指，仍然拂了兩下，他的手指，雖然沾不到文禮賢的衣服，但是在他的手指拂動之際，卻發出了「嗤嗤」之聲，有勁風向前拂去，剎那之間，將文禮賢衣上的那搭塵土，拂得乾乾淨淨。

文禮賢的面色，也變了一變，悶哼了一聲，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飯店中的人很擠，文禮賢向前的去勢又快，眼看他要撞在別人的身上了，却在轉眼之間，便已出了飯店。

那人又坐了下來，才拋下一塊碎銀，也走了出去，一出飯店，他的去勢，突然加快，轉過了幾條街，來到了一條小巷子中。

到了巷口，他倒又慢下來了，走到一扇朱漆剝落的門前，抓着門上的銅環，輕輕敲了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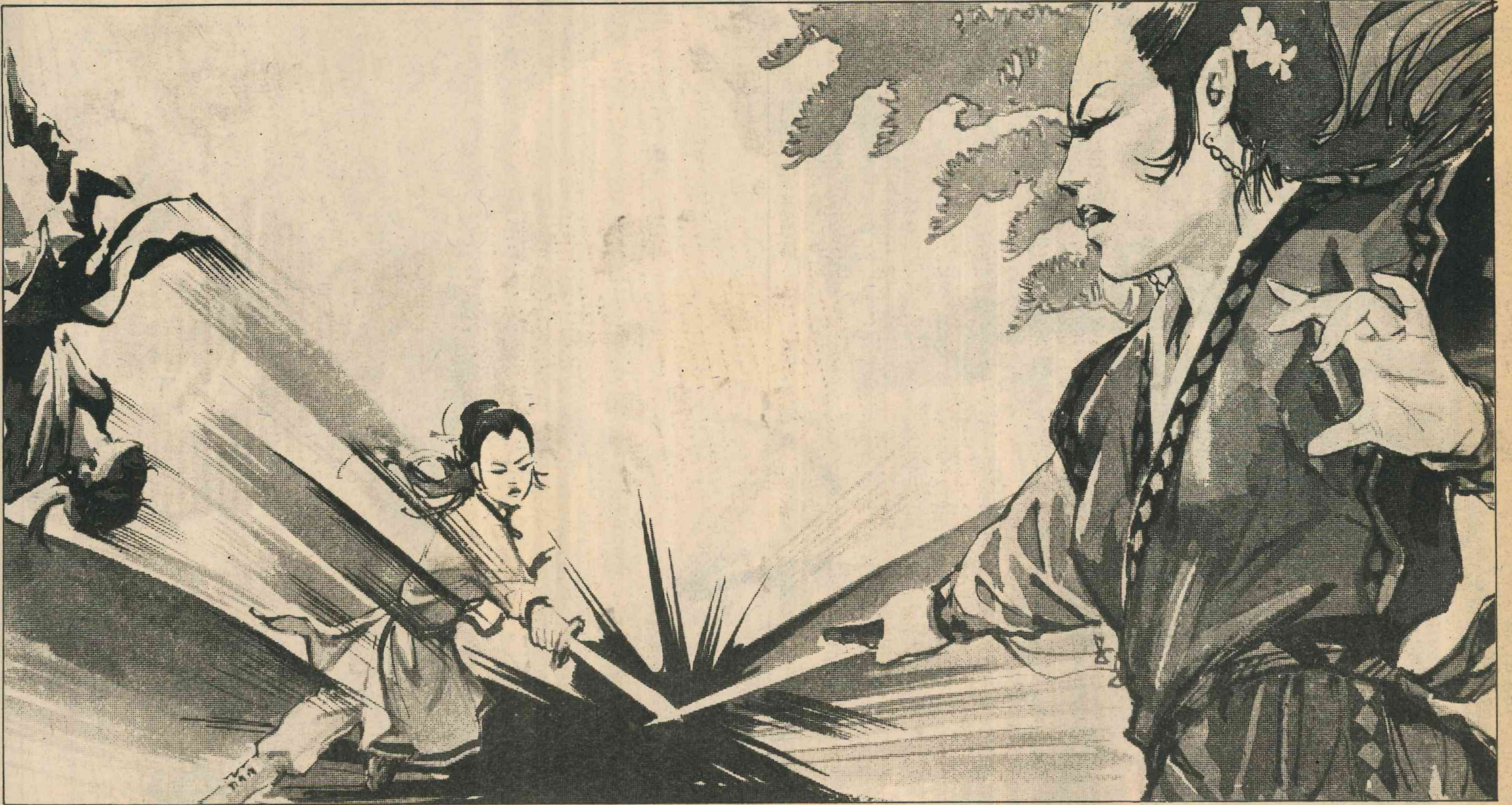
只聽得門內嬌聲應道：「來了！」

那人的口角，浮現一絲微笑，像是有甚麼有趣的事，立時就要發生一樣。

在門內，傳來一陣細碎而又迅速的脚步聲，接着，便是拔除門栓的聲音，和聽得一個極動聽的女人聲音，道：「怎麼那麼早就回來了，你——」

那女人是一面開門，一面在講着話的，等到門打開了之後，她陡地停了下來，後退了一步。

那人笑着，道：「妳弄錯了，蒙娘子，蒙兄離大同府，至少還有三、五十里，可是你們夫婦恩愛，難得分手一、兩日，便已牽腸掛肚了。」



麼？」

那趕出來開門的女人，正是日間在福來銀號前賣藝的那個紅衣少婦。

但這時，她的神情，和日間那種嬌媚可愛、笑容滿面的情形，大不相同，她是笑着開門的，當她打開門，陡地後退之際，臉上已罩了一重寒霜。

這時候，她的臉上，更有一種十分兇狠冷漠的神情，雙眼之中，也有一種異樣的神采。若是那羣浮滑子弟，在日間就看到了她那樣神采的話，一定會不敢再跟蹤下去的。

她冷冷地道：「你是誰？」

那人搖着頭，道：「真可惜，要是蒙兄在，他一定不會那樣問。令妹呢？妳妹夫也不在麼？連老前輩也不認識了，那還像話？」那紅衣少婦的一隻手，始終還扶在門上，這時，她手臂突然一振，那扇門掀起一股勁風，便已向那人撞了過去，可是那人却像是若無其事一樣，仍然向前，跨了過來。

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那扇門挾着極強的力量，當胸當面，撞在那人身上。然而，那扇門却立時反彈了回來，又「砰」地一聲，撞在牆上，那人還是若無其事跨了進來。

他一面跨了進來，一面笑道：「蒙娘子，這碗閉門羹，可是新鮮熱辣啊！」

蒙娘子又後退了一步，那綠衣少婦，已從屋中竄了出來，道：「姐姐，接劍！」

綠衣少婦的手中，握着一長一短兩柄利劍，她話才出口，手臂振動，「騰」地一聲，那柄長劍，已向蒙娘子背後飛了過來。

蒙娘子連頭也不轉，只是反手一綽，便已將劍綽在手中，立時一伸手臂，劍尖已指住了那人。

那人仍是若無其事，道：「蒙娘子，我嚐了閉門羹，還不够麼？」

那綠衣少婦也一躍向前，和蒙娘子並肩而立。

蒙娘子喝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那人嘆了聲，也不知道他是在感嘆那兩個少婦不認識得他是甚麼人還是不願意將名字說出來吧。

他道：「在下姓滕——」

他才講了「姓滕」，蒙娘子姐妹，已陡地震，手中的利劍，倏地劃出了一個圈兒，但她們却並不是向前攻出，而是又向後退了兩步！

那人這才道：「——名奇影，兩位想來，已然聽說過的了？」

蒙娘子姐妹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言不發。滕奇影笑了起來，道：「我的外號很多，但大都不堪入耳，只有一個『如影附形』，還說得過去，兩位，你們一到大同府，我就跟上了你們，你們四個人却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

蒙娘子姐妹兩人，仍然不出聲。

滕奇影又嘆了一聲，道：「我最怕和女人商量事情，花夫人，花兄哪裏去了？大同府中美人多，妳不將他看得緊些？」

那綠衣少婦冷笑了一聲，道：「關於甚麼事？滕奇影『哈哈』笑着，逕自向前走了過來，他搖搖擺擺地向前走着，倒像是蒙娘子和花夫

人兩人請他進去的一樣，絲毫也未曾戒備。

然而，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却是劍身顫動，全神貫注，她們的劍尖，漸漸向滕奇影指來，滕奇影却仍然若無其事。

她們兩人互望了一眼，身形一閃，向外跨開了一步，滕奇影已在她們兩人的中間，走了過去。

就在滕奇影剛一在她們兩人間走過時，兩人一聲嬌叱，兩柄利劍，一長一短，長劍勢穩，短劍勢疾，已一起帶起「嗤」地一聲響，刺了出去！

滕奇影向前走出的勢子並不快，看來蒙娘子和花夫人各自刺出的那一劍，非在他的左臂和右臂，各刺出一個透明窟窿不可！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滕奇影像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身子突然向前一傾，捲起「呼」地一聲，人已進進了屋子。

就在他剛一掠進屋子時，在他的身後，傳來了一「叮」地一聲響，蒙娘子和花夫人手中的利劍，劍尖已和劍尖，對在一起。

滕奇影疾轉過身來，笑道：「兩位，現在可不是在福來銀號之前賣藝，而且，我也素知兩位的本領，又何必再露這一手？」

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的神色一變，滕奇影笑了一笑，反手一招，衣袖拂出，捲住了他身後一張椅子的椅柄，一抖手，將那一張椅子，直曳了過來，他大模大樣，坐了下來，道：「怎麼還不奉茶？」

蒙娘子沉聲道：「滕朋友，你走你的陽關道，我們走我們的獨木橋，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你如今前來，却是何意，莫非不想顧江湖道義麼？」

滕奇影笑着，道：「所以，我最怕和女人打交道，妳那樣說，那不是倒咬一口？是你們壞了江湖道義，怎反倒以此相責？」

花夫人柳眉倒豎，道：「胡說！」

滕奇影緩緩地道：「半年之前，我曾在福來銀號動過手，你們知道麼？」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這件事麼，倒是天下皆知，閣下聲名之噪，一時無兩！」

滕奇影自然知道蒙娘子譏刺他，說他上次打福來銀號的主意，沒有打成，是以他的神情，也不免有些尷尬，道：「蒙娘子說得是，但是我既然動了手，一次不成，還有第二次，這福來銀號中的銀子，却是我的！」

他講到最後，面色一沈，聲音也陡地提高，雙眼之中，也射出了兇光來。

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他身後，一聲冷笑，道：「這倒新鮮，福來銀號中的銀子，既然是你的，何以你不去取來化用？」

滕奇影仍然坐着不動，他只是道：「原來花朋友也在，快請出來相會。」

隨着他的語音，只見門帷一掀，走出了一個

人來，那人約莫三十五歲上下年紀，氣度軒昂，濃眉隆準，雙眼炯炯有神，竟是一個美男子。

他身上穿着一件十分華麗的金綉長袍，腰際懸着一柄長劍，在劍穗之上，佩着幾塊五色古玉，當他走出來之際，劍身輕搖，古玉相碰，叮噠有聲，看來就像是一個貴公子一樣。

滕奇影仍然不轉過頭去，只是道：「好了，總算有一個男人出來了，你們的計劃如何，且

先說與我聽聽！」

那美男子到了離滕奇影背後，只有五、六尺處，站定了身子，他手按在劍柄之上，冷冷地問道：「什麼計劃，倒要請教！」

滕奇影「呵呵」大笑了起來，道：「花兄弟，這却不够朋友了，明人眼前，何必打什麼隱瞞說話？」

在滕奇影說話之際，那美男子向蒙娘子和花夫人，連使了幾個眼色，他按在劍柄上的手臂，也在緩緩向上提起，隨着他手臂提起，長劍也已出鞘。

他劍在出鞘之際，却是一點聲響也沒有，那柄長劍，若是連着劍鞘來看，和尋常的長劍，並無不同，但是當劍漸漸出鞘之時，却可以看到，那劍的劍身渾圓，約有手指粗細，竟沒有劍刃，只不過在劍身之上，有着無數細小的尖刺！

那些尖刺上，閃耀着一種藍殷殷的光彩，一望便知，曾經過劇毒！

滕奇影仍然端坐不動，等到他的話講完，美男子已將劍全拔出鞘來。

那劍長三尺，尖端十分銳利，劍身上的細小尖刺，不知有多少，而且細細看來，每一個尖刺之上還有着極小的倒鉤，打得精細無匹。

那美男子兵刃出鞘之後，才緩緩地道：「好，既然如此，那你且聽着！」

他一個「着」字才出口，突然身形微矮，「嗤」地一聲，一劍已向胸前刺出！

當他刺出那一劍時，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也各自抖動利劍，向前刺了過來，他們三人，猝然之間急攻，滕奇影看來，仍然一點準備也沒有！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只見滕奇影的雙手，握住了椅子的扶手，雙腳在地上一頓，連人帶椅，突然一起向上，拔了起來。

滕奇影連人帶椅，到了半空之中，三人的攻勢，一齊走空，蒙娘子和花夫人立時收招，那美男子的動作更快，只聽得他一聲怪叫，手臂一沉，手中的怪劍，已由平平刺出，而變得向上昂了起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怪劍的尖端，已自椅子下面，疾透而過！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滕奇影一聲長笑，身形已然掠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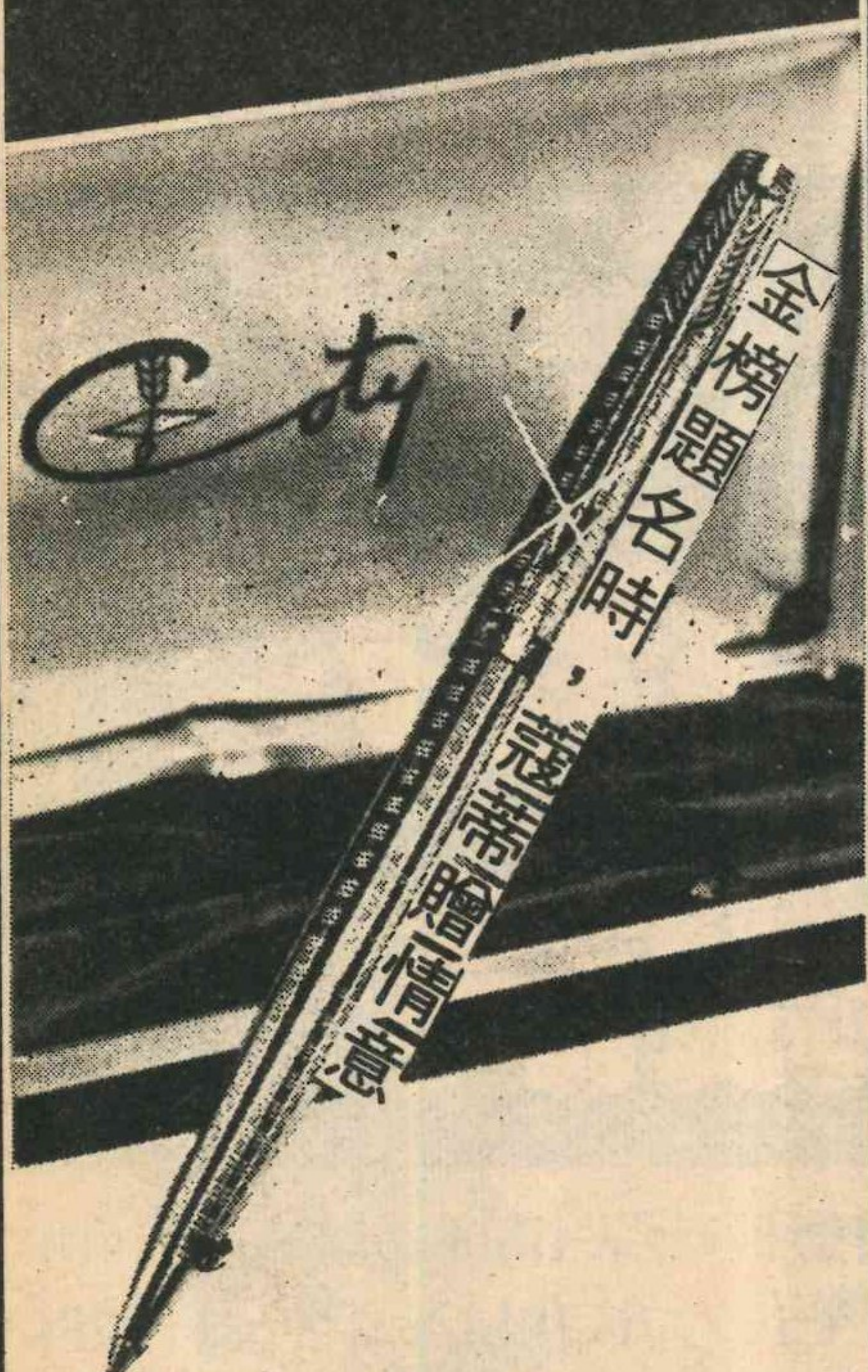
滕奇影才一離開椅子，怪劍的劍身，已直透過了椅子，但滕奇影却在半空之中，一個翻身，已到了那美男子的身後。

那美男子手中的怪劍，刺穿了那張椅子，椅子掛在他的劍上，他自然一時之間，難以將之摔脫，滕奇影却已飄然在他身後，落了下來，抬腳便踢，「砰」地一聲，正踢在那美男子的右股上，踢得那美男子向前，踉蹌跌出了八、九步，撞在柱上。

那美男子在撞到了柱上之際，力道仍然十分大，嘩啦一聲，將那張椅子，撞成了粉碎，他也倏地轉過了身來，面上神色，青白不定。滕奇影却仍然若無其事地笑罵道：「花朋友，你在江湖上，也總算有些名頭，你適才使的，却是什麼下流招數？莫非你正好此道？」

那美男子的面色，更是難看，挺著怪劍，但是却又明知剛才對方的那一腳，實在是大大留

學士風範的表徵



世界名牌——

蔻蒂金筆

- 西德進口，採用碳化鎢鋼珠(T.C. Ball)潤滑耐磨油量大。
- 在任何氣溫下不漏油，不斷油，最流利的書寫工具。
- 蔻蒂金筆、銀筆外型雕花獨特，秀麗脫俗，純包金筆桿，種類繁多。
- 筆盒設計精美大方，送禮最佳禮品。
- 夢幻、豪華系列價格公道、適合一般人使用。

台灣總經理：**輝強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林口街52巷14~1號二樓

電話：(02) 768-8356

展示中心：來來百貨公司台北學生用品社文教部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文具行均售

時報周刊

高雄

讀者佳音！

您不會再有收不到書的煩惱
時報周刊服務高雄讀者
即日起受理

『月訂戶，送書到家』

▲不用郵寄，每期專人送書到府上。

▲每月收費一次。

▲每期訂價30元，即日期

訂閱者九折優待

訂閱專線：

2316238

您在訂閱前或訂閱後，如有任何疑問，請就近洽詢
本刊高雄管理處

(電話2725513-5)

65 刊周報時

了情，不然，自己何能了無損傷？是以，他也不敢再向前攻去，滕奇影道：「好了，實說穿了啦，你們三人，都不是我的敵手，莫非敬酒不吃，想喝罰酒麼？」

那美男子面上的神色，漸漸恢復了正常，不一會間，已是滿面笑容，只見他手一振，還劍入鞘，同時，向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擺了擺手。

兩人也收起了利劍，那美男子拱手道：「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滕奇影道：「不敢當得好，你們的計劃如何，可能先與我說說麼？」

那美男子道：「前輩不是想阻攔我們麼？」

滕奇影面色一沉，道：「花蝶兒，你說就說，不說就不說，却這麼多廢話作甚？」

那姓花的美男子，本來叫什麼名字，也沒有知道，但是他是武林之中，一等的狂蜂浪蝶，是以人人都叫他花蝶兒，反倒成了他的名字，他仍然笑着，向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一指，道：「我們的計劃，是想叫她們兩人，先混進福來銀號去。」

滕奇影道：「然後呢？」

花蝶兒道：「然後，由她們兩人作內應，我和蒙大哥，再攻進去。」

滕奇影聽到這裏，「哈哈」大笑，身子搖擺着，就向外走去。

花蝶兒等三人，看到滕奇影忽然向外走去，不禁盡皆莫名其妙，不知滕奇影是在弄些什麼玄虛，滕奇影走到了門口，才轉過身來道：「三位，再見了，若是三位有什麼遺言，倒不妨向在下說說，在下雖然不仁不義，但受人所托，

或者還可成事。」

花夫人怒道：「你在胡說什麼？」

蒙娘子的聲音十分低沉，道：「你是說我們此舉，有死無生！」

滕奇影笑道：「你倒聰明！」

花夫人冷笑道：「姓滕的，你名頭再大，我們也不怕你，你自己給人家打得來尾巴巴趕了出來，便當人家和你一般膿包麼？」

滕奇影並不發怒，只是「哈哈」大笑，道：「所以，做人真得小心些，千萬不能行差踏錯，不然，失了一次手，就遺臭萬年了！」

他一面說，一面像是感慨萬千一樣，搖着頭，擺着手，就向外走了出去。

花蝶兒等三人都皺起了眉，眼看滕奇影快要走到門口，花蝶兒突然大聲叫道：「滕朋友且慢。」

花蝶兒才叫了那麼一句，花夫人便已勃然大怒，一手叉着腰，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叱道：「你敢叫他回來，我便與你不客氣了！」

花蝶兒立時縮了縮頭，囁囁着，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只怕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

滕奇影也不轉過頭來，只是「哈哈」笑着道：「小倆口千萬別吵架，花朋友怕老婆已是出了名的，若是吵將起來，花朋友，你可沒有好處的啊！」

他一手拔開了大門，身形陡地向前掠了出去，「騰」地一聲，才出大門，便像是身子懸空一樣，轉過了大角，看不見了！

蒙娘子等滕奇影一走，便連忙追了出去，看到滕奇影確已走遠，她才走了回來，將門關上。

蒙娘子一轉過身來，就道：「妹夫，你剛才何以想叫住滕奇影？」

花蝶兒先偷偷向花夫人瞟了一眼，看看她是不是還在發怒，花夫人寒着脸，道：「別瞞我，你怕他，我可不怕，要怕的，就滾回太行山去，莫在這裏現世！」

花蝶兒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但是却又不敢高聲抗辯，只是道：「誰膽小了，但是這滕奇影是出了名的獨腳盜，而且，行起事來，六親



不認，我們的行動已被他知悉，却是大大不妙！」

花夫人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蒙娘子道：「妹子，別人可以不放在心上，這姓滕的却不能等閒視之！」

花夫人瞪大了眼，道：「那便怎樣？莫非我們已到手的肥肉，讓他分一口麼？」

花蝶兒喃喃地道：「他若肯只分上一口，那倒好了！」

花夫人更是大怒，喝道：「替我閉上你的鳥嘴，你老娘敢是勾上了老鼠精，才生出你這等窩囊廢來！」

花夫人長得十分嬌媚，在她不發怒的時候，可以稱得上是一等一的美人，可是這時破口大罵起來，却是粗言俗語，如流水似的自她的檀口之中，流將出來，似乎在罵人之前，根本不必想一想一樣。

花蝶兒捱了罵，仍然縮了縮頭一聲也不敢出。

蒙娘子像是見慣了這等情形一樣，只是淡淡一笑，道：「別爭了，究竟如何，還是等蒙大哥回來，再作打算，妹子你說可好？」

花夫人仍然氣呼呼地，道：「若是姐夫要讓別人來加一份，我寧可不幹！」

蒙娘子笑了起來，道：「妹子，你就是這樣火爆脾氣，在你笑的時候，却一點也看不出來。」

花蝶兒嘴唇掀動，他想說一句「我就是上了這個當」，但是他一想及這句話若是說了出口，後果是不堪設想，是以再縮了縮頭忍住了未曾講出來。

但是，他一聲也沒有出，花夫人還是冷笑道：「你心中在想什麼？」

花蝶兒忙陪笑道：「我哪裏敢想什麼？」

花夫人冷笑着，道：「那算是你精靈！」

下期特稿

大漢

3

筆伏有處處、疑懸是步步
篇中的意得最來年近匡倪家名俠武理推
攷陽董／字題● ●匡倪／文●

陽光依然那麼明媚，福來銀號前，也仍然立着四個跨着腰刀的大漢。
只不過那四個大漢，却不時在四面跳望着，和平時只是板着臉，直挺挺地站着，大有不同。看這四個大漢神情，像是正在等着什麼人。這四個大漢，並不是昨天的那四個，但是他們聽得昨天的四人講起，那兩個少婦是如何嬌媚，如何動人，他們的心中都盼望着那兩個少婦早一點出現。

一過了正午，只聽得遠遠有一陣喧嘩之聲，那四個大漢的心中，盡皆一喜，連忙循聲看去。陡然之際，他們的眼前，突然一亮，兩個少婦，一個穿紅，一個着綠，已娉娉婷婷，走了過來。

在那兩個少婦的身後，已跟了一大堆人。那兩個少婦，直來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前，四個大漢，早已滿面堆下笑來，每一個人的雙眼，幾乎都睜成了一道縫，看到那樣的美女，似乎不會再有什麼男人，能板得下臉孔來的了！蒙娘子微笑着，花夫人也在微笑着，但是花夫人的心中，却不知已罵了多少聲臭賊。她們兩人，一起向四個大漢，福了一福，還未曾開口，那四個大漢已齊聲道：「不妨，不妨！」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多謝四位大哥！」那四個大漢笑得幾乎不攔口來。蒙娘子和花夫人，轉過身來，來到了空地的中心。她們兩人，昨天下午一出現，一個傳一個傳了開去，幾乎整個大同府，已然無人不知，這時，空地之外，更是黑壓壓地圍滿了人。後來的人，想要擠向前來，前面的人，逼得向前靠來，漸漸地，有人沿着福來銀號的圍牆，向福來銀號的正門靠來，轉眼之間，竟圍成了幾層人牆的一個大圈，那四個大漢，反倒被逼進了門內。

蒙娘子和花夫人，仍然背靠着背站定，然後，各自向前走去，她們一向前走出，所有的人，立時靜了下來，人人都望住了她們。她們兩人，都帶着動人的微笑，在走出了十來步之後，突然轉過身來，她們早已掣劍在手，一轉過身，身形便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之間，兩人的身子迅即接近，只聽得「叮」地一聲響，劍尖和劍尖，已然對在一起。

花夫人的足尖，輕輕一點，他的身子，已然倒豎了起來，蒙娘子的身子微微向後仰着，手臂伸直，兩人就仗着劍尖相對的那一點力量，將花夫人的身子，舉在半空，上千個人，登時喝起采來。

有一些人，是昨天看過了，這時紛紛地道：「別眨眼，看，她們要故意失手了！」那些正說着，蒙娘子的手臂，突然一震，花夫人發出了一下嬌呼。

但見兩柄利劍的劍尖，已然錯開，花夫人的利劍，向下疾刺了下來，蒙夫人立時身形一矮，手中的利劍，向上迎去。這一剎間，真是看得人驚心動魄，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在這種情形下出聲。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却令得每一個人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架柳若柔，脂凝若滑臂手的人夫花得覺只！的破扯被已袖衣是却，臂手的地住抓賢禮文

只見蒙娘子的利劍，向上迎去，照昨天的情形，她的利劍，和花夫人的利劍相交，花夫人的身子在半空中一翻，再落下來之後，兩人的劍尖，仍是對在一起的。

可是此際，花夫人的身子，又向下落來之後，兩柄利劍的劍尖，却相差了分許，並不是對在一起，剎那之間，只見花夫人又是一聲驚呼，在半空之中，猛地一扭身子。

她身子一扭，堪堪避開了蒙娘子手中的利劍，然而她的身形正在下落，却是一劍，刺進了蒙娘子的腹部，短劍幾乎直沒至柄，立時鮮血四濺！

蒙娘子的身上，本來雖然穿着一件紅衣服，可是她的鮮血濺了出來，染得青石板上，點點斑斑，却是觸目驚心，到了極點！

蒙娘子被劍刺中了腹部，她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倒在地上，花夫人也尖叫了起來，圍在她們四周圍的上千人，一時之際，全驚呆了！

花夫人立時哭叫了起來，福來銀號門口的那四個大漢，自然也看到了這等情形，他們推開了面前的人，走向前來。

花夫人立時走向前去，握住了其中一個大漢的手，一面淚如雨下，道：「救救我姐姐！」

那大漢一拍胸脯，豪氣干雲，道：「小娘子莫驚惶，我們有上好的刀傷藥，定然可以令她復原的，只不過要將她抬進去，不知方便不？」

花夫人哭道：「救人要緊，還顧得甚麼？」

這時，那柄短劍，仍然插在蒙娘子的腰際，鮮血也仍在汨汨流着，蒙娘子花容失色，星眸緊閉，兩個大漢連忙走過來，一個抬頭，一個抬腳，將她抬了起來，大喝着，趕開了圍攔來的人，走進了福來銀號。

花夫人忙跟在後面，一進銀號，另外兩個大漢，連忙關上了門，門外千餘人仍然圍着，一個也不肯散去，七嘴八舌，人聲喧嘩。

抬着蒙娘子的人，急急走過了天井，來到了銀號的大堂中。一進入大堂，便有一股陰暗深沉的感覺，靠牆一列椅子和茶几，全是紫檀木的，另一邊牆上，則是一列長櫃，櫃後坐着好幾個人，正在滴滴搭搭，打着算盤，這時，也一起靜了下來。

兩個大漢，忙拼起了幾張椅子，將蒙娘子放在椅子之上，花夫人急得六神無主，團團亂轉。

一個大漢叫道：「快，快去拿刀創藥來！」

另一個大漢，一聲答應，就待向前奔去，櫃後的人，全都伸長了頸，向外看來，就在那時，只聽得一扇門旁，傳來了一聲冷笑道：「不必了——」

那去取刀創藥的大漢，剛奔到了那門口，陡地聽到一聲「不必了」，突然呆了一呆，站定了身子，只見文禮賢已經慢慢走了出來。

那大漢忙道：「文爺，一個賣藝婦人受了傷，我去取刀創藥。」

文禮賢笑道：「不必刀創藥，我自有方法，令她復原。」

在蒙娘子旁的那兩個大漢，面有不平之色，道：「文爺，她傷得十分重，血流不止，若不施急救，只怕就要——救不轉了！」

在福來銀號之中，東家早已講明，由文禮賢

負責一切保護事宜，那些大漢，一到福來銀號，也知道自己要受文禮賢管轄的了。

可是，文禮賢到了福來銀號之後，却未曾見他露過甚麼驚人的武功，是以眾人早在私底下竊竊私議，這時，那兩個大漢，更覺得自己理直氣壯，是以，講起話來，已然不怎麼客氣了！

文禮賢卻淡淡一笑，望着一路滴進來，落在地上的鮮血，道：「是麼，這一袋蘇木水，調得倒不錯啊，真像是一樣！」

衆大漢一聽得文禮賢那樣說，不禁都是一呆，蘇木煮了水，其色通紅，和血一樣，走江湖的人，常用來當作鮮血使用，可是如今，那紅衣少婦的腹部，分明插着利劍，而且，花容慘淡，星眸緊閉，分明是受了重傷，何以文禮賢却這樣說法？莫非文禮賢以為她是在詐傷麼？

嬌嬌的女子，總能多得人同情些，是以文禮賢的話才出口，各人一呆之下，已有兩個大漢，怒形於色，齊聲道：「文爺，她身受重傷，再不施救，只怕就要氣絕，文爺何以還說這等風涼話？」

文禮賢笑道：「兩位倒憐香惜玉，這樣的小娘子，誰看見了不喜愛，只可惜我受了東家重托，却是無可奈何了，起來！」

他一直在緩緩地說着，但是到了最後，那「起來」兩字，却是疾聲陡喝出來的。

而且，他一面疾喝，一面右腳抬起，已經向蒙娘子的身上，疾踢而出！

這時，所有的人，仍然不相信蒙娘子是詐傷，是以文禮賢一脚踢出，那兩個怒形於色的漢子，身形一閃，已掠向前來，想阻止文禮賢，不讓文禮賢踢中蒙娘子。

文禮賢的動作，實在太快，那兩個大漢，一左一右，疾閃了過來，但他們還未到文禮賢的身前，文禮賢的那一脚，已「砰」地一聲，踢中在那張椅子之上。兩個大漢，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喝，揚掌待向文禮賢擊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見本來是直挺挺躺在椅子上的蒙娘子，突然之間，整個飛翻，已自椅上，翻了起來，十指箕張，已向那兩個向文禮賢出手的大漢後頸，疾抓而下！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實看得眾人，盡皆目瞪口呆，而兩個大漢，是背對着蒙娘子的，在利刃之間，他們只覺得後頸風生，却也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而他們向前擊出的一掌，一時之間，也收不住勢子，眼看蒙娘子十指緊處，已可以將那兩個大漢的後頸抓住了。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文禮賢雙掌倏地一分，他的動作，看來不急不徐，但實際上，如行云流水，快疾無比，雙掌一分間，「叭叭」兩聲響，已和兩個大漢各自對了一掌。

那兩個大漢一和文禮賢手掌相碰，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了過來，「呼呼」兩聲，兩人老大的身軀，立時向旁，飛了出去。

文禮賢用掌力將那兩個大漢震了出去，震得恰在其時，蒙娘子十指一緊，只抓了個空。

蒙娘子雙手抓空，她身子仍在半空之中，只見她陡地揚腿，雙腳已向文禮賢的面門踢了過來。

在她踢出兩腳之際，鞋尖上帶起一股「嗤嗤」之聲，顯然是她的鞋尖上，鑲有極其鋒利的鋼片，只不過外面用綉花的紅緞遮着而已。

文禮賢一見對方雙腳攻到，身子突然向後一仰，避了開去，這時，花夫人一聲怪叫，一抖手，「刷」地一聲，自衣袖之中，伸出了一柄短劍來。

她的短劍短劍，剛才已插進了蒙娘子的腹中，現在也仍然掛在蒙娘子的腹上。

但是當花夫人自衣袖之中，抽出那柄短劍來之後，本來不知突然發生了甚麼事，完全呆住了的那幾個大漢，也已明白了！

他們的心，不禁都暗叫了一聲「慚愧」，因為蒙娘子分明不是真的受傷，那柄劍，只不過是有機簧，可以伸縮的假劍，真劍是在花夫人的衣袖之中！

花夫人短劍一出，「嗤」地一聲，便向文禮賢的頭頂，刺了過來。

其時，文禮賢上身後仰，避開了蒙娘子的兩腳，是以花夫人仗劍刺他的頭頂，那一劍是平平刺出，並不需要自上而下刺出的。

花夫人的一劍，去勢極其迅疾，各大漢眼看這等情形，都不禁為文禮賢捏了一把汗。

也就在花夫人的一劍，眼看要在文禮賢的頭頂之中，直刺了進去之際，只見文禮賢的身子，突然一彈，向上彈了起來。

他身子仍然向後仰着，一彈了起來之後，身子向後彎着，「呼」地轉了一個半圓，已在花夫人的頭上掠過，到了花夫人的背後。

花夫人的一劍，去勢如此之疾，眼看一劍就可以刺中，突然眼前一花，人已不見，她心中已知不妙，想要轉過身來。

但是，文禮賢早已到了她的身後，伸手出來，在她的豐臀之上，一拍一拍，連打了三下，那三下，不但聲音清脆玲瓏，而且力道也不小，打得花夫人向前連跌出了三步，和才落下地的蒙娘子，撞了一個滿懷！

花夫人俏臉通紅，立時轉過身來，文禮賢笑道：「真不錯，可惜文某無意消受！」

店堂之中，剛才的氣氛，何等緊張，但是文禮賢那一句話出口，各大漢立時轟然笑了起來，在衆人的笑聲之中，花夫人不但臉紅，連粉頸之上，也是一片通紅，杏眼圓睜，氣得講不出話來。

文禮賢又笑道：「好了，兩位是自己離去，還是我再來動手趕出去？」

蒙夫人的神色雖然尷尬，但比較鎮定，她一伸手，將腹際那柄可以伸縮的假劍，拔了出來，拋在地上，向文禮賢拱了拱手道：「佩服，佩服！」

文禮賢道：「不算甚麼，只不過受人之托，責任重大，總得分外小心些！」

他在那樣說的時候，似有意，似無意，向那幾個大漢，望了一眼，那幾個大漢，臉上立時火辣辣地，紅了起來，神色狼狽。

蒙娘子道：「算是我們打錯了算盤，文爺，再見了！」

蒙娘子一面說，一面拉了拉花夫人的衣袖，可是花夫人却還是狠狠瞪着文禮賢，給蒙娘子拉得急了，她大聲叫道：「姐姐！」

文禮賢笑道：「怎麼？還不捨得走麼？」

花夫人一聲嬌叱，短劍一挺，又向前疾衝了

學士風範的表徵



世界名牌——
蔻蒂金筆

- 西德進口，採用碳化鎢鋼珠(T.C. Ball)潤滑耐磨油量大。
 - 在任何氣溫下不漏油，不斷油，最流利的書寫工具。
 - 蔻蒂金筆、銀筆外型雕花獨特，秀麗脫俗，純金筆桿，種類繁多。
 - 筆盒設計精美大方，送禮最佳禮品。
 - 夢幻、豪華系列價格公道、適合一般人使用。
- 台灣總經理：
輝強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林口街52巷14~1號二樓
電話：(02) 768-8356
展示中心：來來百貨公司台北學生用品社文教部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文具行均售

時報周刊

高雄

讀者佳音！

您不會再有收不到書的煩惱
時報周刊服務高雄讀者
即日起受理

月訂戶，送書到家

- ▲不用郵寄，每期專人送書到府上
 - ▲每月收費一次
 - ▲每期訂價30元，即日期
- 訂閱者九折優待

訂閱專線：

2316238

您在訂閱前或訂閱後，如有任何疑問，請就近洽詢
本刊高雄管理處

(電話2725513-5)

69 刊周報時

出去，她向前的去勢急了，蒙娘子又拉着她的衣袖，是以只聽得「嗤」地一聲響，她的衣袖，已被撕下了一截，露出雪白似的一截藕臂來。她挺劍疾刺，刺向文禮賢的心口，文禮賢身子一側，反手一抓，却已抓住了她的手臂，手臂一被抓住，花夫人的一劍自然再也難以向前刺出。

而文禮賢抓住她的手臂，却是衣袖已被扯脫的，文禮賢只覺得花夫人的手臂，滑若凝脂，柔若柳絮，那一截粉光嫩嫩的手臂，就在他的眼前，不禁令他的心中，陡地一蕩。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蒙娘子急叫道：「文爺，手下留情，我們要走了！」

文禮賢卻像未曾聽到蒙娘子的話一樣，仍然緊握着花夫人的手臂，雙眼直視着花夫人漲得通紅的俏臉，花夫人心中一急，左掌翻起，一掌向前拍出。

花夫人這時，被文禮賢緊緊握住了手臂，心頭也如小鹿亂撞，她雖然發辣，但究竟是女人，除了花蝶兒之外，幾時曾被別人，握住了她裸露的手臂？

是以，她倉皇之際拍出的那一掌，也不是擊向文禮賢的心胸，而是擊向文禮賢的肩頭的。却不料剛才身子如此靈活的文禮賢，這時，竟是一動不動，眼看花夫人一掌擊了過來，竟並不避，「砰」地一聲響，一掌正被擊在肩頭！

那一掌，將文禮賢「騰」地震退了一步，他抓住花夫人手臂五指，也鬆了開來，在花夫人雪白似白的手臂上，有着極其鮮明的五條紅色指印，可知文禮賢剛才在握住了她的手臂之際，是何等用力。

花夫人也沒有再趁機進襲，也立時向後退來，蒙娘子忙道：「後會有期！」

她一拉花夫人，兩人身形疾快，陡地退出了店堂，一出店堂，便飛身上屋，幾個窺伏，便已掠過了！蒙娘子和花夫人兩人，走了之後，那幾個大漢，互望了一眼，才訕訕地道：「文爺果然明察秋毫，我們幾乎被瞞過了！」

文禮賢像是如夢初醒一樣，震了一震，才道：「門口人還很多，各位去趕散他們，以後，銀號門口，不可再有閒雜人等聚集了！」

那幾個大漢，只當文禮賢會有一頓申斥，却不料文禮賢只是吩咐了那樣幾句話，各人都是大喜過望，忙不迭答應着，向大門上走去。文禮賢倒像是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背負着雙手，走了進去。

那幾個帳房先生，都鬆了一口氣，自有伙計將店堂中弄毀的東西，一起打掃乾淨，福來銀號和官府的聲氣通得甚密，本來，單憑幾個大漢，要將聚在門口的上千閒人趕走，也不是易事。但是銀號門口，聚集了那麼多人，早已驚動了官府。

那幾個大漢才一出門，便見十幾個差役，由捕頭領着，大聲呼喝着，走了過來，走在前面的幾個衙役，還「噹噹」地抖動着鐵鍊。

這般如狼似虎的衙役一到，誰不怕事，上千人哄而散，福來銀號門口，又恢復了寧靜，那衙役和捕頭，自有銀號中人，迎進銀號去，各贈些酒資。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表過不提。

却說花夫人和蒙娘子，進福來銀號時，那干看熱鬧的人，人人皆見，但是她們掠出銀號的時候，却是翻牆越瓦而去，外面的那些人，並未曾看到，是以大同府中，皆紛紛議論，着實替那受了傷的美婦人擔心。

那一天，到了黃昏時分，只聽車聲隆隆，兩匹健馬，拉着一輛車子，轎過了福來銀號門口的廣場，直來到了銀號的門口。

那兩匹拉車的馬兒，神駿非凡，這倒也還罷了，大同府的人，見得好馬也多，不足為奇，倒是那一輛車子，十分惹眼。

那車子的車轆，車身之上，全都包着銀片，被打磨得雪也似亮，車身全是紫檀木的，雕出八仙過海的圖案，那八個仙人，每一個都有真人高下，他們的飾物，全是真的美玉。

那御者穿着一套漆也似黑的衣服，手中執着長鞭吆喝着，「拍拍」地揮着鞭，一直將車子駛到了銀號的門口，才又一聲吆喝，車子陡地

停了下來。

那御者自車座之上，一躍而下，先拉下了車門下的踏脚，又拉出了一卷猩紅的厚氈，鋪了下來，從車旁直鋪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口。

這才聽得那御者朗聲道：「請公子下車！」

那輛車子一駛到，這等排場，早已驚動了銀號中的掌櫃，兩個老掌櫃，早已迎了出來，站在門口恭候，只見車門打開，一個面如冠玉，顧盼神飛的公子哥兒，緩緩走下車來。

那公子哥兒戴着一頂軟皮帽，帽上綴着一顆老大的明珠，一襲紫袍，襯着腰際的兩塊碧玉，衣飾華麗，實是看得人，不由自主，要低下頭去。

他一下了車，略一打量，笑道：「這就是福來銀號的總號麼？」

那兩個掌櫃已滿面堆笑，迎上來道：「正是，公子從何處來，小號有何勞勞之處？」

那公子哥兒踏在紅氈之上，緩緩向前，走了過去，那御者彎腰侍候，公子哥兒進了店堂，那兩個掌櫃是退着進去的，幾乎就在門檻上，摔了一跤。

進了店堂之後，那公子哥兒才從衣袖之中，摸出了一捲成了一卷的羊皮紙來，抖了一抖，將那羊皮紙抖了開來，道：「我從大名府來，這是貴號大名府分號的銀票，請過目。」

一個掌櫃忙將那羊皮紙接了過來，兩個掌櫃一看，面上的神色，不免有點緊張，只聽得他們道：「沈公子，這一萬兩黃金，却是甚麼時候要？」

這時，文禮賢又背負着雙手，踱了出來。那公子哥兒道：「自然現在就要，聞說大同府最銷魂的是百芳院，你們在天黑之前，將金子替我送到百芳院去，我全要十兩一錠的金元寶，却不耐煩使碎銀子。」

那兩個掌櫃一疊聲地答應着，叫着上茶，請坐，但是那公子哥兒却像是嫌福來銀號的地方骯髒一樣，四面一看，皺了皺眉，也不坐下，便立時向外踱了出去。

那兩個掌櫃，又躬身送到門口，眼看那公子上了車，車子又向前馳了出去，這才回到店堂

中來。他們才一到店堂，迎面就碰上了文禮賢，文禮賢道：「兩位，這提票可驗清楚了？」

那兩個掌櫃，面上立時現出不悅之色來，一個道：「文爺，我在銀號，從學徒起，到了掌櫃，已有三十年來，各地分號的印信畫押，燒成了灰，我也認得出來，却是如何會錯？」

文禮賢仍然帶着微笑，道：「一萬兩赤金，非同小可，何以大名府的分號，沒有快馬來報？」

文禮賢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如迅雷，傳到了門口，一個勁裝漢子，翻身自馬上躍了下來，奔進了店堂，他一進來，就叫道：「兩位掌櫃，沈公子可到了！」

店堂中人，都認得這漢子，叫着他的名字，道：「才到，已經走了。」

那大漢道：「他身上共有兩萬兩赤金提票！」

掌櫃的瞪了文禮賢一眼，道：「是，他適才交了一張給我們，你遠來辛苦，且去休息一下吧。」

那大漢抹着汗，喘着氣，道：「我也未曾見過這等豪客，他將一箱箱金子，抬進大名府，我們的銀號來時，人人都看呆了。」

掌櫃又白了文禮賢一眼，對那大漢道：「那是你見識少，早年，朝中的大官，告老還鄉時，哼，誰不是十萬八萬金子，由銀號中提出去？快吩咐下去，開庫取金，你可得帶人將金子送去！」

文禮賢揚了揚眉，掌櫃的學着文禮賢的口氣，道：「一萬兩赤金，非同小可，文爺自然得親自押着才行，若有甚麼差錯，却有負東家重托！」

文禮賢「嘿」地一聲，道：「自然！」

掌櫃的又忙着吩咐伙計，挑起燈籠，取着鑰匙，湧着到金庫去了。

文禮賢站在店堂之中，這時，天色已漸漸昏暗了下來，伙計一盞一盞，點着了燈，店堂中才又明亮了起來，文禮賢仍然站着。

不一會，只見伙計托着一箱一箱的金子，走了出來，黃金和人之間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那些伙計所托着的金子，即使不屬於他們，但是在他們的臉上，也呈現着一種異樣的興奮。十兩一錠的元寶，每一箱是五十錠，總共是二十箱，一起運到了店堂上，兩個老掌櫃，才趕了出來，天氣雖然很涼，但是他們的額上却在冒着汗。

他們來到了文禮賢的面前，道：「文爺，請你先點一點，好立即替沈公子送去。」

文禮賢的神態，和他們各人，却大不相同，他淡然道：「不必了吧，才從庫房取出來的，哪會錯了？」

兩個老掌櫃却搖手不迭，道：「文爺，話可不是那麼說，若是少了一錠，誰也吃罪不起！」

文禮賢似笑非笑，「嘿」地一聲，道：「好罷，那就將這些箱子，一起打開來瞧瞧！」

（銀號中的伙計答應着，紛紛將箱子打了開來。在福來銀號中的伙計、掌櫃、賬房，誰也不是未曾瞧見金銀的人，可是一萬兩赤金，一起呈現在眼前，發出燦然的光芒，這樣的機會，也不多见！

是以，當二十隻箱子一起打開之後，幾乎每個人都屏住氣息，一聲也不出，在那一剎間，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一種如夢似幻的神情來，想是他們都在想着：這些黃金若是屬於我的，那便怎樣了？

文禮賢背負着雙手，在那些箱子之前，緩緩踱了一遍，才道：「行了，將箱子關上！」

下期待續

本刊連載之
「龍虎風雲」：
即由金蘭文化出版社，榮譽出版精裝上下兩冊。定價二百二十元，本刊讀者預約函購八折優待。請函汀州路499號之4郵政帳戶第103149號。

推手

4

匡倪／文●
漢崇林／圖●
孜陽董／字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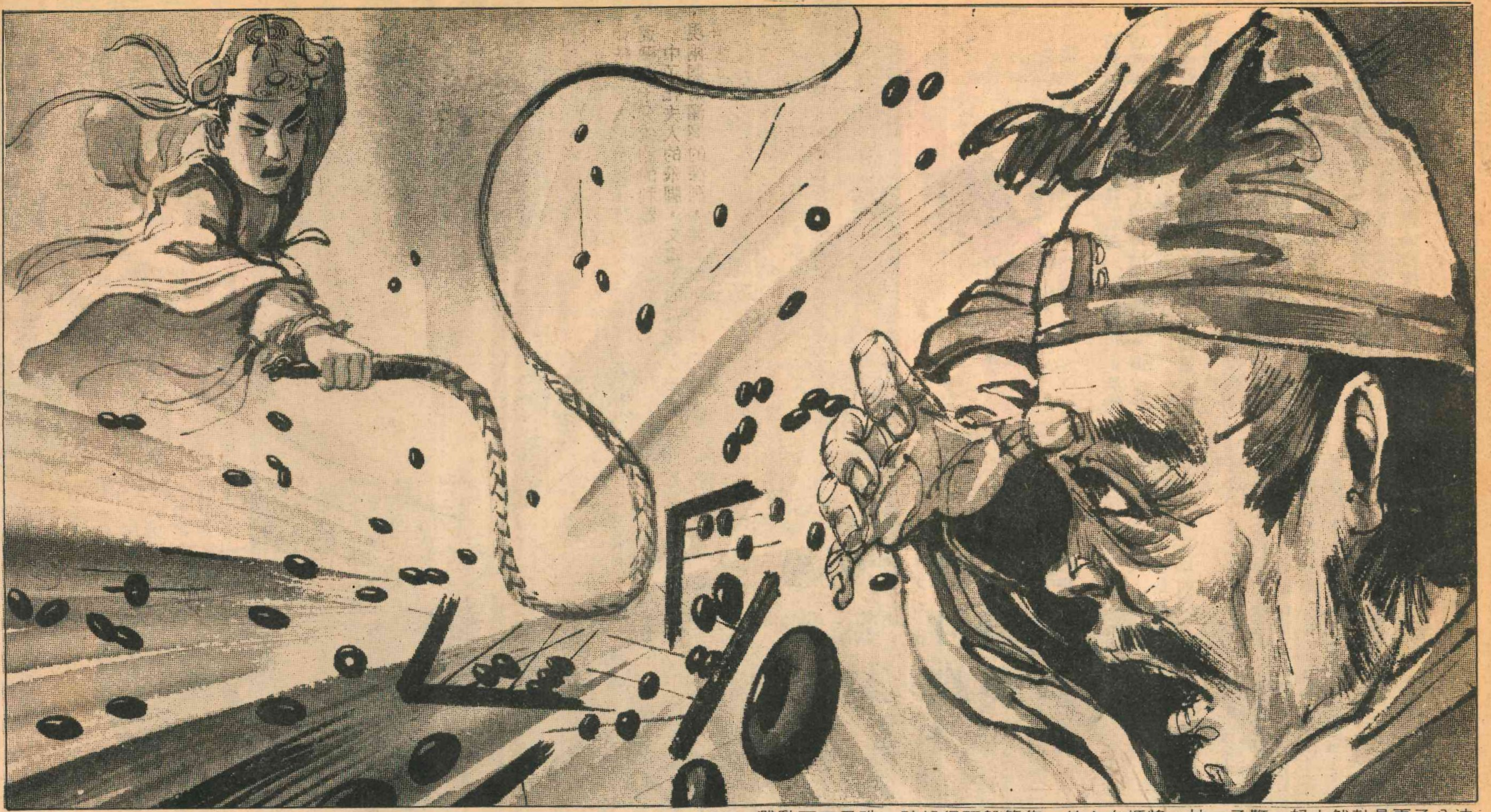
他說的話，聲音雖然低沉，但是在鴉雀無聲的店堂中，照說也是人人可聞。然而，那十來個伙計，還是呆若木雞地站着。
文禮賢悶哼了一聲，提高了聲音，喝道：「快將箱子閣上，我們要動程了！」
他那一聲大喝，才將十來個伙計，喝得如夢初醒一樣，答應着，將箱蓋閣上，上了鎖，文禮賢向站在大廳一角的幾個大漢望去道：「連我在內，共是十一人護送，今晚輪到誰當值的，來十個人！」
那幾個大漢答應着，退了開去，文禮賢又轉過頭來道：「每人挑兩箱，你們去十個人也足夠了，此去百芳院，不過幾條街，大伙兒辛苦着點吧！」
那些伙計答應着，各自找了扁擔繩索，不一

會，便都挑起了金子，列成了兩行，在店堂中等着，又不多久，押送的大漢也來了，文禮賢令他們十人，也是五人一行，排在伙計的旁邊，他自己走在最前面，打開了大門，便向外走了出去。
這時，天色已經全黑了。福來銀號門口的四盞燈籠，正在風中搖曳着，映着自銀號中走出來的人，令得人影在青石板的曠地上搖晃着，就像喝醉酒的醉漢一樣。
文禮賢走在最前面，走過了那廣場，向着大街的一端，走了過去，他們一行人，才走出了三、五十丈，便看到迎面一個人，笑嘻嘻地走了過來，向文禮賢一拱手，道：「文兄，忙啊！」
那人聲音宏亮，身形高大，却正是滕奇影。

滕奇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腳大盜，而且，他曾經搶劫過福來銀號一次，銀號中的伙計，護院，倒有一大半認識他的。
是以，滕奇影才一出現，所有的人，便不由自主停下了下來，有幾個性急的漢子，手臂一振，「鈴鈴」有聲，兵刃都已出鞘，人人的臉色，都十分緊張。
可是滕奇影却仍然笑嘻嘻地，道：「噢，看列位挑得沉重，這箱子中的，定是赤金了，文兄，你也算是武林奇才，却落得替爲富不仁的土財主，押運金銀，真是可惜啊可惜！」
文禮賢淡然一笑道：「若是人人都學閣下那樣出人頭地，那也沒有這許多金銀，可供搶劫。」
滕奇影又是一笑，道：「聞說大名府來了一

位沈公子，現正在百芳院中，大排筵席，召妓取樂，文兄這些金子，定是替他送去的了。」
文禮賢的聲音更冷道：「那不關閣下之事。」
滕奇影搖着頭，道：「我早已說過，大同府福來銀號中的金銀，全是我，如今驟然少了上萬兩金子，我怎能不問一下？」
文禮賢一字一頓，道：「閣下讓不讓開？」
滕奇影聳了聳肩，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來，道：「自然讓。」可是他一一個「讓」字才出口，手臂突然一揚，五指如鉤，「嗤嗤」有聲，却已向文禮賢當頭抓了下來。
文禮賢看來，像是身形凝立不動，但是他的反應，却也快到了極點，滕奇影手才抓下，他手腕一翻，中指拍地彈了出去。
他中指彈的正是滕奇影右腕上的「陽池穴」

滕奇影那一抓，若是繼續抓了下去，那麼，穴道非被彈中不可，若是他穴道被彈中，那他自然非但抓不中文禮賢，自己還要吃大虧。
是以，他立時手臂一縮，而就在他手臂一縮之間，文禮賢却也已趁機進招，手腕再一翻，那一指，便已直指向他的胸口。
滕奇影也是會家，他看出文禮賢的那一指，來勢快絕，而且，在向前攻來之際，手指顫動，胸際七、八個要穴，全在他一指籠罩之下，竟吃不准他要攻的是那一個穴道！滕奇影吃了一驚，身子「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那時，離得滕奇影較近的四名大漢，早已執着單刀趕了上去，將滕奇影圍住。
街上來往的行人，本就很多，這時一見出了



沈公子是勃然大怒，抽一子鞭，將櫃台上的一隻算盤得碎，珠子下亂濺。

事，便全避了開來，但却又不捨得走遠，各自躲在屋簷下，睜大了眼望着。

勝奇影被四名大漢圍住，他却並不動手，雙手搖着，笑道：「列位放心，這裏把兩金子，真還未曾放在我的心上，各位請便吧！」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又是一縮，向後退了去，兩個大漢氣他不過，手腕一翻，就在他身子縮着，向後退出去之際，用刀背向他砸了下來。

可是勝奇影的身形，却是十分滑溜，等到兩刀背砸下之際，他早已竄了出去，「鏗」地一聲聯響，兩柄刀相交，爆出了一串火花來。

文禮賢忙抬頭向前看去，只見勝奇影已沒入了一條小巷之中，看不見了。

文禮賢「哼」地一聲，道：「別理他！」

那幾個大漢皆有不平之色，但是文禮賢既然那樣吩咐了下來，自然也就只好繼續向前去，不再理會勝奇影。

他們向前走着，街上的人，已都知道他們挑着的是上萬兩赤金，是送到百芳院去，交給一個姓沈的公子的，是以一看到他們經過，便紛紛佇足而觀，百芳院鴉兒王八，也早已得到了信息，文禮賢他們，才一轉過了街角，望到了三盞琉璃燈兒，便有七八人迎了上來，道：「是替沈公子送金子來的麼？快，快請進來。」

文禮賢向前走了過來，那百芳院的大門，比尋常大戶人家，還要氣派。

一進了大門，便是一個老大的院子，全是剔透玲瓏的太湖石，種着翠竹勁松，百花雜陳，大堂之中，傳出了一片鶯鶯燕燕之聲，間中也聽到沈公子的「哈哈」大笑聲，文禮賢等一行人進了大堂，只覺得陣陣的脂粉香，沁入鼻端，確然令人羨慕之極，放眼望去，環肥燕瘦，全是出色的美人兒。

沈公子正坐在居中的一張暖榻之上，在他的四周圍，穿紅戴綠，圍着四、五個美女，文禮賢向後一揮手，伙計將肩上的箱子，放了下來。

只聽得沈公子道：「打開來瞧瞧！」

那十個伙計答應着，將二十隻箱子，一起打了開來，只聽得大堂之中，驚嘆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人人都瞪大了眼。

沈公子又道：「各位辛苦了，就在此喝一杯水酒，快活快活。」

那十個大漢、十個伙計一聽，盡皆面有喜色。須知那百芳院，乃是大同府中，一等一的銷魂蝕金的好去處，不是王孫公子，便是富豪大賈。

如今，他們聽得沈公子那樣吩咐，如何不喜？

但是文禮賢却立時沉聲道：「我們銀號中還有事，失陪了！」

沈公子的面色一沉，像是不樂意。他一伸手，推開了身邊一個美女，道：「誰陪我在這裏喝酒取樂的，臨走之際，我還贈他十兩赤金！」

沈公子此言一出，眾人更是嘩然而呼。文禮賢忙道：「大伙同銀號去！」

可是這時，却根本沒有人再聽文禮賢的話。

只聽得有一個伙計道：「文爺你要回去，這就請便，相煩替店東說一聲，小可不吃銀號這口鳥飯了！」

那幾個伙計一出聲，其餘的人，哄然而應，一千鴉兒王八，十分會察顏辨色，早已紛紛曳着伙計和護院入座，也立時有美女向他們圍了上來。

文禮賢看到這種情形，雙眉打結。他向沈公子拱了拱手，道：「黃金已送到，在下告辭。」

沈公子左擁右抱，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文禮賢也不說甚麼，掉頭就走，一直到他出了大門，身後的喧嘩取樂、嬉笑呼喝之聲，仍然可聞。

文禮賢的心中，暗嘆了一聲，低着頭，向前疾行，他離開了百芳院所在的那條街，轉進了一條小巷之中，他才在小巷中走了幾步，然後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極其輕微的聲音。

文禮賢立時聽出，那是一個輕功極佳的人，自高處躍下的聲音。

他立時站定了身子，在他的前面，人影一閃，也有一人，自小巷一邊的圍牆上，落了下來。

文禮賢定睛向前看去，只見在他身前的那人，身形苗條，手中握着一柄在黑暗之中，閃閃生光的短劍，不是別人，正是花夫人！

文禮賢也不轉過身去，他只是突然一側身，背貼住了牆。他心知身後也已有了人。這時他背貼着牆站定，自然可以避開腹背受敵之苦。

他站定之後，兩面一看，果然看到蒙娘子也握着劍，就在他身後不遠處。

文禮賢一聲冷笑，道：「兩位，在福來銀號時，我已手下留情了。現為，還要來生事麼？」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文朋友，你在福來銀號，只是對我妹子手下留情，我可沾不上邊兒。」

文禮賢一聽得蒙娘子那樣說，心頭不由自主，向花夫人看去，只見花夫人臉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一雙妙目，却是望定了他。

文禮賢的心頭跳得更劇烈。他立時想起，在福來銀號中，抓住花夫人柔滑的手臂時的情景來。

蒙娘子又笑了一聲，道：「妹子，我們將劍收起來吧！反正我們不是找文朋友來動手，只是找他來談談的，是不是？」

花夫人仍然不出聲，但是她手臂略振，劍已入鞘。她慢慢地向文禮賢走了過來。

文禮賢不禁有些心慌意亂起來。他忙道：「你們想找我談甚麼？」

花夫人咬咬下唇，嬌媚之態，更令人心動。她道：「你說呢？」

文禮賢實在想說一句，向前衝了出去。可是，當他看到花夫人離他越來越近之際，他却不由自主，望着花夫人的手臂，心突突地跳着，心猿意馬，却是站着，一動也不動。

蒙娘子又「格格」嬌笑了起來，道：「妹子，或者我在這裡礙事，就由你們兩人談談如何？」

文禮賢忙道：「有甚麼事，不妨一起說！」

可是蒙娘子身形一轉，她的笑聲，和她的身形，一起向外飄了開來，轉眼之間，便已穿出了小巷。文禮賢忙又轉過頭來，花夫人已離得更近。他和花夫人打了一個照面，只見在星月微光之下，花夫人的雙頰，各泛起了一團紅雲，看來更是嬌媚嬌媚。

文禮賢本來是武功極高，很有見地、臨危不亂的人，他的來頭也很大，決不是等閒的江湖人物，可是這時，他却也不免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花夫人來到了他的身前，低下了頭，現出了一截雪也似白的粉頸，看來更有一種令人感到楚楚可憐的神態，她的聲音，低得僅堪聽聞，只聽得她道：「不知為甚麼，我離開福來銀號後，再也……不想那些金銀，却只是……」

她講到這裏，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睛，瞟了文禮賢一眼，又趕緊低下頭去。

文禮賢心中忙自己對自己道：「那有這個道理，那一定是甚麼陰謀詭計！」可是隨即他又自己對自己道：「那也難怪，或許她對自己情有獨鍾……」想到這裏，他也不禁向花夫人走近了一點。他們倆，已相距只不過兩、三尺了！

文禮賢不禁為之色授魂予。

就在這時，又聽到花夫人低聲地嘆了口氣，道：「其實……說了又如何，還不如……不如不說的好……」

文禮賢還沒會過來，花夫人却已抬起頭來，似哀似怨地看了他一眼，轉過身，逕自走了開去。

文禮賢怔得一怔，花夫人已走出了一段路，他不自禁地出聲叫道：「等一等。」

花夫人站定了不動，文禮賢大踏步趕了過去，來到了她的身後，花夫人仍然低着頭，文禮賢只覺得陣陣的幽香，自她的頸際，透了出來，而她的粉頸上，也泛起了淺淺的緋紅色，文禮賢可以看到她半邊臉龐，嬌紅如花，誘人之極。

文禮賢的心頭，不禁怦怦跳了起來。

他是武功極高、見識極廣的人，但不論他的武功多高、見識多廣，他總是一個男人，那有對着那麼嬌媚動人的小娘子而不心動的？更何況此際，花夫人的神態，實是充滿了挑逗！

文禮賢只覺得喉嚨發乾，他雖然叫住了花夫人，但是却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花夫人仍然低着頭，幽幽地嘆了一聲，用十分甜膩的聲音道：「你讓我走不好麼？却又叫住了我作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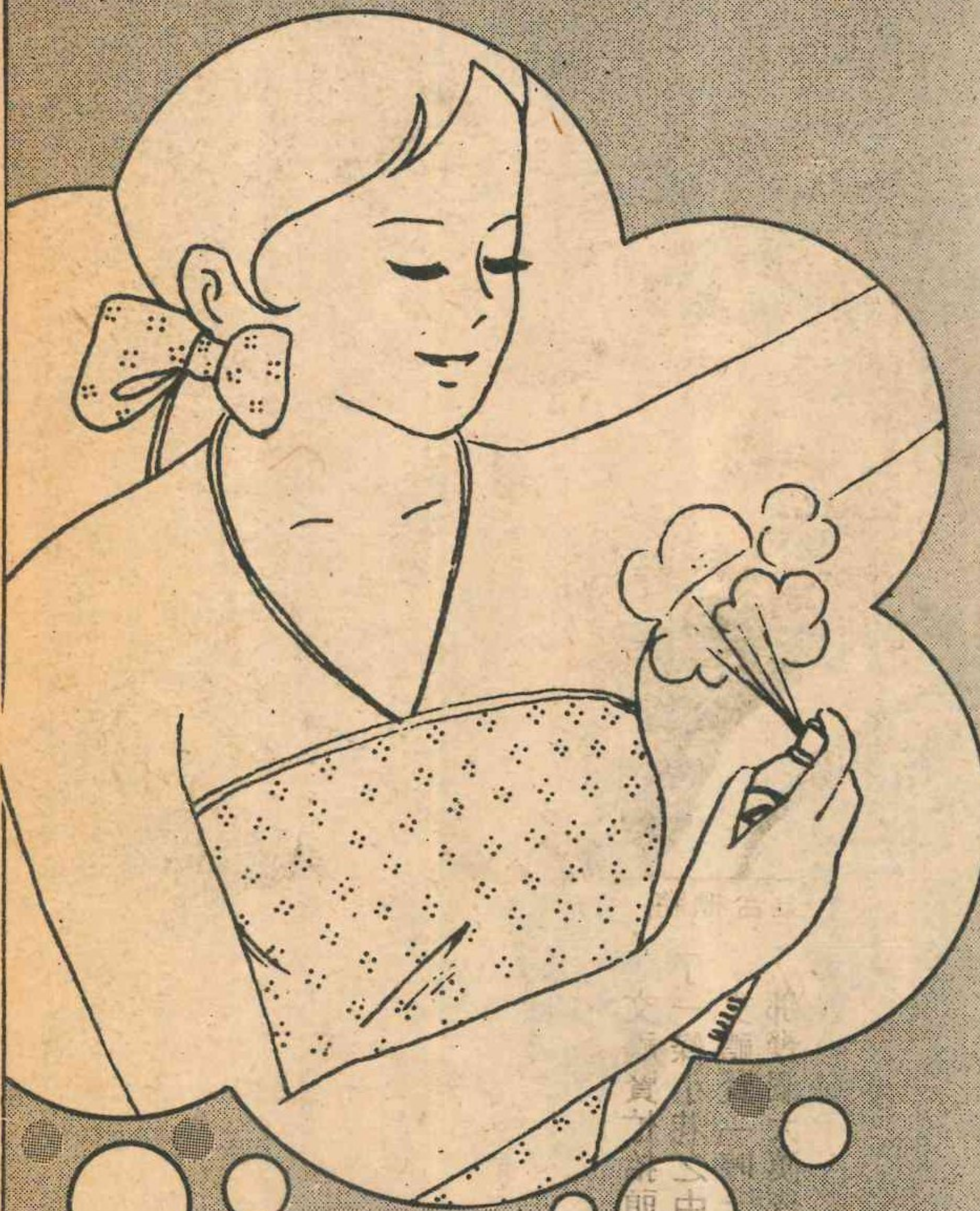
文禮賢若是調情聖手，此際自然有大串的話兒，可以講將出來。但是他却又並不是，他雖然惑於花夫人的美色，心中胡思亂想，可是却又不知說甚麼才好。這時，文禮賢的心情，實在比面對着一個第一流的高手，還要緊張，他只是站在花夫人的身邊，一聲不出。

花夫人慢慢地抬起頭來，明媚的眼珠轉動着，突然抿着嘴，「格格」地一笑，握住了文禮賢的手。文禮賢的心中一蕩，花夫人更是一個「格格」地嬌笑起來，她柳腰款擺，笑得動人之極。

文禮賢不由自主，伸出手臂，向花夫人的纖腰撲去。當他將花夫人攬在懷中之際，他只覺

輕輕一噴， 清爽宜人

再會吧，汗臭！體臭！



清新的氣息使您更受歡迎

在炎熱多汗的夏天裡，上班、約會……出門前，將8×4體香劑在腋下輕輕一噴，即可令您清爽舒暢、幽香迷人。

8×4體香劑有玫瑰、青草、煙草等三種香味，在熱鬧的公共場所，使您更清新美麗，廣受歡迎！

※請駕臨全省各大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西藥房購買，或郵政劃撥第17414號復興化工廠妮維雅小姐收即寄。(每瓶售價200元)



妮維雅姊妹品

8×4

體香劑

德國拜爾道夫公司製造 BDF●●●●

復興化工廠有限公司 總代理 台北市松江路71號
(68) 北市衛街廣字第084號 03 84P 0879

得體內像是一股烈火在燃燒一樣，眼前除了花夫人嬌俏的臉龐之外，幾乎甚麼也看不到了。

花夫人的身子，也柔軟得像棉花一樣，向文禮賢靠了過來。文禮賢軟玉溫香在抱，神智飄蕩。正待將花夫人擁得更緊時，突然之間，他覺得腰際陡地一麻。

文禮賢究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腰際突然一麻，他已從溫柔夢中，陡地醒了起來。雙臂一鬆，鬆開了花夫人。但是他這時才覺醒，却已遲了！

在他的手臂一鬆之際，花夫人手腕一翻，一掌已拍出來。那一掌，花夫人是在緊貼着文禮賢身子的情形下拍出來的。文禮賢根本沒有躲避的可能。

花夫人的手腕才一翻起，便聽得「砰」地一聲響，那一掌正擊在他的胸口。

文禮賢身形一晃，「騰」地後退了一步，口角已是鮮血長流。花夫人却立時身形拔起，身在半空之中，「呼呼」兩腳，又已踢到！

文禮賢那時連站都站不穩，自然更無可能避過這兩腳。當花夫人兩腳踢到之際，他陡地一轉身，想向前奔了出去。

然而，他才轉過身來，花夫人兩腳已然踢到，正踢在他的背上，不但將文禮賢踢得向前直仆跌了出去，而且在花夫人的鞋尖之上，顯然還藏有十分銳利的利器。

中了花夫人的飛腳，文禮賢的背後，立時出現兩個烏溜溜的深洞，鮮血如同噴泉一樣湧了出來。

花夫人的身形十分靈巧，一踢中了文禮賢，便身子向後略仰，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落下了地來。她才一落地，便見到蒙娘子自小巷的另一端，疾掠而至，越過了仆跌在地的文禮賢。

當她越過文禮賢的背上，重重踏了一腳。可是文禮賢却一點反應也沒有。蒙娘子一趕到花夫人的面前，就道：「行了，妹子。我們快走！」

花夫人向文禮賢一指，道：「這廝死了麼？」

「蒙娘子道：『理他是死是活，只要他不再礙事就是了，他們只怕已在福來銀號生事了，我們趕去相助！』」

花夫人答應一聲，兩人身形掠起，迅即出了小巷。陰暗的小巷之中只有文禮賢一人還伏在地上。鮮血自他的口中，背後不斷汨汨湧出。文禮賢的臉色，比他貼着的青石板，還要來得灰白。

福來銀號之中，文禮賢帶着十個大漢、十個伙計，挑着一萬兩金子走了之後，登時靜了下來。只有賬房先生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盤。小伙計將燈火剔得亮了些。有一個小伙計站在牆角在打瞌睡。口角的涎沫，流得極長。一個掌櫃輕輕走到他面前，「卜」地一聲，在他的額角上，擊了他一個爆栗。

那小伙計突然睜大了眼，帶着哭音道：「我沒有睡着！我沒有睡着！」

掌櫃的又提起了手來，再待擊第二個爆栗時，突然聽得一陣馬蹄聲、車輪聲和呼喝聲傳了進來。

只聽得門口已有人叫道：「沈公子吩咐，再來取一萬兩黃金！」

掌櫃認得那叫喚的人，就是日間趕着馬車來的御者。於是迎了上去，道：「沈公子又要金子使喚了，才送了一萬兩金子去，化完了麼？」

那御者一瞪眼，道：「廢話，沈公子化金子，難道還得問過你這個糟老頭子？提金子的銀票在這裏，快去驗看，金子立時就要！」

那御者一面說，一面一揚手，將一張銀票，向掌櫃劈面拋了過來。掌櫃慌忙接過，仔細看着。

自大名府來的銀號伙計，早已來報，說沈公子共有兩張一萬兩黃金的票子，掌櫃的接在手裏的那張銀票，看來又絕對是真的，自然沒有不讓人提金子之理。

當掌櫃看了片刻，便抬起了頭來，道：「沈公子是立時就要？」

那御者向後一指，道：「自然是立時要，我連人也帶來了。這幾位全是沈府的人。」

掌櫃的看了這等氣勢，更是不敢怠慢，忙點頭哈腰，道：「列位當家稍待，我去開金庫，吩咐小號的伙計，將金子抬出來。」

那御者雙眉一皺，道：「沈公子等着這一萬兩金子有急用，却要快些才好。我們齊去幫手！」

跟在他後面的六、七人，一起答應一聲。那御者已經抬頭道：「喂！金庫在何處，快帶我們去。沈公子的脾氣急，他可不是等得的人！」

掌櫃的十分尷尬，搔着頭，道：「這……這……小號的金庫，向來不准外人進入。這……不敢勞動……各位的大駕，還是請各位稍候……」

掌櫃才講到這裏，那御者已「呵呵」大笑了起來，轉過頭去道：「你們聽聽，他在說什麼？真氣死人了，倒像是咱們要去搶他的金庫一樣。實告訴你們，沈府上金山銀山，小小的福來銀號，金庫中不知有多少金子，這樣小心翼翼，哈哈！」

那御者說着，跟着他的幾個人，也一起嘻嘻哈哈笑了起來。掌櫃的被他笑得滿臉通紅，但是他幹了數十年的銀號營生，小心已成了他的天性，他仍是搖着頭，道：「這……這還要請各位見諒！」

那些人，又哄笑了起來，就在眾人的哄笑聲中，只聽得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來，馬蹄聲才停，便聽得有人罵道：「臭鬼崽子們，叫你們提金子，你們全都躲到什麼地方偷懶去了？」

隨著罵聲，只見沈公子已大步走了進來。他一身華服，滿面怒容，一走進來，便嚇得人不放聲，他才一進門，手中的馬鞭，便「叭」地一聲，抽在門上，怒喝道：「鬼崽子！還站在這裏作甚，快替我進去搬金子，我等着要！」

那御者和眾人，都誠惶誠恐，低下了頭。

那御者道：「公子，不關我們事，是掌櫃的說，不讓我們到金庫去的。」

沈公子更是勃然大怒，用力一鞭，抽在櫃檯上，將櫃檯上的一隻算盤，砸得粉碎，算盤珠

子四下亂飛。他怒道：「有這樣的事？為什麼？」

他轉過頭，向那掌櫃的逼視過去。

掌櫃的為人再老成，在那樣的情形下，也不禁慌了手脚。

掌櫃的期期艾艾，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時，沈公子已大喝一聲，道：「金庫在那裏？快帶我那些鬼崽子去搬金子，若耽誤了我的正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個掌櫃，這時也聽到了喧鬧之聲，向外走了出來，聽得沈公子在怒吼，兩個掌櫃都慌了手脚，連聲道：「是！是！」

沈公子又一迭聲催道：「快些！」

在那樣的情形下，簡直不容那兩個掌櫃再作任何考慮，他們只得及向幾個伙計招了招手，便轉身向前走去，沈公子和那御者，以及那六、七人，也一湧而入，一路上，沈公子還在不斷罵脾氣罵人，那兩個掌櫃小心翼翼，說着好話，反被沈公子大聲喝罵了回去。

走出店堂之後，是一條極長的走廊，一行人匆匆走過那走廊，乃是一個陳設極其華麗的大廳，沈公子怒道：「我們不是到金庫去麼？」

掌櫃忙道：「就到了，這就到了！」

他們兩人，來到了一幅大中之前，伸手在牆上，用力一按，只聽得牆內有人道：「什麼人？」

掌櫃忙道：「快開門，我們來開庫取金！」

掌櫃的話才說完，就聽得軋軋連聲，一道暗門，已然打了開來，暗門恰好就是那幅大山水畫後面，暗門打開，又是一條甬道。

甬道之中，點着數十盞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甬道之中，有八個大漢，各跨着腰刀，暗門才一打開，八人便已刀半出鞘，直到看到了那兩個掌櫃他們才手一鬆，刀還入了鞘中。

掌櫃的帶着眾人向前走去，沈公子帶着那御者，便候在甬道之中。甬道的盡頭，是一扇烏沉沉的鐵門，掌櫃的走向前去，來到了鐵門之前，掏出了一大串鎖匙來，各揀了幾柄，開了七具大鎖，將鎖放在地上，兩個大漢忙上前，

將金庫的鐵門，慢慢推了開來。

金庫之中，點着長明燈，自然不如甬道中那樣明亮，但是也是全堆着一口口的箱子，那金庫足有三丈見方，木箱全靠牆堆着，地正中，有一個丈許見方的大洞，在燈光的映照之下，地窖之中，泛出一片銀光來！那金庫的鐵門一打開，那兩個掌櫃便轉身過來，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想轉身叫沈公子的手下，一起相幫來搬金子的，可是他們才一轉過身來，便呆住了！

就在他們兩人，剛一轉過身來的那一剎間，只見連沈公子在內，那御者和那六個人，手腕翻動，每人的手中，都多了一柄解腕尖刀。

兩個掌櫃張大了口，驚訝得說不出聲來，而沈公子等八個人，動作却又快得出奇，他們才一掣刀在手，身形閃動，「撲撲撲撲」四聲，便已有四個大漢遭了殃，尖刀在他們的心口，直刺了進去。

掌櫃的嚇得呆了，四個伙計，也是呆若木雞，甬道內一共有八個大漢，却全是銀號請來的高手，另外四個，却不像是掌櫃那樣，嚇得只是張大了口呆立着，他們立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只聽得他們齊聲怒喝，刀已出鞘，一個大漢最機警，雙手在鐵門之上，用力一推，他是想先將鐵門關上，但是那御者一縮手臂，被他刺死的一人，在他拔刀而出時，向他跌了過來，那御者一伸手，托住了死人，用力向前，拋了過去。

死人挾着勁風，「呼呼」直飛向前去，「砰」地一聲響，撞在那想將鐵門推上的大漢身上，恰好是頭顱對頭顱，只聽得「拍」地一下骨裂之聲，那大漢的頂門，立時陷下去了一大塊，鮮血自他的七竅之中，湧了出來，竟被撞死了！

另外三個大漢，一見這等情形，心知不妙，大聲呼喝着，便待向外跑去，但是沈公子雙手一張，道：「朋友，認命吧。」

那三人橫刀當胸，硬着頭皮道：「朋友留下萬兒來。」

下期待續

筆伏有處處、疑懸是步步
篇中的意得最來年近匡倪家名俠武理推

金瓶梅

5

漢崇林／圖 ● 匡倪／文 ● 字題 ● 董陽孜

沈公子陰森森笑道：「連我也不認得麼？你們還是到枉死城中，再去打聽的好！」

那兩句話問，早有幾個人，挺着尖刀，攻了上來，那三個大漢挺刀還擊，沈公子疾掠向前，只見他身形溜溜一轉，手中的尖刀，蕩起一股精虹，兩個掌櫃的咽喉處，鮮血直冒，發出了一陣「喀喀」的聲響來，已然倒地慘死。

那四個伙計已經嚇軟了腿，幾乎連站也站不穩了，又有兩個人撲向前來，刀起處，血光迸發，四名伙計的屍體，骨碌碌地滾進了金庫之中。

沈公子回頭喝道：「快，莫等那姓文的來了，就很難說了！」

那時，甬道之中，和各人在決鬥的，已只剩下了一個大漢，還有兩人，也已死去，沈公子

的話才出口，只聽得暗門口傳來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那姓文的，再也不會來了！」

說這話的女人，一面說，一面已掠了進來，燈光映着她嬌艷的臉龐，不是別人，正是花夫人。

沈公子一見了她，便大喜道：「娘子，已將那姓文的解決了麼？」

那沈公子也不是什麼沈公子，却正是花蝶兒。

那還在苦鬥的大漢一看花夫人，陡地一呆，手上稍慢了一慢，一柄尖刀，已直插進了他的胸口之中，他手一鬆，手中的單刀落地，雙眼一睜，「咕咚」一聲，也跌倒在地。

那御者振臂道：「快將那車推進來，出去幾個人，銀號中的人，見一個，殺一個！」

四、五個人立時奔了出去，那御者衝着花夫人問道：「妳姐姐？」

花夫人道：「怕不是在外面料理那些打算盤的、把門的麼？姐夫，你神機妙算確是非同小可！」

那御者哈哈笑了起來，笑聲在甬道中聽來，格外來得響亮，他自然也不是御者，而正是魯東的大盜，鬼盜蒙龍！

他一面笑，一面已搶進了金庫之中，刀起處，劃開了一隻木箱，箱中的元寶，骨碌碌地滾將出來，有十幾隻元寶，跌進了地窖中，金元寶和銀子相碰，發出悅耳之極的聲音來。

那御者奔出去的五、六個人，都推着手車，飛奔了過來，手推車的輪子，在甬道的青磚上輾過，發出「隆隆」的聲響來。

手推車來到了金庫面前，蒙娘子也已暗門口出現，道：「外面的人全解決了，我在門口把風，你們可得快些，夜長夢多！記着，咱們只有三輛馬車，至多取十萬兩金子，太多載不了！」

幾個人一起笑了起來，道：「金子也有載不了的一天，真是想不到！」

蒙娘子立時又退了出去，幾個人將金子一箱一箱搬上手推車，又向外直奔了出去，幾個來回，不知搬了多少箱金子出去。

只聽得蒙娘子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行了，再多一箱也不行的！」

蒙龍和花蝶兒、花夫人三人，一起向甬道外走去，有三個人跟在他們的後面。

才過了暗門口，花夫人便嬌笑着，轉過身來

道：「你們三人，蒙大哥來遊說你們，還說什麼福來銀號的金銀，自古以來，無人能動，現在如何？」

那三人每人的懷中，還都抱着一箱銀子，他們笑得眯起了眼，道：「現在，我們自然服了蒙大哥了！」

花夫人仍然嬌笑着，她一面笑，一面突然「啊」地一聲，道：「我漏了一件東西在庫中了！」

她向前疾走了出去，那甬道很窄，花夫人在向前走去時，恰好在那三人的身邊擦過，只見那三個人的身子，突然向上，挺了一挺。

那三人之間，花夫人已來到了那三人的身後，那三人的雙眼睜得老大，其中一個，一聲怪叫，道：「花夫人，妳這是——」





那人身形拔起，向上一揮，橫住攔腰，身子直飛上頂，一霎時，瓦片紛飛……

他那一句話，也未能說完，三個人的身子，便一齊向下，倒了下去。

在他們的脅下，各露出了一柄匕首的柄來，鮮血順着匕首的柄，在向下淌着，原來是花夫人剛才在他們的身邊經過之際，以極快的手法，將三柄匕首，送進了他們的脅下，直沒至柄！

匕首是從那三人的左脅下刺進去的，其中有一個，居然還能在受了暗算之後，掙扎着講出半句話來，那當真是算他功力深湛的了！

那三個人一倒地，花夫人、花蝶兒和蒙龍三人，互望了一眼，花夫人伸出了四根玉葱似的手，笑着，說道：「還有四個。」

就在那時，另一個人已走出了甬道的，却轉了過來，探頭問道：「什麼事？」

蒙龍應聲道：「你且來看看。」

那人一步跨了進來，他才一跨進來，蒙龍突然一伸手，已抓住了他的胸口，那人大吃了一驚，道：「蒙大哥，你為何抓住了我？」

蒙龍發出一陣怪笑聲來，道：「你不知道麼，我要你死！」

那人心知不妙，雙手一起向蒙龍推來，但是蒙龍手起掌落，「拍」地一聲，已擊在他的頭頂之上，那人的眼珠，幾乎被蒙龍的一掌之力，震得彈了出來，他雙掌根本未曾推中蒙龍的身子，蒙龍手一鬆，那人的身子，便已軟癱在地。

蒙龍、花蝶兒和花夫人三人，一起向外走去，那大廳中，至少有七、八個死人，過了走廊，到了店堂中，死人更多，蒙娘子站在門口，向着門外，道：「三位請先到店堂來，蒙大哥有話要說。」

那三人也是蒙龍邀來的盜黨，他們應聲走了進來，一個走在最後面的，才在蒙娘子的身邊經過，蒙娘子劍已出鞘，「刷」地一聲，刺進了那人的背後，這一劍的力道極強，劍尖自那人的胸前，直透出了一尺有餘。

另一個人聽到了聲音，轉過身來，他一看看到那情形後，陡地一呆，蒙娘子已推着那死人，向前直奔而出，那人還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間，「波」地一聲，自死人胸前突出的尺許長的劍身，又已刺進另一個人的胸前。

蒙娘子立時拔出劍來，「砰砰」兩聲響，兩個人已倒地慘死。

那最後一人轉過頭來，見到那樣情形，面色條紅條白，他失聲道：「你們想過橋抽板！」

花夫人「呸」地一聲，道：「你們這幾個人，當初來邀你們入伙時，你們推三推四，現在，莫非還想分金子麼？」那人大叫一聲，手在腰際一抹，「呼」地一聲響，已揮出了一條軟鞭來。

蒙龍冷笑道：「閣下莫非還想和我們動手？」

那人身形疾拔而起，跳到了櫃檯上，花蝶兒立時一脚踢向櫃檯，將櫃檯踢翻，但那人身形拔起，軟鞭向上一揮，已捲住了橫樑。緊接着，那人的身形，向上直飛了上去，「砰」一聲響，撞在屋頂上，屋頂上瓦片碎裂，出現了一個大洞。在碎瓦紛飛之中，眼看那人已可以穿洞而出了！

但也就在此際，蒙龍足尖一點，身形也拔了起來，一伸手，便已抓住了那人的足踝，他一抓住了那人的足踝，立時真氣一沉，使出了千斤墜功夫。

那人的身子，被他硬生生拉了下來，在那人身子向下跌來之際，他的軟鞭，將他的頭頸纏住，蒙龍的千斤墜功夫一使出，只聽得「格格」一陣響，那人全身的骨節，全被拉散，竟平空長出了尺許！

那人的七竅之中，鮮血直噴了出來，立時死於非命，蒙娘子皺了皺眉，道：「蒙大哥，弄死他也就是了，何必將他弄成那樣？」

蒙龍却「桀桀」笑起來道：「他奶奶的，是他自己的軟鞭，纏住了頸子，我怎麼知道會那樣！」

花蝶兒一聲聲催道：「快走，夜長夢多，我們不宜再多耽擱。」

蒙龍和蒙娘子兩人，返身奔出了福來銀號，身形掠起，已到了車座之上。三輛馬車，一起向前，駛了出去。沉重的黃金，壓得車軸「格格」，「格格」直響，馬車迅即駛過了銀號前的空地，駛上了街道。

車聲鏗鏘，蹄聲得得，馬車已迅速馳遠了。福來銀號的大門仍然緊閉着，大門上的燈籠，也明晃晃地，根本沒有人知道在銀號之中，發生了什麼事，只不過偶然有人經過，奇怪何以在銀號之前，不見了那日夜不輟的四個守門高手而已。

文禮賢的臉貼在青石板上，已是深秋了，青石板很涼，也就是那股涼意，才使他漸漸地醒了過來。當他又有了知覺之際，他根本不能肯定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除了臉頰上的那一片清涼之外，他全身都好象是火灼一樣。

他慢慢地吸進了一口氣，當他吸進那一口氣之際，他全身的那陣劇痛，令他不由自主，發出了一陣陣呻吟聲來，他慢慢移動着雙手，按在石板上，然後，他一點一點，向上抬起身子來。

但是，他抬起了尺許，却又突然跌了下來，他只好在地上滾着，滾到了牆邊。

他連站起來的力道也沒有！

在他的眼前，閃耀着各種顏色的火星。文禮賢想定睛看清眼前的情形，但是他却無法做到這一點，他看到的，只是飛舞着的金星。

他緊緊地咬着下唇，閉上了眼睛，他是怎麼會躺在那裏的，他已完全想起來了。

在這時候，他也已明白，一切全是一個圈套，那豪闊的沈公子、那銀票、花夫人和蒙娘子的突然出現，花夫人雪白的藕臂，羞得連耳根都紅的那股嬌態，這一切，全是圈套！

文禮賢不斷地吸着氣，似乎只有不斷吸氣，他才能支持着，不再昏死過去，他又慢慢地挺着身子，向上站起來，他抓住了一根自牆縫中生出來的小樹，來支持他的身子，他終於站直了身子。

當他站直了身子之後，他眼前的金星，也不再那麼多了，他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背負着手，自小巷的口子中，慢慢地踱了進來。

文禮賢想大聲叫他，他現在要人幫助，他自己根本沒有辦法走動，他要人扶持着去找大夫醫治。

可是，他用盡氣力也無法講出任何話來，只是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但是那一陣格格的聲響，却也引得那人向前，疾掠過來。

文禮賢實在沒有法子看清那已到了自己身前的什麼人，他只覺得那人的身子，在不斷地搖晃着，那或許是他自己在晃動，他勉力掙扎着，才道：「老哥……我……受了傷……」

他才講了一句話，便聽得他身前的那人出聲道：「你是文禮賢！」

文禮賢陡地一怔，他仍然看不清那人是什麼人，但是他却聽出，那正是滕奇影的聲音。

接着，便又是滕奇影「哈哈」一笑，道：「文兄，你武功如此之高，怎也會着了人家的道兒？哈哈，你傷成那樣，我幾乎認不出你了。你怎會傷在這兒，你一受傷，福來銀號豈不是——」

滕奇影一句話，才講到一半便陡地停了下來。接着便聽得他發出一聲怪叫：「福來銀號！」

文禮賢雖然傷得站也站不穩，眼前的情形也看不清，但是他却也知道，在剎那間，滕奇影想到了什麼！

MAGDOMS 美錄斯

暢銷世界

52

或



美錄斯錄音帶是由德國進口基帶，採用美國最新全套機器設備，以世界最高品質的磁性材料，配合一流技術人才，在國內一貫專業生產。

在這種最專業科技的嚴格品質之下，所生產的錄音帶已推廣到全世界52個國家以上（美國、日本、英國、瑞典……等），這種外銷的實績，確是國內磁帶界的光彩。

美錄斯錄音帶卓越的品質，不但國內行家讚不絕口，即連海外磁帶工業先進地區的專家亦為其測試為世界性一流的品質。在國內，我們本著最佳的品質，大眾化的售價，來分享國人，相信您一定會喜歡。

全國最大磁帶專業製造廠
美錄斯磁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86號3樓
電話：(02) 7510145—8

道。

過了不久，只聽得一陣呼喝聲，十幾匹高頭大馬，疾馳而來，被那十餘匹馬擁在中間，是一對白馬，白馬上騎着兩個威風凜凜的大漢，大府中的人，都認識那是知府最看重的兩個大捕頭。

滕奇影沒有再看下去，他知道他已來得遲了，已經撈不到油水了。

但是，他也知道，一定有人撈到了油水，他心中自己在問自己，撈到了油水的是什麼人？他轉身離開了人羣，直向前去，當他來到日間找到花夫人和蒙娘子的屋子之前，他「砰」地一腳，踢開了大門。

屋中一個人也沒有，那倒也在滕奇影的意料之中，沒有什麼人會到金銀之後，再躲在會被人發現過的地方，除非他是白癡，而白癡又是決不能到福來銀號的金銀的。只不過滕奇影在看到了屋中沒有人之後，他仍然恨恨地頓了一下腳。他，滕奇影，却不到金銀，却給旁人規走了，這對他來說，實在是奇恥大辱！

在那樣的奇恥大辱之前，金子似乎算不得什麼了，他是出了名的獨腳強盜，人人都知道他會動過福來銀號的腦筋，但是卻狼狽敗退。

而如今天，另外有人却成功了，他心中的難過，實在難以形容，他一面頓着腳，一面在迅速地轉着念，他可以說是在大府府城中看到了蒙娘子、花夫人，就知道她們心懷不軌了。

從那一刻起，滕奇影也一直尾隨着她們，直到獨闖這所屋子，知道了她們是在打福來銀號的主意，他也知道大盜蒙龍還未曾趕到大府府，多半是在各地約幫手。本來，他是可以一直跟蹤着，在蒙龍他們動手之際，從中插手的。但是他却算錯了兩點，第一，他未曾算計到他們那麼快就動手。

而第二，他最錯的一點，就是看到文禮賢押着一萬兩金子，走出福來銀號時，還以為自己可以敵得過文禮賢，和他正面對了一次手。那一次交手，使滕奇影知道，他實在不是文禮賢的敵手！

在知道了那一點之後，自然使他十分氣餒，

既然不是文禮賢的敵手，那還有什麼辦法打福來銀號的主意？

而且，他還進一步想到，自己不是文禮賢的敵手，蒙龍、花蝶兒、花夫人、蒙娘子，也一定不是文禮賢的敵手，除非他們請到了更高的高手。但如果有高手來到了大府府，那一定有一方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一定也是慘敗收場。

但是，他却料錯了，人家成功了！

滕奇影在看到了受了重傷的文禮賢之後，就知道自己料錯了，可是直到此時，滕奇影仍然不明白，對方是用什麼方法，令得文禮賢身受重傷的！

滕奇影不禁長嘆了一聲，現在，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去追尋蒙龍、花蝶兒這兩對夫婦，他們帶着沉重的金子，不可能走得遠！

滕奇影想到了這一點，身形一縱，便待向前掠了出去，但是，他只是縱了一下，便又停住了下來。

大府府四通八達，他們這一伙人得了金銀，却是到何處去了呢？

不知道他們的去向，如何能追得上他們？滕奇影不禁苦笑，看來，蒙龍他們，着實比他高明得多了！

然而，滕奇影却又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咬了咬牙，下定決心，一定要追上他們！他轉過身，迅速地向前走去，轉眼之間就沒入在黑暗之中了。

三輛馬車，直奔城西，鞭聲「拍拍」，趕得馬兒不時發出急嘶聲，在馬車駛進一條深巷時，花蝶兒便從車座上飛身掠起，落在兩扇朱門之前，他足尖一點，便翻過了圍牆，接着，那兩扇門，就打了開來。三輛馬車駛進了門，門內是老大的一個院子，望進去，一進一進，全是房子，那是一所極其深廣的大宅。

三輛馬車全進了門，花蝶兒將大門關上，上了栓，轉過身來，他仰天大笑，道：「蒙大哥，咱們做了這筆買賣，便不難天下馳名！」

他下面一個「名」字，還未出口，只見蒙龍在車座上欠身，「騰」地一鞭，已向後面門掃

了過來。花蝶兒大吃一驚，身子一扭，向旁邊避了開去，他避得雖然快，但是鞭梢仍不免在他的肩頭之上，掃了一下，將他肩頭的衣服，撕裂了一大片。

在利那間，花蝶兒又驚又怒，說不出話來，花夫人却立時怒叱道：「這算什麼？」

蒙龍沉聲道：「現在，大府府定然已滿城風雨，做公的耳目何等靈敏，花兄弟，你若是喜歡賭博，那可難說得很了！」

花蝶兒辯道：「這裏全是空屋子，也不會有聽見！」

蒙龍「哼」地一聽，道：「你怎知一定沒有人聽見？滕奇影是如何找到你們的？」

蒙娘子躍下車座，道：「行了，吵什麼，先將金子藏起來再說！」

花蝶兒的面色很難看，他瞪着蒙龍，蒙龍沉着臉，也瞪着花蝶兒，蒙娘子來到了兩人之間，將他們隔了開來，道：「將金子搬進去，聽到沒有！」

花蝶兒冷笑一聲，道：「不必了，十萬兩金子，一家五萬，你們躲在大府府中，我帶着金子，遠走高飛！」

蒙娘子聽得花蝶兒那樣說法，不禁陡地怔了一怔，道：「花兄弟，這是什麼話？」

而蒙龍也在此際，厲聲叱道：「想死！」

花蝶兒一聲冷笑，道：「那五萬兩金子，不是我的麼？如何我要了自己的一份，便是想死？」

蒙龍神色益怒，一伸手，撥開了蒙娘子，大步向前走了過去，但是蒙娘子只是踉蹌跌出了一步，立時又身形一閃，攔在他們兩人的中間。

蒙娘子急急道：「花兄弟，你這就不對了，你那一份是你的，不會有人來動你，但現在案子才犯，風聲那麼緊，你却要帶了金子上路，這不是自投羅網麼？我們早已計劃好，等到半年之後，再慢慢將金子轉運出去的，何以忽然變卦！」

花蝶兒斜睨着蒙龍，發出一連串冷笑聲，道：「怕只怕在這半年之中，我捱不了那麼多鞭子！」

花夫人在一旁，也冷冷道：「蒙大哥，這可怪不得我的男人，剛才你那一鞭，真是辣手了些。」

蒙龍的面色鐵青，冷笑道：「若你們執意要帶走金子，莫怪我無情！」花夫人一聽得蒙龍那樣說，手臂一振，短劍已經出鞘，寒光森森的劍尖，直指蒙龍。蒙龍身形一縮，「呼」地掠後了幾步。

蒙娘子尖聲道：「妹子，你瘋了麼？蒙大哥不准你們帶着金子走，却是爲了你們好，做公的何等耳目精靈，你們一上路，便是自投羅網！」

花夫人道：「說得對，若是我們落入公人手裏，會連累了你們，要我們不走，只有一個辦法。」

蒙娘子道：「什麼辦法？反正我們是自己人，總可以商量！」

花夫人道：「將金子現在就分了，我們住東院，你們住西院，誰也別理誰！」

蒙娘子乾笑了起來，道：「妹子，你那麼心急什麼，難道你還疑心我會吞沒了你們的那一份？」

花夫人和花蝶兒齊聲道：「那可難說得很！」

蒙娘子道：「也好，來，咱們分金子！」

她倏地轉身，劍光一閃，「騰」地一聲，已將蓋在車上的油布割裂，現出了一箱箱金子來，道：「一家一箱，有多的一箱一半，這可公平了？」

花蝶兒道：「自然應該這樣！」

蒙龍的臉色，一直十分難看，在他鐵青的臉上，籠罩着一股異樣的煞氣，看來十分駭人。他不說話，也不動手搬箱子，只是由得他們三人，將一箱一箱的金子，搬到了東院和西院的石階之前。

花夫人和花蝶兒兩人，在分完了金子之後，又將金子一箱箱地搬了進去，堆在東院的一個廳堂之中，花蝶兒一縱身，上了箱子，躺了下來，又翻了翻身，雙手抱住了一個木箱道：「

那麼多金子！」

花夫人關上了門，道：「可別高興得太早，我看蒙大哥不懷好意。」

花蝶兒道：「那我也知道，但是妳姐姐必不容他行兇，這些金子總算是我們的。」

花夫人翻了翻眼，他們並沒有點燈，只有清冷的月光自窗中映了進來，映得花夫人俏麗的臉龐，十分蒼白，看來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煞氣。

花蝶兒望着她，忽然之間，心頭生出了一股寒意來，道：「妳……妳在想些什麼？」

花夫人徐徐地道：「只看不敢！」

花蝶兒的身子，陡地一震，他和花夫人幾年夫妻，自然知道他的妻子，這時心中在想些甚麼，他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那……不好吧。」

花夫人一聲冷笑，道：「你在說不好，若是人家說好，你豈不吃虧？有道是先下手爲強！」

花蝶兒的臉色，又變了一變，道：「若是對付了蒙大哥，妳姐姐處，却難交待。」

花夫人斜着眼，望着花蝶兒，道：「你別假惺惺了，我姐姐比我豐滿得多，定然比我更好風情，這話兒，却是誰說的？」

花蝶兒立時漲紅了臉，辯道：「這……原是我說着玩兒的，你如何認真了？」

花夫人「哼」地一聲，道：「今年夏天，我姐姐在葡萄架下乘涼，你從後面走過去，將她抱了個實，那難道也是鬧着玩？」

花蝶兒的臉上更紅，道：「那……那是我錯將她當作了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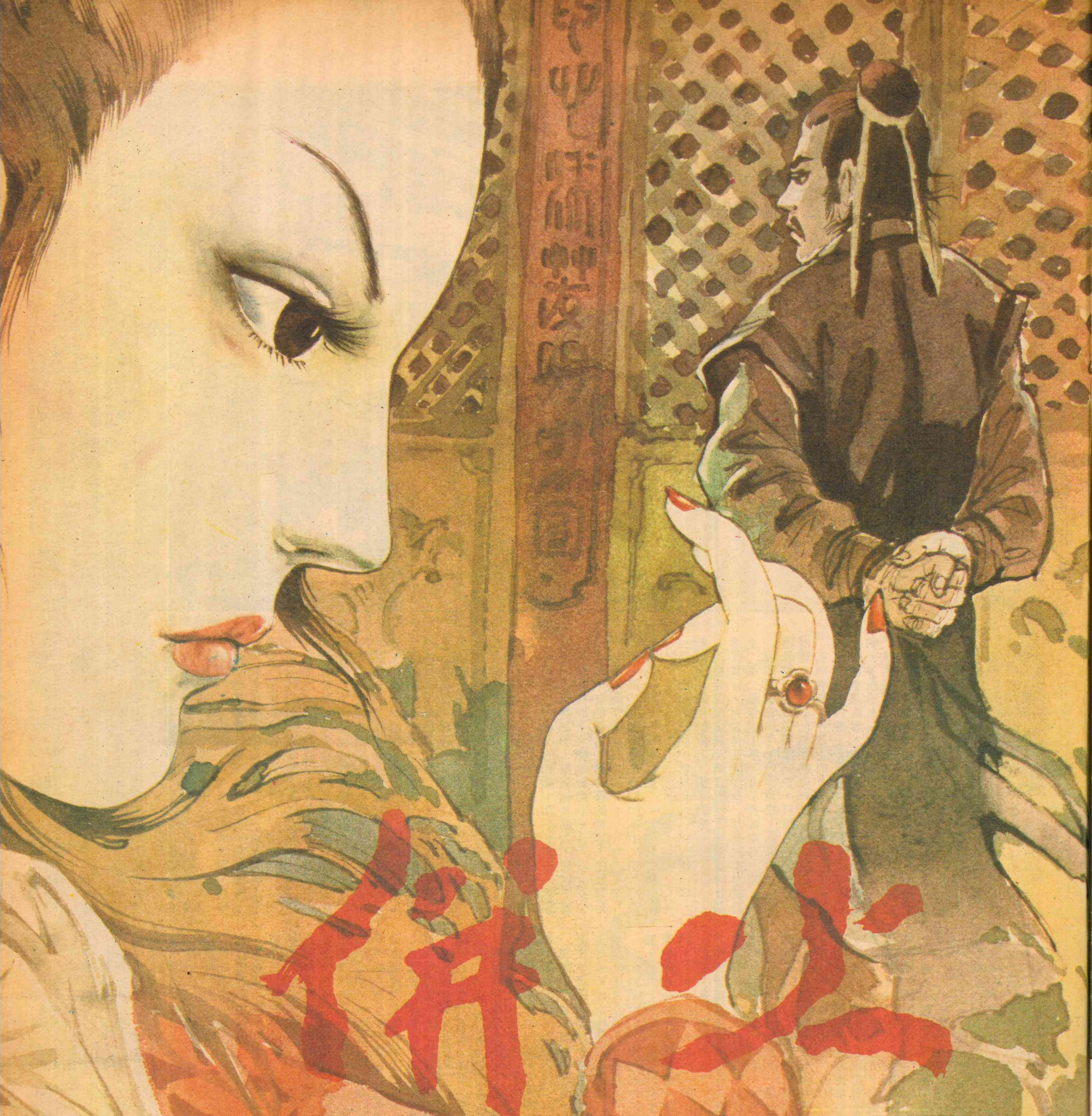
花夫人道：「連老婆也認錯得的麼？」

花蝶兒難着手，無可奈何地道：「妳要是不信，那也無法可施。」

花夫人嫣然一笑，道：「你也不必裝神弄鬼，如果你早有此心，此番可叫你遂了心願！」

花蝶兒望定了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她的話是真是假，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搭腔才好，只是涎着脸，裝出一副傻相來，嘻嘻地笑着。

(下期待續)



步步是懸疑、處處有伏筆
推理武俠名家倪匡近年來最得意中的篇
●文／倪匡●圖／林崇漢●題字／董陽孜

6

花夫人撇了撇嘴，道：「還在假撇清哩，一聽得可以遂你心願，就笑得口都合不攏了！」花蝶兒忙舉起手道：「我若有此心——」可是，他的話才講到一半，花夫人便叱道：「別胡亂發誓，過往神明，可是好欺弄的？現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麼？」

花蝶兒遲遲疑疑，道：「怕只怕……妳姐姐不肯就範，反倒弄巧成拙。」

花夫人笑道：「你當她真是三貞九烈麼？去年，蒙大哥遠赴塞北，有一晚我撞進她房去，就看到有一條黑影，穿窗而走，她硬說是我眼花，我也未曾追查出那是什麼人來。」

花蝶兒大喜，情不自禁道：「若是能和她同床共食，那才是不枉了這一世人哩！」

花夫人「哼」地一聲，道：「看你，剛才還想發毒誓，現在却忘了形！」

花蝶兒自箱子上躍而下，向花夫人作了一個揖，道：「多謝娘子玉成！」

花夫人撩起手來，就是一巴掌，將花蝶兒打得一個搖晃，罵道：「你得了她，若是忘了我，我叫你逐寸逐寸地死去！」

花蝶兒趁勢攔住了花夫人，道：「妳是我心肝肉兒活寶貝，我怎捨得忘了妳？」

花蝶兒抱住了花夫人，就在她的粉頸上亂嗅亂索，花夫人用力推開了花蝶兒，道：「沒正經，你也得想想，如何下手才好！」

花蝶兒笑道：「自然霸王硬上弓。」

花夫人「呸」地一聲，道：「你當我說什麼，我是說，如何除了眼中之釘！」

花蝶兒靜了下來，剎那間，院子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

西院中也十分靜，只有沉重的腳步聲。

蒙龍背負着雙手，在不斷踱着步，蒙娘子斜倚在一張榻上，舉着手，在審視着她修剪得十分整齊、纖纖的指甲，在她的指甲上，塗着鮮紅的鳳仙花汁，攪得她的手，更是映白。

蒙龍突然停了下來，恨恨地道：「這小子！」

蒙娘子連眼皮也不抬起來，只是道：「怎麼，又是誰得罪你啦？」

蒙龍向榻前走來，道：「妳剛才沒有看到麼？他竟要帶了他那一份先走！」

蒙娘子嫣然一笑，道：「那一份本是他的，你由得他帶走就是了！」

蒙龍怒道：「胡說，他帶着金子一出門，我敢說他走不出三十里去，就立時被做公的拿住了，到時，却是連累了我們！」

蒙娘子笑得更明媚，道：「他現在又不曾走，你那樣暴跳如雷，却是作甚？」

蒙龍頓着足，道：「定計，請人，全是我，這小子倒分了一半去！」

蒙娘子斜着眼兒，望定了蒙龍，蒙龍又憤然道：「真是便宜了他。」

蒙娘子徐徐地道：「說不定，他的心中在想，扮沈公子，闖銀號的是他，讓你分了一半去，實在是便宜了你啦！」

蒙龍怒氣更熾，喝道：「他敢！」

蒙娘子的語調，却更是優閒，道：「他敢不敢，我可不知道，但是你也別不讓他那樣想！」

蒙龍雙手握着拳，道：「我還得好好去問他！」



蒙娘子手中劍，快極勢去，撲地一聲，已刺進龍的喉嚨。

他說話，身形疾轉，蕩起一股勁風，便到了門口，一抬腳，「砰」地一聲，便將門踢了開來。

蒙娘子只是在榻上略欠了欠身，道：「你還是別去的好，莫傷了親戚的氣！」

但是蒙娘子輕描淡寫的那句話，蒙龍却全然並未放在心上，他一踢開了門便大步向前走去。

蒙娘子望着他的背影，在她的口角上，忽然泛起了幾分神秘的微笑來，她欠身下了榻，來到了那一箱一箱的金子之前。

她打開了一隻箱子，金光燦爛的元寶，立時呈現在她的眼前，蒙娘子的纖指，在金元寶上，慢慢撫摸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閉上了箱蓋，側着頭，聽着東院可有什麼動靜。

蒙龍是突如其來地闖進東院去的。

當他陡地出現在花蝶兒和花夫人兩人眼前時，兩人都嚇了一大跳，面色變得十分難看，花蝶兒的身子，甚至在微微發抖。

花夫人比較鎮定些，雖然她的臉色也很蒼白，但她總算進出了一句話來，道：「蒙大哥，你……還未曾睡啊！」

蒙龍只是「哼」地一聲，大踏步來到了花蝶兒的身前，伸手向花蝶兒指去，手指幾乎碰到了她的鼻尖，厲聲道：「我問你，這次劫了福來銀號，你是不是認爲你的功勞比我大！」

花蝶兒又驚又怒，臉色煞白，他盡量抑制着心中的怒意，勉強笑了一下，道：「蒙大哥，這是什麼話，大家一起出力，誰能說誰的功勞最大？」

花蝶兒心知自己的武功，及不上蒙龍，而蒙龍這時，氣勢汹汹，看來極其駭人，他也不想在那樣的情形下，和蒙龍動手。

是以，在他而言，他那樣的回答，已經算是十分委婉的了！

可是那樣的話，聽在蒙龍的耳中，却令得蒙龍勃然大怒，一聲陡喝：「放你媽的狗臭屁！」

他一面說，一面手掌揚起，「呼」地一掌，已然向花蝶兒的臉上，搗了過來。

花蝶兒怎麼也料不到自己定了害蒙龍的計劃還未實行，可是蒙龍闖了來，却是說動手就動手，他一見蒙龍出手，身子趕緊向旁一閃。

但是蒙龍的出手，何等之快，花蝶兒雖然閃得及時，也未能避得開去，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一掌已將花蝶兒打了一個滿臉花！

在那剎間，花蝶兒的身形一側，向外跌了開去，他只覺得臉上是被火烙一樣，奇痛攻心，眼前金星直冒，耳際嗡嗡直響，他在驚惶之中，手在地上一按，勉力彈起身子來。

却見蒙龍在打了他一掌之後，一手叉着腰，一手仍指着她，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只不過是黑道上的下三濫，也配幹那樣的大事？不是我提攜着你，你只合幹偷雞摸狗的勾當，嗅得着福來銀號的金子？」

花蝶兒半邊臉，已是又紅又腫，他的口角上，也有一縷鮮血，在淌了下來，他的眼中，現出了異樣兇狠的神色來。

他也不抹去口邊的血漬，只是陰沉沉地道：「大哥，你說得是！」

可是，他一個「是」字才出口，身形突然一矮，「呼」地竄向前去，隨着他身形突然竄向前，他手揚處，一條滿是尖刺軟鞭，已向蒙龍當頭砸下！

那條軟鞭，全是一環一環的精鋼扣成的，那些尖刺，長約半寸，可以活動，當鞭圈在腰際時，尖刺全隱在鞭身之中，一點也看不出來。然而此際，花蝶兒一揮起了那軟鞭，尖刺全張了開來，精光閃閃，極其駭人！

蒙龍乍見花蝶兒出鞭，不禁陡地一怔，他隨即大叫一聲，道：「好傢伙，不服麼？」

他身形向後略仰，右腿疾向前踢出，足尖踹向花蝶兒的小腹。

蒙龍那一腳，也十分厲害，他並不傾全力去避開花蝶兒的那一鞭，却是以攻解招，花蝶兒揚鞭向他當頭砸下，人又在向蒙龍撲了過來，下盤自然空虛，蒙龍揚鞭踹向他的小腹，只消一踢中花蝶兒必然連人帶鞭，向外跌翻出去，鞭勢自然是化解了！

蒙龍衝到東院來，原只是想將花蝶兒罰上一頓，要花蝶兒認一個低，也就算了，他却未料到，花蝶兒夫婦，早已動了殺機！

他這時一腳踢出，自以爲十拿九穩，一定可以踢得中的，却不料就在那電光石火一剎那，花夫人的身形，突然一矮，短劍揚起，「騰」地一劍，自他右側，疾刺了過來！這一劍，不但劍勢迅疾，而且實在是出乎蒙龍的意料之外。

變故實在來得太迅疾，蒙龍根本無法預防，他才一看到短劍蕩起的精光，腰際一涼，短劍已然刺進了他的腰際。但是蒙龍的武功極高，那一腳，還是向前，直踢了出去！

花蝶兒在攻出那一鞭之際，心知自己只要一出手，妻子一定出手相助，是以有恃無恐，及至他在百忙之中，看到蒙龍已被一劍刺中，他更是心定。

却不料蒙龍雖然被花夫人的短劍，刺進了右腰，他那一腳的力道，却是早已發出來的，花蝶兒鞭勢一緊，還想就勢一鞭，將蒙龍砸死之際，他鞭才向下一沉，「砰」地一聲響，小腹上已被蒙龍一腳踢中！

如果蒙龍不是在那剎間，已然受了傷的話，這一腳，足以將花蝶兒踢跌翻出好幾丈去。這時，他那一腳的力道，究竟打了折扣。

花蝶兒的身子，陡地一見，他那一鞭之勢，仍然壓了下來，鞭梢在蒙龍的面上掠過，鞭上的尖刺，將蒙龍的臉，連皮帶肉，鉤去了一大片！

蒙龍只感到一陣徹心徹肺的奇痛，利那之間，眼前一片血光，甚麼也看不到，他整個人像是瘋了一樣，一聲怪吼，向前疾撲而出！

花夫人一劍刺中了蒙龍，本來想立時抽劍，再發第二招的。

可是，蒙龍却突然向前，疾撲了出去，那股前撲之力，實在太大，令得花夫人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非但未能將劍拔出來，還被蒙龍帶着劍，向前一起衝了過去！

在那時候，蒙龍臉上的皮肉被扯去了一大片，他臉上一片血肉模糊，是甚麼也看不到，也無法知道花蝶兒是在什麼地方的。

可是，花蝶兒小腹上中了蒙龍一腳，向後連退出了三步。

花蝶兒勉力站定了身子，却覺得喉際一陣發甜，「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來。

那「哇」地一聲響，却是叫蒙龍知道了花蝶兒的所在，他十指箕張，向前直撲了過去，一股勁風，向着花蝶兒壓了過去。

花蝶兒身子連忙後退，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蒙龍却立時壓了過來，只聽得「撲」地一聲響，他左手五指，先插進了那根大柱之中，緊接着，右手五指，又是「撲」地一聲響，插進了花蝶兒的咽喉！

花蝶兒立時雙眼翻白，身子劇烈地發着抖，蒙龍的五指，緊緊地插住了花蝶兒的咽喉，鮮血順着他的手，向下淌了下來，當他五指插進了花蝶兒的咽喉之後，花蝶兒如何還活得成？但是蒙龍却還是不肯放手，他的右手越來越用力，五指幾乎已完全陷進了花蝶兒的咽喉！

花夫人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怔住了，花容失色，身子也在發抖。

就在這時，只聽得門口，傳來了一聲冷笑，花夫人陡地一震，連忙轉過頭去看，只見她的姐姐，正站在門口，面罩寒霜，望着自己。

花夫人忙道：「姐姐，你看他們！」

蒙娘子柳眉略揚，道：「很好啊，妹子，不過，妳那一劍，却刺的不是要害！」

花夫人吃了一驚，道：「姐姐，我……我……」

蒙娘子冷笑着，道：「別說了，我只問妳，你們當初，想在殺了蒙大哥之後，如何對付我的？」

花夫人的身子，不由自主，發抖起來，道：「姐姐，我們決不想害你，只不過……只不過我想叫花蝶兒……叫他和他姐姐……」

蒙娘子顯然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她「格格」笑了起來，道：「妳倒真是好妹子！」

蒙娘子的話才出口，蒙龍又是一聲怪吼，只見他的右手，已經離開了花蝶兒的咽喉，他的左手，也從柱中拔了出來。

只不過大柱的木質堅實，他左手用力插了進去，硬拔出來時，手指已斷了幾根，鮮血泉湧去，他一振手，拔出了腰際的短劍。

蒙龍這時，全身浴血，模樣已是可怖之極，他握着那柄短劍，鮮血自他的身上湧了出來，順着雪亮的匕首，一滴一滴向下滴着。

他身子先向上挺了一挺，接着，便跌跌撞撞向前走了過來，走了幾步，才見他抬起了頭，望向花夫人！

花夫人的面色，白得像是塗上了一層白堊一樣，在她前面是蒙龍，而在她身後的則是蒙娘子。

花夫人不但面色慘白，而且身子也不由自主「格格」地發起抖來，她想講兩句話，可是却只覺得喉頭像是火燒一樣，乾得出奇，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蒙龍望定了花夫人，其實只不過極短的時間，可是就是那一剎間，在花夫人而言，像是長得永遠沒有了盡頭一樣！

在蒙龍的口中，突然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聲音來，隨着那一下怪叫聲，他身子突然向前一挺，自他身上，迸出了不少血珠子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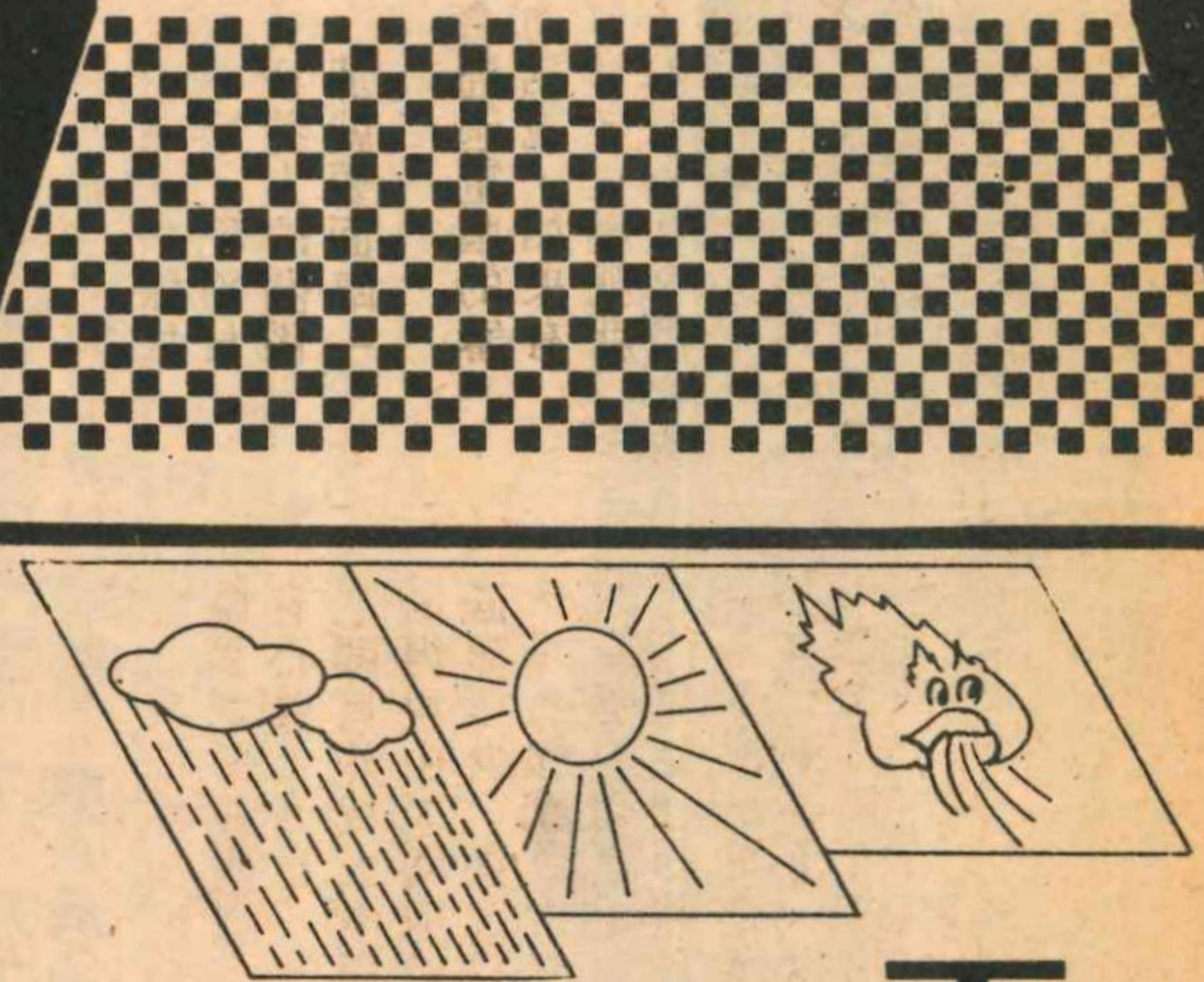
享譽海內外，規模最龐大
由名舞蹈家王月霞領導的

藝霞歌舞劇團 招聘女性演員

只要您：

- 已經完成國中以上學業
- 還未過20歲生日
- 身高157~164公分
- 請將履歷附半身照片註明身高、體重
- 郵遞台北市延平北路4段115號
- 或電：(02)8321050

不論您有無經驗，只要對歌舞有興趣，並有足够的信心與毅力，請立刻寄來您詳細的資料，一經錄用，團員將集中台北受訓並供應伙食、住宿與薪酬。



天有不測風雲

要享有幸福。
安康·財富。
請投保華僑人壽



華僑人壽保險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43號
3812931~10線

刊周報時 72

緊接着，他手臂一伸，短劍已直向花夫人的胸前，刺了出去！

那一劍，蒙龍是在重傷之後刺出的，雖然他心中恨極，恨不得一劍能在花夫人的身上，刺上七、八個透明窟窿，但是，劍勢卻並不勁疾。以花夫人的武功而論，她實在是可以輕而易舉，避過這一劍去的。

但是，花夫人這時，已驚得呆了！因為在蒙龍突然闖進來之後，她所計劃的一切，全部被打亂了，而且，在那一剎間，事情還發生了那樣可怕的變化。

這種變化，令得花夫人六神無主，是以她眼看着蒙龍持劍，撲了過來，但是，她却只是怔怔地站着。在那剎間，她只想到一點：「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那麼多金子，我一點也不能享用了！」

但是，也就是那電光火石一剎間，花夫人只覺「騰」地一股涼風，起自身側，花夫人陡地睜開眼來，只見另一柄長劍，就在她的身旁掠過，「鏗」地一聲，擋住了蒙龍的短劍。

緊接着，長劍絞了一絞，又是「鏘」地一聲，將蒙龍手中的短劍，震脫了手。緊接着，長劍直向疾刺而出，蒙龍傷得雖然重，但是他的心中，却還十分明白，一見那等情形，他雙眼怒突，怪叫道：「娘子——」

他只叫出了兩個字，蒙龍手中的長劍，去勢極快，「撲」地一聲，已經刺進了他的咽喉。

蒙龍雙手一伸，握住了劍身，但蒙龍子立時縮手，劍鋒自他的手心拉過，他喉際的鮮血，和手上的鮮血，混在一起，自他的喉際，發出一種難聽之極的聲音來，身子晃了晃，「砰」地跌倒在地。

花夫人在那一剎間，就像是做了一場夢一樣，她身子仍然僵立着，直到蒙龍跌倒在地，她才如夢初醒，慢慢轉過身來。

蒙龍手中的長劍，劍尖仍然指向跌在地上的蒙龍，像是還怕蒙龍沒有死，隨時會跳起來一樣。花夫人的嘴唇顫抖着，過了好久，才算進出

了兩個字來，叫道：「姐姐！」

蒙龍子深深吸了口氣，她的聲音，却十分平淡，道：「他們全死了！」

花夫人也不知該說才好，蒙龍子忽然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詭異，令得花夫人感到了一股寒意，她忙向落在地上的短劍望了一眼。蒙龍子竟會出劍刺死了蒙龍，那是她萬萬想不到的事，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似乎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了，她實是防不勝防！

蒙龍子又笑了，足足笑了半盞茶時，她才又說了一句，道：「他們全死了！」

花夫人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搭腔才好，她只得道：「是……真想不到。」

蒙龍子回頭向花夫人屍體望了一眼，道：「妳心疼他死麼？」

花夫人和花夫人之間，夫婦感情雖說不錯，但花夫人性急暴烈，花夫人又喜拈花惹草，花夫人自然不會像蒙龍子那樣，自己動手殺了花夫人，她以前也從未想過，花夫人死了之後，她會怎樣。而這時候，令得她自己感到奇怪，花夫人死了。在她的眼中，像是一死一個全然不相干的人一樣，她竟一點也不感到悲戚！她一聽得蒙龍子那樣說，忙道：「我？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蒙龍子笑了起來，道：「這才是道理，這廝在外拈花惹草，倒也罷了，竟一直敢對我賊心不悔，心懷不軌，這就該死了！」

花夫人聽到這裏，又不禁悽愴地打了一個寒戰，想起自己和花夫人計議的事，心中實是不禁「撲登」、「撲登」跳了起來。

蒙龍子輕嘆一聲，道：「妹妹，他們既然全死了，過去的事，也不必提了，先將他們兩人葬了再說，妳有什麼打算？」

接着，出劍殺蒙龍之際，更是滿面煞氣，可

是這時，她却笑得極其甜蜜。

花夫人也是極解風情的女人，她自然知道，女人只有在想到了自己最心愛的男人時，才會現出那樣從心坎深處笑出來的笑容的，但是，那人是什麼人呢？花夫人的心中，充滿了疑惑，蒙龍子却已翩然轉過了身去，道：「現在，我不告訴妳，過幾天，他來了之後，妳就會知道了！」

花夫人心中更是吃驚，道：「姐姐，妳將這屋子的所在，也與他說了！」

蒙龍子停了一停，背對着花夫人，道：「自然是，要不然，他怎麼來找我？」

花夫人失聲道：「姐姐，那妳知道蒙大哥一定會出事？不然，他來了，若是撞上了蒙大哥，那妳怎麼辦？」

蒙龍子並沒有回答花夫人的問題，只是發出了一連串聽來極其神秘的笑聲來，然後，說了一句和花夫人的問題幾乎是毫不相干的話，道：「妹妹，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

花夫人陡地一震，蒙龍子走了開去。

花夫人在那一剎間，已經什麼都明白了！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她可以發覺着花夫人去殺蒙龍，她姐姐自然也有辦法，憑着蒙龍來殺花夫人，而且，她姐姐的計謀，比她更深一層！她是臨時才想到的，而她姐姐却是早已想定了的！

花夫人又想起，初福來銀號的主意，也全是蒙龍子提出來的，蒙龍當時還搖頭表示不行，但蒙龍子却一定計，終於使蒙龍感到事情可行，這才四出去約黑道上的高手，一舉成功的。蒙龍在約那些黑道高手之際，早已打定了事情一成，便將那些黑道殺絕的主意，可是蒙龍只怕至死也不知道，就在他打定害人主意

同時，他的老婆，也早已打定了要害他的主意！

花夫人想到了這一點時，真是幾乎忍不住，要大聲哭起來！

× × ×

蒙龍子並沒有回答花夫人的問題，只是發出了一連串聽來極其神秘的笑聲來，然後，說了一句和花夫人的問題幾乎是毫不相干的話，道：「妹妹，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

花夫人陡地一震，蒙龍子走了開去。

花夫人在那一剎間，已經什麼都明白了！男人全是最蠢的蠢東西！她可以發覺着花夫人去殺蒙龍，她姐姐自然也有辦法，憑着蒙龍來殺花夫人，而且，她姐姐的計謀，比她更深一層！她是臨時才想到的，而她姐姐却是早已想定了的！

花夫人又想起，初福來銀號的主意，也全是蒙龍子提出來的，蒙龍當時還搖頭表示不行，但蒙龍子却一定計，終於使蒙龍感到事情可行，這才四出去約黑道上的高手，一舉成功的。蒙龍在約那些黑道高手之際，早已打定了事情一成，便將那些黑道殺絕的主意，可是蒙龍只怕至死也不知道，就在他打定害人主意

同時，他的老婆，也早已打定了要害他的主意！

花夫人想到了這一點時，真是幾乎忍不住，要大聲哭起來！

× × ×

一對一的話，蒙龍子自然不會怕他，可是這時，圍在他近身邊的，除了張標之外，更另外還有三個。

而且，這時蒙龍子正在十字街口，四面望去，街上盡是做公的，通房子也都是人，蒙龍子却也不敢貿然動手，他只得勉強笑了一下，道：「張哥兒說笑了，在下兩袖清風，發什麼財來。」

張標伸手指在腰際輕輕拍着，他腰際的那柄摺鐵劍，發出「鏗鏘」的聲響來，道：「朋友，十萬兩黃金澄澄金子，還說兩袖清風不免口氣太大了！」

蒙龍子心知張標帶着那麼多公的，圍住了自己，一定是以爲劫了福來銀號的就是自己了，這件事，可以說跳在黃河之中，也難以洗清的了！

是以，他雖然老奸巨滑，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只是乾笑着。

鐵劍張標的面色，陡地一沉，冷冷地道：「朋友，這件事非比尋常，在下也作不得主，務請閣下到衙門去走一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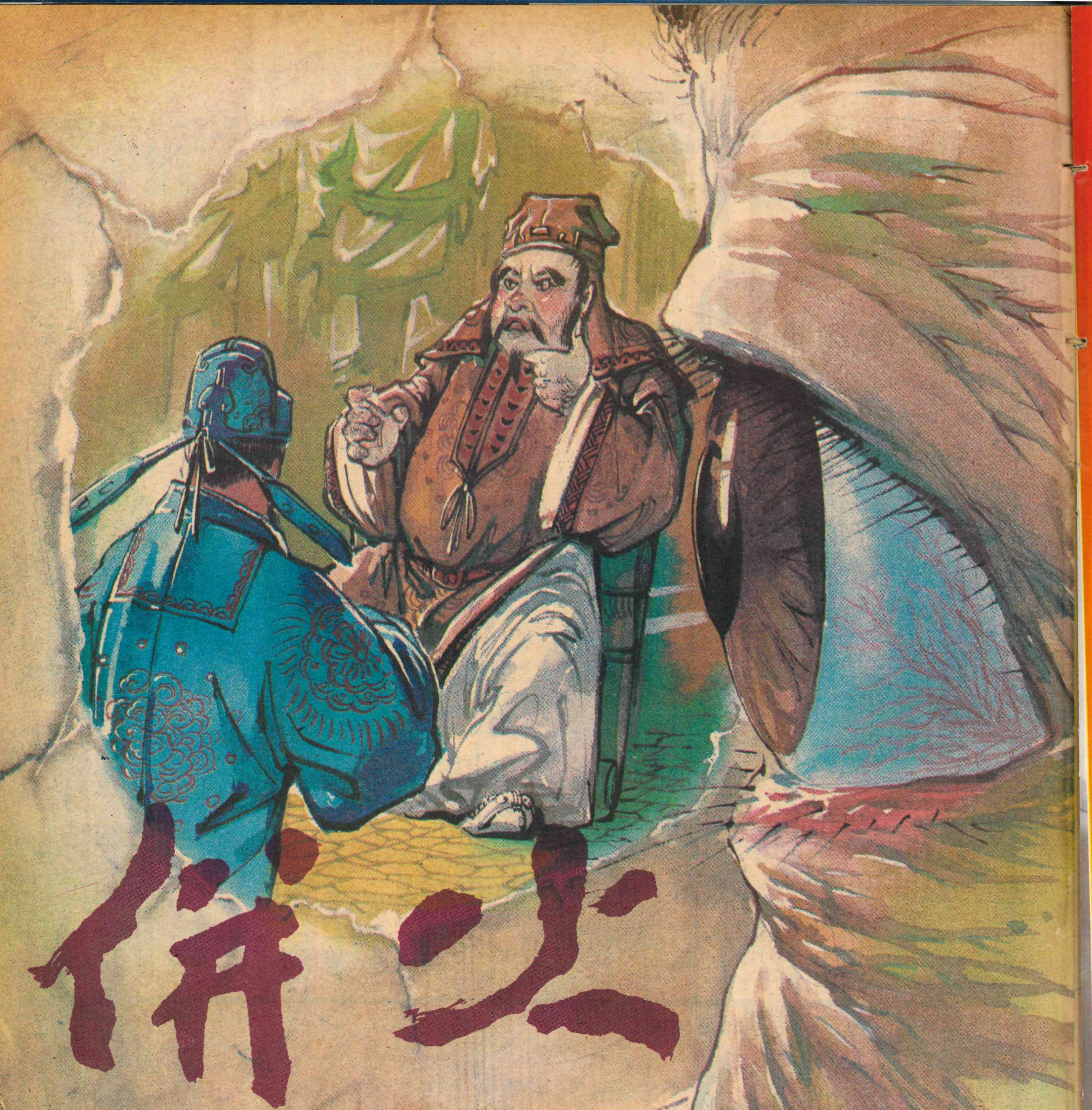
他一個「遭」字才出口，只聽得「嗆啷啷」一聲響，左首的那漢子，已抖出了一根鐵鍊來。蒙龍子乃是老江湖了，一見那根鐵鍊並不粗，但是兩端，却全有着極其鋒銳的尖簇，他一看就知道，那鐵鍊是專對付要犯，穿過琵琶骨用的，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忙道：「且慢，張哥兒，你找錯人了！」

張標冷冷地道：「明人眼前，不說暗話！」

蒙龍子「嘿」乾笑起來，道：「張哥兒，在下是何等樣人，焉有得了金子，不遠走高飛，却還在大同府中，獨自徘徊之理？」

鐵劍張標的雙眉一揚，蒙龍子又道：「說來你或者不信，我也正在追尋這批發了財的朋友！」

下期待續



步步是懸疑、處處有伏筆

推理武俠名家倪匡近來最得意中的篇

●文／倪匡●圖／林崇漢●題字／董陽孜

7

滕奇影竟然一口答應了下來，那倒也頗令張標覺得驚訝，他一揮手，前面一條巷中的人，已一起退了開去，張標沉聲道：「請！」

滕奇影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向前走了出去，張標和那四個大漢，緊緊地靠着他，各自掣了兵刃在手，全神貫注，唯恐滕奇影突然又弄什麼詭計。

但滕奇影却根本沒有打算和張標他們動手，他明知這時若是動起手來，就算可以逃得脫，那麼，這十萬兩金子，不是他盜，也變得是他盜的了，從此各州各府，畫影圖形，追緝追捕，他那裏還有安穩的日子好過？倒不如跟着張標回去，將話說明，張標自然會明白，做這件案子的另有他人！

是以滕奇影只是平穩地向前走着，約莫兩盞茶時分，已來到了一幢巨宅之前。

他一進門，便有兩個做公的迎了上來，道：「頭兒，那位文爺已經醒轉來了！」

鐵頭張標忙問道：「他可說了什麼？他是傷在何人之手的？」

文禮賢是傷在什麼人手中的，那實在是一條甚重要的線索。鐵頭張標，這時已經料到劫銀號的歹人，用的是什麼方法，那麼中途阻止文禮賢的人，自然是歹人之中的重要人物，是以他一聽得手下說文禮賢已然醒轉，他急急相詢。

那兩個做公的搖着頭，道：「他說，他獨自經過小巷，突然有人自背後來襲，他根本不知來襲的是什麼人，就昏了過去！」

張標等一伙人，連滕奇影在內，已湧進了大廳之中，只見文禮賢躺在一張榻上，面色蒼白，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依然十分有神。

文禮賢一看湧進來的人，竟有滕奇影在內，面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

滕奇影則望定了文禮賢，似笑非笑，這時候滕奇影的心中，也是疑惑之極！

文禮賢竟然對做公的說，他根本不知道將他打成重傷的是什麼人！

這樣的話，騙鐵頭張標，或者還可以騙得過去，但是卻決計沒有辦法騙得過老奸巨滑的滕奇影，因為滕奇影早已知道，文禮賢的武功極高，蒙龍等一伙人之中，決計沒有可以突施偷襲，使他在對方是誰也沒看清便傷重昏迷的！

文禮賢一定知道他是傷在什麼人手下的，但是他為什麼要隱瞞不說呢？

滕奇影心中，疑雲陡生，他還不明白其中是什麼道理，但是他却有極其靈敏的感覺，感到了文禮賢一定有什麼古怪！

張標直來到榻前，道：「文朋友，這件案子，非同小可，上頭已限了極嚴的限期，銀號由閣下負責，失去了的金子，若是追不回來，閣下從此也難以在江湖上行走了！」

文禮賢撐着身子，坐了起來，道：「總捕頭說的是，我以後只好歸鄉務農了。」

張標又道：「文朋友，你真的未曾看清楚，向你下手的人是誰？」

文禮賢向滕奇影望了一眼，搖了搖頭。

張標又道：「那位『沈公子』，你却是見過的，可認得出他是什麼人來？」

文禮賢又搖了搖頭，道：「我以前，從未見過此人，不然，怎會為他所騙？」

張標轉過頭，向滕奇影望來。

滕奇影聽得文禮賢那樣說，心中只覺得又好笑，又奇怪。當張標向他望來時，他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因為他再想不到，文禮賢看來，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但說起話來，却如此之流利！

張標指住了滕奇影，道：「文朋友，這位你是認識的了，照你看，他可與此案有關？」

文禮賢向滕奇影望來，眉心打着結道：「這……」文禮賢只講了一個字，還未曾向滕奇影去，滕奇影已突然之間，感到了一股寒意，感到他自己此際的處境，實在不妙了！

滕奇影是如何飽經世故的老賊，可是他在想，到那一點之際，他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文禮賢是福來銀號請來的護院，聽說是因為他曾在山東道上，當福來銀號的東主，遇到盜賊的時候，他出手救了這個大同府的大財主，是以才被請來的。

而他，却是一個遠近知名的大盜，而且曾在去年，劫過福來銀號，失手被擒！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講一百句話，也不及文禮賢講上一句。

而且，滕奇影已經明知文禮賢已經對鐵叉張標說了一次謊，那麼，難道他不會再說第二次！

如果文禮賢第二次的謊話，是說那個打傷他的人就是滕奇影，那麼，官府中的人，自然更可以一口咬定，金子是他劫，人是他殺的了！

滕奇影想到這裏，又不禁再打了一個寒戰！他老於江湖，自然知道公門中的花樣，大同府中發生了那樣的大案子，上頭限下來破案的日期，一定十分之緊，做公的爲了交差，雖不致濫捕好人，但是抓到了像他那樣的大盜去頂數，却也不算是喪了天理！

滕奇影的心中，電光也似，閃過了一個念頭：「走！」

當他心念電轉時，只聽得文禮賢還在支吾，道：「這……這……好像……」

滕奇影不等文禮賢的話出口，身形已陡地向後，拔了起來。

幾乎是他身形才剛拔起，鐵刀張標，便一聲陡喝，四、五柄單刀鐵尺，已經向滕奇影的下盤攻到！

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只見他雙腿突然一曲，緊接着，但見靴影晃動，電光石火之間，他已連踢出了四、五脚，那四、五脚，都踢向他下盤攻來的鐵尺之上，踢得四、五柄鐵尺，一起向外蕩了開去，「鏗鏘」有聲，撞在其餘幾柄單刀之上，將那幾柄單刀，也一起震了開去！

鐵刀張標在一聲巨喝之後，七、八名捕快，立時一起向他攻出，出手都極其迅疾，鐵尺、單刀，雜在一起，而滕奇影身在半空之中，飛脚踢出，却全是踢向鐵尺，出招之快，認位又準，當真是非同凡響，看得鐵刀張標也不禁喝了一聲采，道：「好！盤絲腿功夫！」

而滕奇影就着雙脚踢中鐵尺之勢，身形已向後，疾拔了起來。他身形拔起，手一探，便勾住了一條橫樑，緊接着，身子便向上直蕩了起來，雙足「砰」

地一聲，又已端在屋頂之上。

張標急叫道：「他要走！」

然而張標只來得及叫了一聲，碎瓦已如雨而下，滕奇影腳上頭下，如同一條魚兒一樣，身子一挺，雙手在樑上一按，「騰」地一聲，已經自屋頂的破洞之中，直穿了出來。

滕奇影一上了屋頂，一個翻身，身子伏在瓦面上，如同一隻貓兒一樣，向下疾滑了下來。

那時候，只聽得呼喝喧嘩之聲，不斷傳了出來，滕奇影貼著牆，向前疾掠而出，到了圍牆之前，身形再度拔起，又已翻過了牆，身形起伏，不斷向前掠了出去，一直等到身後的人聲，漸漸靜了下來，他才停止了脚步，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知道，自己若不是剛才走得快的話，那麼，只消文禮賢說出，是他押着十萬金子，出福來銀號時，就遇到自己，動過手一件事，那麼，自己就要吃不下了。

這時，滕奇影心裏慶幸，幸而見機得早，走得快些！不然……

這時候，滕奇影已感到，文禮賢不但武功在自己之上，而且他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走在他的前頭，令得他只有狼狽招架之功，而沒有還手之力！

滕奇影想到這裏，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對於他來說，自然是奇恥大辱！而如令，可以令他雪恥的，只有一點機會，那便是他看出了文禮賢本身，極有古怪。

他迅速地轉着念，他在想，文禮賢這時，一定會以爲自己已沒有命也似，逃出了大同府去了，他甚至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趕走了一個眼中釘！

自己若是要對付他的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偏偏不走！

非但不走，而且，還要犯險再上福來銀號去，去察看他的動靜。

不論文禮賢有什麼秘密的行動，福來銀號遭了劫，死了那麼多人，他總不能就此一聲不響就走，總得回到福來銀號去交代一下的。

而對滕奇影而言，這時他雖然可以逃出大同府去，一路上，他也有這能耐，去避躲公人的追捕，但是，却說什麼也及不上反撲向福來銀號，來得安全！

因爲不論做公的如何精明，都想不到他有那麼大的膽子，會再回到福來銀號去！

滕奇影只想了極短的時間，便已打定了主意，他貼着牆，向前一路掠了出去。不多久，他已掠到了福來銀號的門口，依然燈火通明，滕奇影身形閃動，來到了另一條巷子，穿出了巷子，到了銀號的後院。

來銀號都遭了劫，這大同府的吏治政績，嘿，嘿，自然也說不上一個好字了！

滕奇影認得出那官老爺正是大同府的知府，只聽得他諸語連聲，道：「閣下說得是，還望閣下多多包涵，下官已限期五日，要破此案！」

那大胖子自然就是大同府中，數一數二的大財主，福來銀號的東家了，也唯有他那樣的大財主，才能不將知府大人，放在眼中。

只聽得他從鼻子眼中，又發了「哼」地一聲冷笑道：「五天之內，若是捉不到盜魁，起不回失金，那麼，這件事雖不致上達天廷，朝中的丞相大人，總是會知道的，到時，大人頭上的這頂烏紗帽，嘿，嘿，嘿……」

在大胖子的冷笑聲中，滕奇影只見知府大人頻頻的抹汗，道：「下官知道，下官定當盡力，請閣下暫時將此事壓一壓，不必驚動丞相！」

大胖子大刺刺地道：「那也得看這五天之內，情形如何而定！」

知府一聲聲地說着「是」，站起身來，道：「下官告辭了！」

聽那大胖子剛才的口氣，朝中的丞相都是他的至交，自然更不將一個小小知府放在眼中了，只見他竟連站也不站起來，只是冷冷地說了一聲「不送」算數。

知府帶着幾個做公的，走了出去，不一會，就聽得外面一聲聲地叫道：「文爺來了！」

那大胖子忙道：「請！」

只見兩個人扶着文禮賢，走了進來。

文禮賢仍然帶着傷，紫着白布，還有血絲，隱隱的從白布中沁了出來。文禮賢一走進來，見到了大胖子道：「東家，文某有負重托，着實慚愧！」

大胖子却嘆了一聲，道：「文爺，聽說你在半途，就被人截擊，那也怪不得你。」

文禮賢道：「多謝閣下不究，但文某自自此之後，再也無臉在大同府中留居，就此告辭！」

大胖子忙道：「文爺何必急在一時，你傷重未癒，不妨等養好了傷再說。」

文禮賢却搖着頭，道：「閣下，文某必當盡力，去追捕劫匪，多留一刻，便如坐針氈，無片刻得安。」

滕奇影在窗外，聽到了「臥虎寨」三字，心中便不禁陡地爲之一動！

文禮賢就任福來銀號的護院，已歷半年，滕奇影也曾千方百計，打聽文禮賢這個人的來歷，但是却不得要領，只知道他是福來銀號的主人，自山東道上帶回來的，聽說他曾在山東道上，救過這個大財主而已。

直到現在，聽到了「臥虎寨」三字，滕奇影的心中，才雪地一亮！

滕奇影是獨腳強盜，對於綠林中的著名人物，自然也說不上一個好字了！

滕奇影認得出那官老爺正是大同府的知府，只聽得他諸語連聲，道：「閣下說得是，還望閣下多多包涵，下官已限期五日，要破此案！」

那大胖子自然就是大同府中，數一數二的大財主，福來銀號的東家了，也唯有他那樣的大財主，才能不將知府大人，放在眼中。

只聽得他從鼻子眼中，又發了「哼」地一聲冷笑道：「五天之內，若是捉不到盜魁，起不回失金，那麼，這件事雖不致上達天廷，朝中的丞相大人，總是會知道的，到時，大人頭上的這頂烏紗帽，嘿，嘿，嘿……」

在大胖子的冷笑聲中，滕奇影只見知府大人頻頻的抹汗，道：「下官知道，下官定當盡力，請閣下暫時將此事壓一壓，不必驚動丞相！」

大胖子大刺刺地道：「那也得看這五天之內，情形如何而定！」

知府一聲聲地說着「是」，站起身來，道：「下官告辭了！」

聽那大胖子剛才的口氣，朝中的丞相都是他的至交，自然更不將一個小小知府放在眼中了，只見他竟連站也不站起來，只是冷冷地說了一聲「不送」算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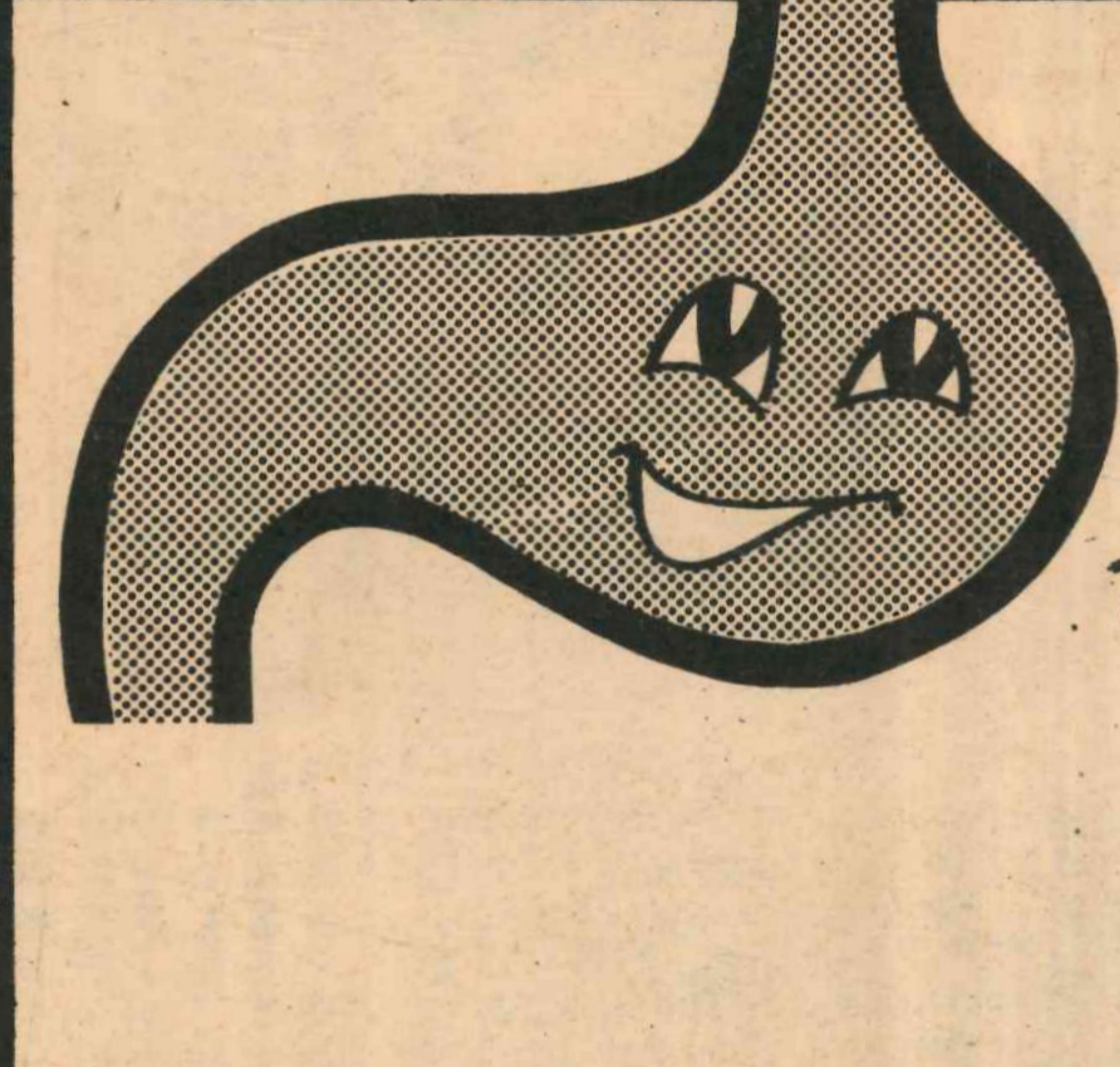
知府帶着幾個做公的，走了出去，不一會，就聽得外面一聲聲地叫道：「文爺來了！」

那大胖子忙道：「請！」

只見兩個人扶着文禮賢，走了進來。

文禮賢仍然帶着傷，紫着白布，還有血絲，隱隱的從白布中沁了出來。文禮賢一走進來，見到了大胖子道：「東家，文某有負重托，着實慚愧！」

大胖子却嘆了一聲，道：「文爺，聽說你在半途，就被人截擊，那也怪不得你。」



綠色的胃藥

胃爽·人就爽

爽胃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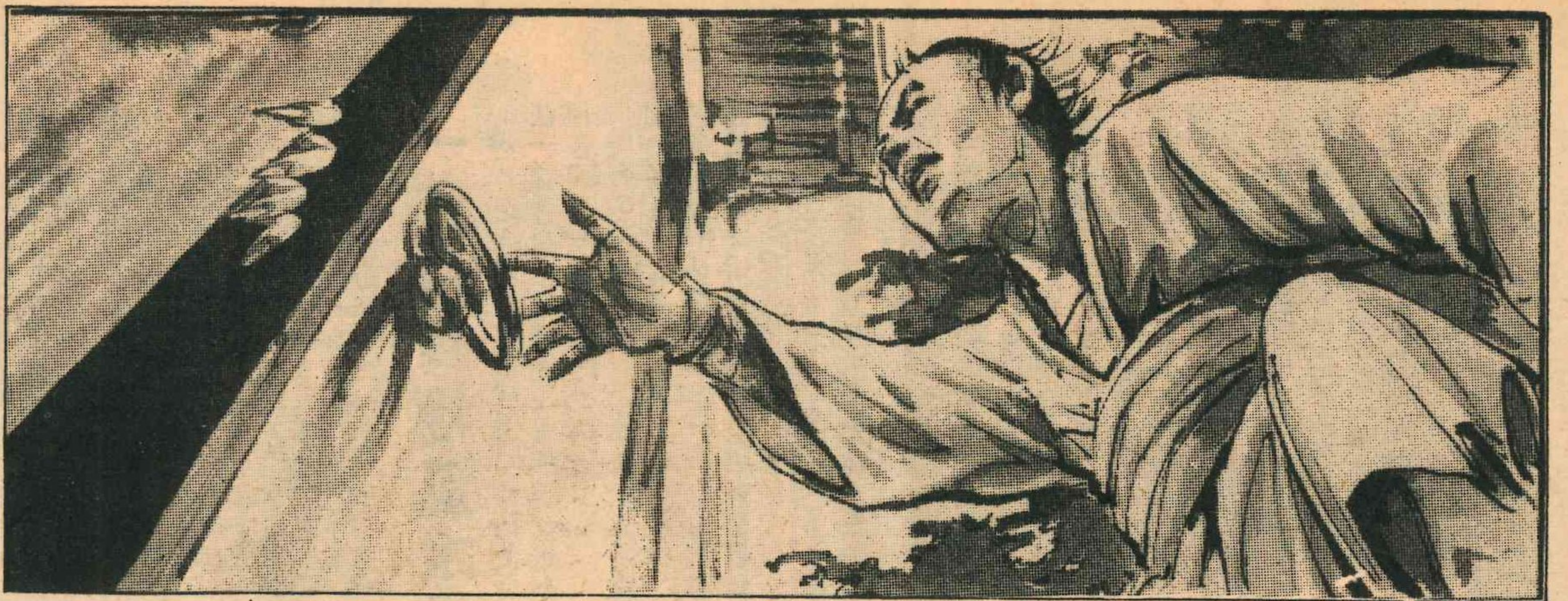
繁雜的工作，精神緊張，不規則的飲食，促使胃液分泌過剩，造成了胃壁受傷或胃部潰瘍，這時請服用爽胃王。

適應症：
急性慢性胃炎，胃酸過多，胃痛，噁心，以及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日商衛材公司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00號
衛署藥製字第04579號
69 北市衛藥廣字第080號

* 訂閱時報周刊 *

請撥電話371-3141轉時報周刊發行部



他自然知之甚詳，他知道山東臥虎寨，寨主正是姓文！在那剎間，滕奇影緊緊地皺着眉，心念電轉。

滕奇影只想了極短的時間，就明白了，全然明白了！

福來銀號東主，在山東道上遇劫，文禮賢出手打劫，這一切，全是文禮賢一個人弄出來的把戲！

他藉此得了東家的信任，邀來福來銀號做護院。他，文禮賢，就是近兩年來，崛起黑道，行踪詭秘的臥虎寨寨主！

當滕奇影一聽到了這一點之際，他幾乎高興得要大聲叫了出來！

文禮賢放着他虎寨寨主不做，却到福來銀號來當一個護院，雖說福來銀號中，用重金請來的各方高手不少，全以他為尊，但那裏及得上號中的金銀！

而如今，他在福來銀號一出事之後，立時嘆着要走了，那應該是他已得手了！

然而，金子却又又是蒙龍、花蝶兒一伙劫走的，滕奇影的心中，還是解不開這個謎來。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仍然仔細聽着。

只聽得大胖子嘆了一聲，道：「文爺若是執意要走，那裏有些少盤纏相贈！」

文禮賢搖着手，道：「不敢當得很，只求賜馬一匹，待文某可以趕路，於願已足。」

大胖子像是十分捨不得文禮賢就此離去，唉聲嘆氣，吩咐道：「備一匹好馬，文爺帶傷上路，得揀一等的馬！」

大胖子一吩咐，立時有人答應着，不一會，文禮賢便站了起來，向外走去。

滕奇影身形拔起，上了圍牆，居高臨下望去，只見文禮賢在院子中，就上了馬，伏在馬背上，那馬兒便向外，大步奔了出去。

滕奇影翻下了圍牆，悄悄地跟在文禮賢的身後。

大街小巷之中，仍有不少做公的穿來往，但一看到文禮賢，便讓了開去，因為人人都認得他是福來銀號的護院，是才受了傷的，誰也不會去注意他。這倒叫滕奇影也沾了光，不致被人發現。

滕奇影一直跟在文禮賢的身後，他輕功了得，竄高伏下，只看文禮賢一直向西去，在快到西門附近時，才轉進了一條巷子之中。

滕奇影背着牆，站在巷口，饒是他一生闖蕩江湖，但這時，決不是怕他這時，站在巷口，會被公的發現，也不是奔進小巷中的文禮賢，有了什麼驚人的舉動，而是她一路跟踪下來，憑他的機智，憑他做賊的經驗，他已經多少可以料定一些事實的真相了！

而根據他料到的真相看來，他，江湖上出了名的獨腳強盜滕奇影，心頭也不禁一跳。

單想到了這一點，倒也不必心跳的，他心跳的真正原因，是因為這時，文禮賢顯然未曾發現他的跟踪！

文禮賢未曾發現他的跟踪，暫時來說，就是他佔了上風！但是文禮賢是如此精靈的一個人，滕奇影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如此強的對手，那却使他的心情，變得極其緊張！

他看到文禮賢到了那巷子的盡頭處，下了馬，身子便向下一仆，「砰」地一聲，撞在門口，接着，他伸手拉住了門上的銅環，才勉強站了起來。

當他靠著一邊門在喘息時，另一半門，已慢慢地打開了一道縫來。

滕奇影屏住了氣息，也看到自打開的門縫中，伸出了一隻手來。

那自然是女人的手，映白豐潤，腕上戴着金鐲兒，尖尖的指甲上，擦着殷紅的鳳仙花汁。

那女人的手才一伸出來，文禮賢便握住了它，接着，文禮賢身形一轉，將那扇門撞得開了，已經閃進了門內。

而他一進，「砰」地一聲，那門又關上了！即使在那門打開，文禮賢閃身進去之際，滕奇影仍然看不到那女人是什麼人。

然而，滕奇影不必看到，也是可想而知的了，那女人，不是蒙龍子，便是花夫人！

滕奇影的臉上，不由自主，泛出了一絲苦笑，他在想，他也是一生闖蕩江湖的人，可是比起人家來，卻實在差得太遠了！

他一面苦笑着，一面身形略矮，「騰」地一聲，便已掠進了那巷子，到了那所房子的門口，將耳貼在門上，聽着裏面的動靜。

他只聽得花夫人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道：「姐姐……這人不是文禮賢麼？你將他扶了進來作甚？」

蒙龍子却笑着，從她的笑聲中，可以聽出，她的心中，十分得意，她道：「妹子，我和你說過，有人要來和我會合，就是他！」

這時候，滕奇影只聽得到花夫人和蒙龍子的聲音，却是看不到她們的神情。

而這時候，花夫人神情之異特，也當真難以形容。她瞪大了眼，望着文禮賢，又望着蒙龍子，她的心中只感到滑稽，實在想笑，可是同時却又有一陣陣的恐懼感襲上她的心頭，令得她不由自主，打着寒戰，笑不出來。

而蒙龍子則扶着文禮賢，向內走了進去，當他們在花夫人身邊走過的時候，花夫人仍然呆若木雞地站着，不知該如何才好。

只聽得文禮賢沉着聲，道：「他們兩人，全都解決了麼？」

蒙龍子笑道：「要解決他們，還不容易，三言兩語，就可以令他們自相殘殺了！」

花夫人聽到這裏，身子陡地一震，像是從一場噩夢之中，醒了過來一樣，陡地轉過身來。

她看到文禮賢的身子，幾乎全靠了蒙龍子的身上，而蒙龍子也當他是最親的親人那樣扶着。

花夫人在那剎間，她什麼都明白了！

她知道，半年前的那天晚上，她看到蒙龍子的房中，有一條人影掠出去，那決不是她的眼花，那人就是眼前的文禮賢！

而蒙龍子向蒙龍提出，要去打劫福來銀號，蒙龍開始也是不答應的，後來却終於拗不過蒙龍子，這才四出邀人來助陣的。

當蒙龍四出邀請黑道高手來助陣之際，他們四個人，早已商量好，一等金子得手，便立即將請來的黑道高手殺去，金子由他們四人分享。

在還未曾行事之前，花夫人每一想到那些黑道高手，全然不知死之將至，還一心以為每人可以分上上萬的金子，遠走高飛，她心中總覺得好笑。

但是現在，她再想起這件事來，却是一點好笑的感覺也沒有了！

因為這件事，她自以為只是那些黑道高手被蒙在鼓裏，可是事實上，蒙龍和花蝶兒，也被蒙在鼓裏，就算她不起意，不叫花蝶兒去殺蒙龍，在她姐姐蒙龍子的挑撥下，蒙龍和花蝶兒兩人，也是有死無生！

當花夫人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心頭的寒意，越來越甚，因為她也是被蒙在鼓中的一個！而且，她還曾在百芳院附近的小巷中，去引誘文禮賢，將文禮賢打成重傷，現在，蒙龍子和文禮賢會合了，他們的真面目顯露了，他們會怎麼對付她？

花夫人一想到這裏，身子把不住發起抖來。在那一剎間，她真想轉過身，立時掠過圍牆，向外逃了出去！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只要一逃出去，就算蒙龍子不來追她，她也一定落入做公的手中！她呆立著，雙足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

蒙龍子扶着文禮賢，已快走進大堂去了，蒙龍子才回過頭來，道：「妹子，你快進來啊，站在院子中發楞，却是作甚？」

花夫人苦笑一下，聲音苦澀叫道：「姐姐！……」

蒙龍子道：「妹子，你是聰明人，我想你也明白了，我們是姐妹，你還怕什麼？」

花夫人挪動腳步，慢慢向前走去之際，她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也不知轉了多少念頭。

蒙龍子仍然一直在向前走着，花夫人跟在他的後面，來到了西院之中。

下期待續

慎用抗生素藥物

自從一九二九年英國倫敦聖瑪利醫院 Alexander Fleming 教授發現了盤尼西林後，後經奧人 Howard 氏等有系統的抗生菌，四十多年來，在世界流行者不下數十種之多。無論任何抗生菌，有其優點，用得適當，即可成為仙丹妙藥，如果一知半解之人隨便使用抗生菌，其後果不堪設想！

在臺灣市面，只要你有錢就可以買到任何抗生菌，同買香煙一樣方便，造成這些現象，也可說一般民眾對醫藥常識太缺乏之故。無論什麼藥品，它在治病方面有一定劑量，及治療程序，什麼病用什麼藥，每天吃多少？用多久？都是臨床專家醫生的責任，尤其是抗生菌，作者在此特別強調，抗生菌用得恰當有益於人類，用得不得當就有害於人體，我們千萬不要隨便濫用，但是禁止使用！

目前無論任何抗生菌都有它的毒性和副作用，最常使用的抗生菌，其毒性和副作用例如：

①青黴素系（註一）：常見皮膚發熱，特異質過敏病人可造成休克甚至死亡，引起其他病源體發現。②頭孢菌素系（註二）：過敏性休克、發熱、皮膚疹、溶血性貧血、腎毒症、粒性白血球減少症。③四環素系（註三）：發熱、皮膚疹、嘔吐、腹瀉、不利胎兒及小孩。④氯黴素（Chloromycetin）：嘔吐、腹瀉、食血、再生不能的貧血。⑤鏈黴素（Streptomycin）：皮膚疹、發熱、腎毒性、耳毒性（損傷聽神經）。⑥新黴素（Neomycin）：同鏈黴素，腎毒性、耳毒性。

當然上述毒性和副作用，並非每個人均會發生，如果要用上述抗生菌治療，也只有衡量患者病情輕重，使其毒性及副作用減至最低度！

因此，不但一般人不能隨便使用抗生菌，就是臨床醫師，在考慮使用抗生菌之前，通常會考慮到下面六點：一、必須分析確實是何種病菌引起之疾病。二、必須先做細菌藥物敏感試驗，何種抗生菌有效，何種無效。三、必須按照體重施用藥物，其劑量必須達到標準和最大治療劑量。四、隨時注意用藥後毒性及副作用現象，如有異樣應即停用。五、經常作腎功能及血液檢查分析。六、病癒後，必須間隔四星期再作細菌培養檢查是否徹底消滅病菌，仍有細菌。

唐鈺醫師著

根作者最近從六十年至六十二年所作一萬人陽性菌及陰性菌藥物敏感試驗，上述藥品中僅有少數抗生菌有百分之七十有效外，其他有效抗生菌均不到百分之二十，幾乎到了無抗生菌制菌情況，實值得人們警惕的！

註一：陽性菌，用格蘭氏染色法，在顯微鏡下所見細菌為紫色稱為陽性菌，如係紅色則稱為陰性菌。

註二：包括 ①Ampicillin sodium=amphen. Penbritin. Polycillin. ②carbenicillin=Geopen. ③cloxacillin sodium=orbenin. tegopen. ④dicloxacillin monohydrate=Dynapen. veracillin. ⑤methicillin=celbenin. democillin. staphillin. ⑥Nafcillin sodium=Unipen. ⑦oxacillin sodium=prostaphin. Hesistopen. ⑧Penicillin G. ⑨Keflin. ⑩Cephalexin=Keforal. ⑪Cephadrine=Keflorin. ⑫Cephadroxil=Keflin.

註三：包括 ①Chlortetracycline=Aureomycin. ②Demecycline (Demethylchlorotetracycline)=decloxycline. ③Doxycycline=vibramycin. ④Mithacycline=Rondomycin. ⑤Minocycline=Minocin. ⑥Oxytetracycline=Tetracycline. ⑦Tetracycline. ⑧Tetracycline. ⑨Tetracycline. ⑩Tetracycline.

以上係商業藥品名稱，即所謂抗生菌藥物（Antibiotic Agents）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察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診察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又路口。開業執照：北市衛字第（一）八八八號。



筆伏有處處、疑懸是步步
篇中的意得最來年近匡倪家名俠武理推
孜陽董／字題●漢崇林／圖●匡倪／文●

8

蒙娘子進了房間，扶著文禮賢，在一張榻上躺了下來，察看著文禮賢的傷勢，轉過頭來，道：「妹妹，妳下手也太狠了！」

花夫人在那時候，真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她只得勉強分辯道：「姐姐，我那時又不知道……不知道他是……這是妳說的，將他打傷了，我們好去福來銀號中行事！」

文禮賢的一雙眼，一直停在花夫人的俏臉上，他反問道：「沒什麼，正要傷得重才好，那時，我們就可以出城去了。」

蒙娘子却是一臉心疼的神色，道：「哼，賤骨頭，傷成這樣，還說好呢。」

文禮賢笑了起來，道：「爲了十萬兩赤金，和一個美人兒，傷得重點，又怕什麼！」

當文禮賢說到「和一個美人兒」之際，他却只是望著花夫人，目光十分異樣，

花夫人和文禮賢那種異樣的眼光一接觸，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她立時低下了頭，一時之間，心中更是亂得可以。

蒙娘子已取出了傷藥，在文禮賢的全身傷口上敷著藥，花夫人一面心劇跳著，一面却又偷偷抬起眼來，望著文禮賢。

文禮賢帶著似笑非笑的神情，仍然盯住了她，花夫人的雙頰之上，不禁起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她不禁想起在小巷中的情形來。

在小巷中，她會風情萬種地去引誘文禮賢，然後，出其不意地向文禮賢下手。

然而，現在她知道，「出其不意」只是她一個人以爲如此，事實上，當她的嬌軀，向文禮賢靠去之際，文禮賢是早已知道會發生的事了！

但是，當花夫人在這時候，想起在小巷中的情景之際，她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她在引誘文禮賢的時候，文禮賢是真的着了迷！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時候文禮賢的神情，她是個蠻解風情的女人，自然也可以知道，若不是個男人對女人着了迷，是決不會有那種神情的。

花夫人又低下了頭，蒙娘子轉過頭來道：「妹子，妳別呆站著，去打點水來！」

花夫人答應著，向外走去。

這時候，她的心中更亂，因為她即使是轉身向外走去，是背對著文禮賢，但是她也可以感到，文禮賢的目光，仍然盯在她的身上！

蒙娘子將傷藥小心地敷在文禮賢的傷口之上，在她的臉上，一直掛著甜蜜的笑容。

文禮賢輕輕地扭著她的臉頰，道：「我們自然在一起，妳妹妹怎麼樣？」

蒙娘子隨口道：「由得她，她又不是孩子。」

文禮賢笑道：「她一個女人家，獨自在江湖上亂闖，那可不好。」

蒙娘子呆了一呆，伸指在文禮賢的額角上，重重戳了一下，道：「你在想些什麼？」

文禮賢却皺著眉，叫起痛來，蒙娘子忙拉過了墊子，墊住了他的背。

這時，花夫人已端著一盆熱水，走了進來。蒙娘子用熱水替文禮賢洗著臉，然後才轉過頭來，道：「妹子，妳可知文大哥是什麼人？」

花夫人道：「他……不是福來銀號護院麼？」



「蒙娘子「格格」笑了起來，道：「妹子，只怕妳再想不到，他是山東臥虎寨的文寨主！」

花夫人吃了一驚，殷紅的唇，張成了一個圓圈，蒙娘子又道：「半年前，閻百萬在山東道上，文大哥得知，特地命臥虎寨的人去截，他扮成了遊俠，將他自己派去的人打退，這才被閻百萬聘來當護院的！」

花夫人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要劫福來銀號，是早已定下計來的了？」

蒙娘子道：「那自然全是文大哥的妙計。」

花夫人又向文禮賢望了一眼，當她遇到文禮賢的眼光時，她心頭又是一陣亂跳，道：「姐姐，可是我有一點不明白，既然如此，那妳又為什麼叫我在小巷之中，打傷？」文寨主？」

蒙娘子笑道：「妹妹，妳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文大哥若是不受傷，我們動手，他難道在一旁袖手旁觀？他若不受傷，我們一動手之後，他如何可以脫身？現在，人人皆知文爺身受重傷，母須再在大同府久留，他要離開大同府，做公的盡皆知，那十萬兩赤金，也可以安然運出府城去了！」

花夫人失聲道：「好計！」

文禮賢望着花夫人，道：「妹妹，計是好計，只是妳傷得如此重，却打算如何賠我？」

花夫人媚笑道：「我只有一個人，你要麼？」

文禮賢笑得更邪道：「將妳賠給我？」

蒙娘子面有怒色，道：「你在胡思亂想什麼？須待我死了，你才好轉這樣的壞心思！」

文禮賢笑了起來，道：「話何必說得那麼絕，連轉圜的餘地也沒有！」

蒙娘子益發發怒，道：「自然沒有！」

文禮賢忽然嘆了一聲，道：「那樣，實在是可惜得很了，唉！」

蒙娘子一怔，道：「你說什麼？」

文禮賢又笑了起來，道：「既是沒有轉圜的餘地，妳就非死不可了啊！」

文禮賢一個「啊」字才出口，手腕已陡地翻起，別看他重傷才癒，但是出手之快，却是無與倫比，一直躲在他手之上，向內偷看的勝奇影，乃是武功何等之高的人，在一剎間，也只看到精光一閃，根本未曾看到文禮賢是怎麼出手的！

而就在那剎間，只聽得蒙娘子發出了一下異樣的悶哼聲，身子已向後退去。

她一隻手，已握住了劍柄，劍已出鞘一半，但是她另一隻手，卻掩住了胸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之中，一滴一滴，迸流了出來。

她向後連退了三步，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雙眼睜得老大，望定了文禮賢。

花夫人一面搖著頭，一面笑道：「姐姐，別怪文大哥，男人嘛，總是貪新鮮的！」

蒙娘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聽到了她妹妹的那句話，花夫人的話才出口，蒙娘子的身子一側，已「砰」地一聲，跌在地上。

她一跌倒在地，掩在胸口的手，也鬆了開來，鮮血自她的心口，疾湧了出來。

從她臉上的神情看來，她至死也不相信自己會死，而且是死在文禮賢的劍下！

文禮賢緩緩地抬起頭來，望着花夫人，道：「臥虎寨可是一個好地方！」

花夫人媚笑着，道：「就算不是好地方，我也去定了！」

他們兩人，慢慢走近，文禮賢握住了花夫人的手臂，花夫人投進了文禮賢的懷中。

在牆頭上的勝奇影，看到了那樣情形，暗嘆了一口氣！

勝奇影一直伏在牆頭上，他伏的地方十分隱秘，文禮賢和花夫人進出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他。

他看到花夫人扮成了一個車夫離去，文禮賢則將一箱箱的金子，搬到院子來。他又看到花夫人駕著一輛由四頭驢子拖著的驢車，駛進了院子，他們兩人，合力將一箱箱的金子，搬上車去。

他也看到，文禮賢和花夫人調笑著，在將金子搬上了車子之後，文禮賢進了車廂，花夫人駕著車，驢車向外駛了出去。

勝奇影滑下牆來，在驢車駛過他的身邊之際，他翻身跳到了車後，抓住了車後的橫木，然後，身子又向下一滑，整個便進了車底。

在車底，他雙腳撐住了橫木，雙手抓住了車底，他看著車輪的轉動，車聲震耳欲聾，十萬兩黃金，全在那輛驢車之上。

驢車向前駛著，半個時辰之後，已來到了東門，進出的車輛，捕快全在翻查著，鐵刀張標一看到了驢車，便帶著幾個捕快，迎了上來。

就在張標來到了車前之際，文禮賢推開了車門，道：「張捕頭，什麼事？」

張標「噢」地一聲，道：「文爺，是你，你真的要走了麼？」

文禮賢苦笑了起來，道：「張捕頭，你想想

文禮賢忽然嘆了一聲，道：「那樣，實在是可惜得很了，唉！」

蒙娘子一怔，道：「你說什麼？」

文禮賢又笑了起來，道：「既是沒有轉圜的餘地，妳就非死不可了啊！」

文禮賢一個「啊」字才出口，手腕已陡地翻起，別看他重傷才癒，但是出手之快，却是無與倫比，一直躲在他手之上，向內偷看的勝奇影，乃是武功何等之高的人，在一剎間，也只看到精光一閃，根本未曾看到文禮賢是怎麼出手的！

而就在那剎間，只聽得蒙娘子發出了一下異樣的悶哼聲，身子已向後退去。

她一隻手，已握住了劍柄，劍已出鞘一半，但是她另一隻手，卻掩住了胸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之中，一滴一滴，迸流了出來。

她向後連退了三步，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雙眼睜得老大，望定了文禮賢。

花夫人一面搖著頭，一面笑道：「姐姐，別怪文大哥，男人嘛，總是貪新鮮的！」

蒙娘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聽到了她妹妹的那句話，花夫人的話才出口，蒙娘子的身子一側，已「砰」地一聲，跌在地上。

她一跌倒在地，掩在胸口的手，也鬆了開來，鮮血自她的心口，疾湧了出來。

從她臉上的神情看來，她至死也不相信自己會死，而且是死在文禮賢的劍下！

文禮賢緩緩地抬起頭來，望着花夫人，道：「臥虎寨可是一個好地方！」

花夫人媚笑着，道：「就算不是好地方，我也去定了！」

他們兩人，慢慢走近，文禮賢握住了花夫人的手臂，花夫人投進了文禮賢的懷中。

在牆頭上的勝奇影，看到了那樣情形，暗嘆了一口氣！

勝奇影一直伏在牆頭上，他伏的地方十分隱秘，文禮賢和花夫人進出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他。

他看到花夫人扮成了一個車夫離去，文禮賢則將一箱箱的金子，搬到院子來。他又看到花夫人駕著一輛由四頭驢子拖著的驢車，駛進了院子，他們兩人，合力將一箱箱的金子，搬上車去。

他也看到，文禮賢和花夫人調笑著，在將金子搬上了車子之後，文禮賢進了車廂，花夫人駕著車，驢車向外駛了出去。

勝奇影滑下牆來，在驢車駛過他的身邊之際，他翻身跳到了車後，抓住了車後的橫木，然後，身子又向下一滑，整個便進了車底。

在車底，他雙腳撐住了橫木，雙手抓住了車底，他看著車輪的轉動，車聲震耳欲聾，十萬兩黃金，全在那輛驢車之上。

驢車向前駛著，半個時辰之後，已來到了東門，進出的車輛，捕快全在翻查著，鐵刀張標一看到了驢車，便帶著幾個捕快，迎了上來。

就在張標來到了車前之際，文禮賢推開了車門，道：「張捕頭，什麼事？」

張標「噢」地一聲，道：「文爺，是你，你真的要走了麼？」

文禮賢苦笑了起來，道：「張捕頭，你想想

妳也許不知道！

妳也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美的潛力！只要到光田，我們就能明確的告訴妳。每個人都有她最美的一面，只是妳沒有發覺而已，讓我們來為妳發覺。

完美的整容

十大巨星特別推薦

紫茵說：
我有經驗，歷經
史悠久的整形醫院——
光田，最可靠。
紫茵



光田

美容整形外科

電話：561-5727 • 561-0445
院址：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27-129號
(中央大飯店對面、紅寶石酒樓與台北大樓中間) 聯營車均在台北大樓站下車

整形美容權威名滿東南亞

歐美最新流行安全無痕隆乳

台港巨星特別推薦

震撼東南亞美容整形界

月華美容整形醫院



- 豐額
- 豐頰
- 皺紋
- 印堂填平
- 眉骨加高
- 双眼皮
- 隆鼻
- 笑顴
- 鼻頭拉長
- 豐頰
- 酒渦
- 櫻唇
- 美化下巴

隆乳

胸部平坦，左右大小不均，乳房鬆弛、下垂、不良整形，採用歐美最新安全無痕隆乳術，採乳量下切口無疤，立即豐滿，挺立動人，即可正常工作。

雙眼皮

小眼放大，厚臉除脂，倒睫毛。雙眼皮特別做法立即成型美觀自然即可工作，保證永不變型。拉皮復春術，老皮換新皮復春術，除皺紋，無論何種皺紋如橫頭紋、魚尾紋等均可消除，復春10~15年。

皺紋手術

麻面、傷疤、凹點、痣疣、面皰疹、黑斑痣，採用西德最新型高性能電子整皮機與新式無痕縫合術。

疤痕美容

處女膜整形再造、處女膜移植、陰道整形改緊（台大最新式手術）絕對自然。軍公學生優待，假日照常。

婦科整形

院址／臺北市內江街82號（省立護專對面）
詢問電話／311-0580 • 311-2035

各聯營車均在昆明街站・成都路口・國寶戲院站・內江街站下車



慎防細菌性尿道炎

國人一提起自己性器官疾病，無論男女老少，大多數都不願為外人知道，總是自己盲目處理，延誤就醫時間，以致一發不可收拾！其實自己身上有病，不管它發生在何種器官，均該立即就醫，方為上策。有生殖泌尿器官發生病變，除結石、淋病外，其他疾病均由外在因素而感染，其傳染途徑可分為兩大原因：一、由男女發生性關係而互相傳染。二、是個人手指接觸帶菌的鈔票、公共浴巾、床單、被褥、或是公共浴盆等間接傳染，尤其老人及小孩和體弱者更易感染，所以說注重個人及公共衛生，避免身體過度疲勞，不要隨便和不明身份之人發生性關係，為預防的最好方法。

臨床上尿道炎分為急性和慢性兩種。在病因學上又把它分為七大類，即：①無特別原因尿道炎，②原蟲性尿道炎，③細菌性尿道炎，④化學性尿道炎，⑤黴菌性尿道炎，⑥結核菌性尿道炎，⑦創傷性尿道炎。

以上七類，在臨床上發生最多的是細菌性尿道炎而細菌性尿道炎又推奈氏雙球菌(Diplococcus of Neisser)佔第一位，其次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滴蟲(Trichomonas)，其他病例則不多見，佔發病率很少。

一九七一年美國新聞週刊報導，在加州洛杉磯地區衛生當局作調查統計，檢查十四歲至二十五歲青年，發現有奈氏雙球菌達百分之十，如不設法預防，預測在一九八〇年，高中學生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美國醫藥保健這樣發達的國家，其感染率如此之高，我國沒有作過詳細檢查，相信感染率也不會降低。

急性尿道炎臨床症狀：自感染病菌後，其潛伏期在男性平均約三至五天發生自覺症狀，首先尿道內時有刺痛感，進而發生有白色少量粘液流出，尿道微紅腫，有時排尿困難有灼熱感，尿道內分泌增多，背及下腹部疼痛，有時發生直腸出血現象。細菌性尿道炎如治療不當而變成慢性，其臨床症狀較急性尿道炎輕微，在尿道內有輕度瘙癢或灼熱感，有時發生在肛門，尿道口於每日晨起之際有少量不定粘液分泌物流出，每於飲酒或疲勞之後，症狀增加，時好時壞，若求醫不當，可以拖延數十年。

「我在大同府，栽得如此之慘，怎能不走？」張標嘆了一聲，文禮賢又道：「張捕頭可是在搜檢來往車輛，怕有人將金子夾帶出去麼？」

張標道：「是啊，但至今未有所獲。」

文禮賢道：「我趕着想渡過大河，張捕頭可否先派人來查查我的驢車？」

張標苦笑道：「文爺說笑了，文爺請行！」

張標當公堂，也不止一年兩年了，但是他再精明，却也決計想不到，文禮賢就是整個劫案的主持人，被劫的金子就在他的車上！

文禮賢又嘆了一聲，抬頭向坐在車座上，扮成了車夫的花夫人道：「快趕路吧！」

花夫人揮下鞭去，「拍」地一聲，驢車越過了其他車子，慢慢向前駛了出去。

驢奇影貼在車廂底下，可以看到一列列捕快腰際所繫的單刀的刀尖，閃閃生光。

他心中又暗嘆了一聲，這可是他唯一值得安慰的事，文禮賢絕對不到他在逃命，在大同府中東藏西匿，或者已遠離了大同府！

而文禮賢，卻就在文禮賢的車廂底下，驢奇影一想到這一點，不禁高興地笑了起來。

車子不斷向前駛着，車輪和驢蹄踢起來的塵土，蓋得驢奇影一頭一臉，驢奇影屏住了氣息，忍受着，車子離大同府，已越來越遠了！

驢奇影雖然在車廂底下，但是他也可以覺出，天色在漸漸昏黃，那是夕陽已經西斜了。

驢奇影覺出，車子顛簸起來，他看到很多亂石，車子正在駛上一個山岡。

驢奇影自然知道，那是金龍岡，他聽得文禮賢探出頭來，道：「上了岡子，我們可以歇一歇。」

花夫人嬌聲嬌氣地答應着，車子慢慢爬上了山岡，文禮賢自車廂中，跳了出來，那時，驢奇影已緩緩自他的腰帶之中，抽出了一柄軟劍來。

他那柄軟劍，又細又長，他雙足一鬆，身子已落了下來，才一落下，他捏住劍尖的手指，便鬆了一鬆，只聽得「鏗」地一聲響，軟劍已

向外疾彈了出去，正刺在文禮賢的左腿肚上！

文禮賢「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驢奇影手在地上一按，身形已從車底，穿了出來，「哈哈」一笑，道：「文兄，好啊！」

文禮賢左腿之上，鮮血淋漓，他站立着，望着驢奇影，面上的神色，古怪之極。

而驢奇影才一穿出手，手臂一沉，軟劍閃起一股精光，又已當胸刺到！

文禮賢身子一側，又避了開去，喝道：「你，你是從那裏來的？」

驢奇影却答非所問，道：「薑是老的辣啊，文兄！」

文禮賢的面色，難看之極，在車座上的花夫人却已悄沒聲地掣出短劍，夕陽映着短劍，發出奪目的光芒來，驢奇影對着花夫人，自然看不到，但是文禮賢看到了，心中却是一動！

他立時哈哈一笑，道：「驢朋友果然了得，佩服得很，此處離大同府不遠，我們何必在此相爭，不如——」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花夫人挺着短劍，已然自車座上，疾掠而下！

而文禮賢也在那時，身形陡地一矮，手抖處，長劍已向前刺出，剎那之間驢奇影已腹背受敵。

可是驢奇影早已料到了這一點，他看到文禮賢忽然改了口氣，滿面堆笑，已知他必有陰謀的了，趁人不覺，突使暗襲，這本是驢奇影的拿手好戲，如何還會上了人家的當？花夫人和文禮賢兩人一攻一守，驢奇影一聲怪嘯，身形已疾掠而起。

花夫人自車座之上，疾掠了下來，連人帶劍，一起撲出，來勢極其迅疾，而驢奇影就在剎那間，向上掠起，花夫人手中的短劍，精光閃閃，一劍走空，驢奇影的身形，在半空之中，陡地翻了一翻，卻已翻到了她的背後，而那時，花夫人的身子還在半空！

在那一剎間，花夫人也知道不妙了，她面色陡地一變，只聽得文禮賢急叫道：「快落地！」

文禮賢的武功極高，若不是他的傷重未癒，

他在那樣的情形下，一定也可以身形拔起，在半空中，擋住驢奇影的。

然而他在小巷中所受的傷却十分沉重，這時，想要躍在半空，却是力有未逮，但是他的見識竟極高，他一眼看驢奇影翻到了花夫人的背後，就知道花夫人唯一避開驢奇影攻擊的方法，便是立時落地！可是，花夫人却想不到這一點！

花夫人一覺出頭頂一股勁風掠過，人影一閃，眼前的驢奇影已然不見，心中陡地一驚，竟在半空之中，硬生生地一扭，轉過身來。

花夫人才一轉過身，手中短劍，便向前疾刺而出！

可是，當她轉身出劍之際，驢奇影身在半空之中，早已長劍抖動，也一劍刺出，兩人發劍的時間，雖然不相上下，但在那樣的地形下，却是長兵刃佔了便宜，只見劍光閃動，「撲」地一聲響。

那時候，文禮賢其實還看不清那「撲」地一聲，究竟是誰的長劍，刺進了誰的身中，但是他却已經知道，花夫人是萬無一失的了！

是以，他自然閉上了眼睛。

緊接着，他便聽得花夫人發出了一下尖叫聲來，文禮賢倏地睜開眼來，只見花夫人和驢奇影兩人的身子，已一起落了下來。

驢奇影手中長劍，恰好刺進了花夫人的胸口，而花夫人的手臂，離驢奇影的胸口，卻還有尺許！

驢奇影飛起一脚，踢在花夫人的小腹上，「砰」地一聲，將花夫人的身子，踢得向文禮賢直飛了過去，他「哈哈」一笑，道：「文寨主，這是你的新壓寨夫人，你還不扶住她？」

當花夫人中劍，發出一聲尖叫之後，她早已氣絕了，這時，她屍身向文禮賢飛了過來，文禮賢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

文禮賢和蒙娘子早有勾搭，但是他對花夫人却也異常傾心，而且他正打算帶着花夫人回臥虎寨，黃金美人共享之際，花夫人却已遭了意外，他如何不難過？

下期待續

唐鈺醫師著

細菌性尿道炎本身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它的併發症，在男性多併發前列腺炎、副睪丸炎、輸精管炎、膀胱炎、骨盤炎等，奈氏雙球菌除侵犯泌尿生殖器外，尚可侵犯下列器官發炎、骨炎、心內膜炎、心肌炎、膿胸性疹，多發生在陰莖或大小陰唇上、關節炎、腎臟炎等。

目前治療細菌性尿道炎的藥物，首推抗生素藥物及化學性藥物最為有效，不過據作者臨床經驗，目前在臺灣地區急性尿道炎越來越少，而慢性尿道炎及其併發症却越來越多。

為什麼有這些趨勢？據作者深入研究，一般人認為自己生殖器官患病，不好意思去看醫生。第二原因是自己已有病又不能不醫，臺灣地區抗生素藥物隨便可以購買，實業的人向介紹某種藥物特效，說不是隨便吃也把症治好了，過了幾天感到不舒服，再去藥房買藥自療，漸漸失去了效果，以致變成慢性，侵犯到其他器官發炎。

現在世界上所有抗生素藥物，原則都可消滅上述各種細菌，如沒有經過專家作詳細分析及藥物敏感試驗，因某種細菌對A藥有敏感，而對B藥有抗性，對張三有效，而對李四不一定有效，而用藥之劑量及治療時間，皆不相同，這些問題，不是一知半解的人可隨便亂用的；何況各種抗生素的毒性和副作用，施用時不是一般人可以發現的，筆者特別在此強調！

萬一不幸你染上細菌性尿道炎，無論急性或慢性，必須找專科醫師處理，而且要恪遵醫囑，切勿中斷治療程序，更不要誤聽忌諱，如隨便購藥自療，其後果實不堪設想。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開業執照：北市衛醫字〇二八二號



步步是懸疑、處處有伏筆
推理武俠名家倪匡近來最得意中的篇
●文／倪匡●圖／林崇漢●題字／董陽孜

完

利那之間，他面色鐵青，任由花夫人的屍身，「砰」地一聲，跌落在他的身邊。他握住了長劍的手，也不由自主，在微微發抖，以致他手中的長劍，發出了一陣微微的「嗡嗡」聲。

滕奇影的長劍上滿是血，血順着他的劍尖，一滴一滴向下滴着，他長劍平舉着，已向前一步，逼了過來，臉上掛着極其陰森的微笑，道：「文案主，我看現在，你也只好認命了！」

文禮賢凝立不動，只是劍尖斜斜向前，伸了出去，滕奇影看到了離文禮賢前五、六尺處站定，他也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如文禮賢，但這時，他却胸有成竹，因為他知道文禮賢重傷未癒！

文禮賢仍然站立不動，滕奇影略停了一停，「刷」地一劍，已然攻出！

文禮賢身子一側，他剛才凝立不動，但是滕奇影才一出劍，他的行動，却快得出奇，身形一側間，便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不向外避，却向前衝了過來，這一下，却也大出乎滕奇影的意料之外！

滕奇影急忙也一側身，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雙劍相交。

文禮賢的劍勢快疾無比，劍才相交，他踏步進身，劍尖已削向滕奇影的手腕。

滕奇影身子一矮，橫劍反彈，擋開了文禮賢的那一劍，文禮賢「騰」地又跨前一步，左掌已趁機反拍而出，那一掌，來勢詭異之極，滕奇影做夢也料不到在身受重傷之後，文禮賢右手使劍，左手還能出掌，一個避之不及，「砰」地一聲，已被一掌擊中肩頭。

那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擊得滕奇影的身形，一個踉蹌，向後跌出了一步。

文禮賢得理不饒人，一聲長嘯，長劍霍霍，又已攻到，滕奇影就勢向後仰去，在岡子上滾了幾滾，他一面打着滾一面長劍「颼颼」不絕發招，將文禮賢逼退。

他將文禮賢逼退了幾步之後，一躍而起，長劍已疾刺而出。

文禮賢的幾處傷口，這時，已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滕奇影的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到了那樣的情形，是以他心中一定，那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準！

就在劍尖快要刺到之時，文禮賢在那利間，身子突然向後仰了下去。

那一仰之勢，也是妙到了極點，堪堪避開了滕奇影的那一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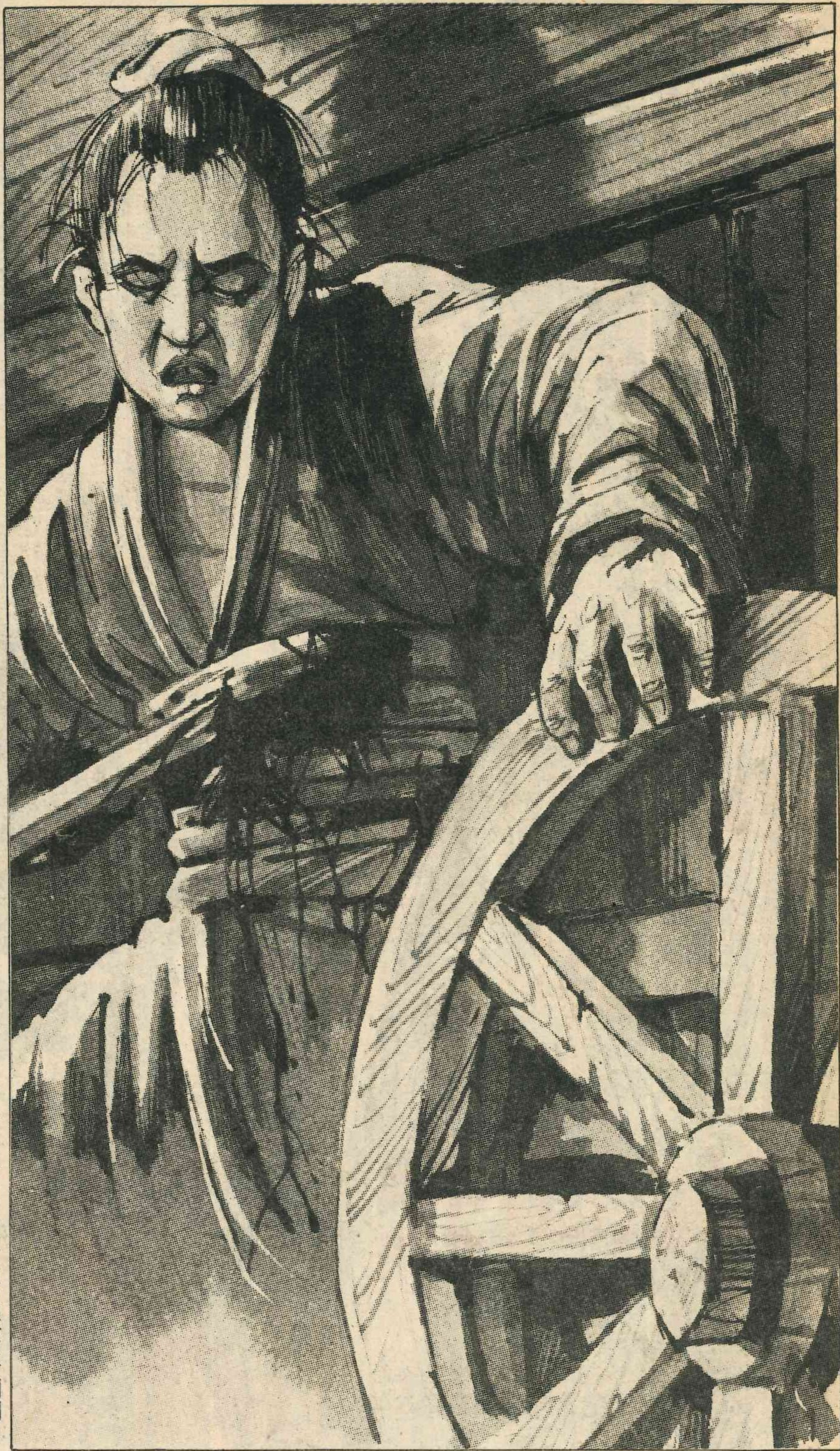
當文禮賢的身子向後仰去之際，他的雙足，仍然站在地面上，而身子齊膝蓋處，向下彎着，像是一座橋一樣，那是極上乘的「鐵板橋」功夫。

滕奇影一看到這樣的情形，立時身形一縱，雙足向文禮賢的雙膝，直踏了下去！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文禮賢的雙膝，若被踏中，自然非一起斷折不可！

但文禮賢就在這時，左手在地上一按，雙足却也向前，踢了出來！

利那之間，只聽得「拍拍」兩聲響，兩人的兩腳，都踢在對方的腳上！



這兩脚，兩人都是用力踹出的，膝奇影發出一聲怪叫，身子向後倒翻了出去。而文禮賢也悶哼了一聲，身子向外，連滾了七、八下。膝奇影落地之後，雙脚仍是隱隱作痛，但是他立時又挺劍撲了上去。

文禮賢以劍支地，身形一挺，站了起來，兩人的長劍，再度相交，文禮賢身形晃了一晃，迅速地退後，退了出去，退到了驢車之旁。

膝奇影「桀桀」怪笑，道：「文寨主，我看你不濟事了，你還不捨得這十萬兩黃金麼？」

文禮賢真的有點支持不住了！

他那種神定氣閑的樣子也消失了，只見他咬牙切齒，面上的肌肉在不斷抽搐着，口中已隱隱有鮮血，流了出來。在和膝奇影動手之後，膝奇影中了他的一掌，還是他佔着上風的！

但是，他原來所受的傷却在漸漸發作，他退到了驢車邊上，倚住了車廂，不住地喘着氣，膝奇影怪笑着，向他漸漸逼了過來。

文禮賢的面色越來越難看，等到膝奇影已來到了離他極近之際，他才猛地向前，撲了出去，膝奇影早已看出文禮賢支持不住了，是以並不還擊，只是在文禮賢向前撲來之際，身形突然一側。

膝奇影打的主意是，只要文禮賢一個收勢不住，向前衝了出去的話，那麼，他只要一個轉身，便已自然地在文禮賢的身後，足可以從容取勝了！

却不料膝奇影才一側身，文禮賢看來，是以極其迅疾的身形，在向前衝來的，却在突然之間，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

就在文禮賢的身形，突然一凝，膝奇影陡地一聲，直刺進了膝奇影的右脅之下！

膝奇影一聲怪吼，身子立時後退。

總算他退得快，是以文禮賢的那一劍，只不過刺進了一寸多一點，文禮賢立時收劍，膝奇影的右脅之下，立時血如泉湧！

但是文禮賢的身子，却也搖晃不定，膝奇影雖然受了傷，但一見這等情形，如何肯放過這機會，長劍抖動，抖出了好幾朵劍花來。

這一劍，劍勢美妙，文禮賢在利那間，竟辨不出膝奇影的一劍，究竟想刺向自己什麼地方！

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急切間，他又忘了自己就在驢車之前！

他才向後退去，「砰」地一聲，背就撞在車廂上，他後退之勢極急，那一撞的力道，也是大得出奇，車廂上的一根橫木，又恰好撞在他的背心之上，令得他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而就在那時，膝奇影的一劍，也已刺進了他的胸口！

那一陣致命的劇痛，反倒令得他清醒了過來，他陡地掙了一掙。

但是，他那一掙，却根本無法掙得動分毫，因為膝奇影的一劍，已刺透了他的身子，劍尖釘在車廂之上！

文禮賢一聲怪叫，反手一劍，向拉車的驢子刺了出去，他一劍刺中了驢子，劍向上一提，還想將驢繩割斷，但是劍勢已衰，却只將驢繩割斷了一半。拉車的驢子被文禮賢一劍刺中，立時向前奔了出去，膝奇影一見，也不及拔劍出來，飛身拔起，便到了車座之上，那時，文禮賢早已死去，但是他的身子，却還被釘在車廂之上，車子向前跑去，看來，文禮賢像是背貼在車廂上，詭異之極。

膝奇影一上了車廂，立時拉住了韁繩，可是此際，車子正在衝下岡去。

地勢斜，驢子負痛狂奔，勢子又急，急切之間，膝奇影拉得急了，「拍」地一聲，韁繩斷裂；驢子的去勢更急。

利那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巨響，車輪撞在一塊大石之上，整個車輪，向外飛了出去，車身突然倒了下來，膝奇影的身子也從車上跌了下來。膝奇影才一跌下，身子便在半空之中，彈了一彈。

本來，他雖然受了傷，但是以他的武功而論，他還是可以穩穩落地的。

然而，就在他雙腳快要沾地之際，整輛車子却一起翻倒，車廂向他，疾撞了過來！

膝奇影身形還未站穩，便已被車廂撞中，那一撞，撞得他眼前發黑，胸口發甜，身子被撞出了丈許，才重重跌到了地上！

那一跌跌得極重，膝奇影在利那之間，胸口一陣發甜，一口鮮血，忍不住便要噴了出來。膝奇影連忙真氣運轉，他緊閉着眼，要將那一口鮮血，忍了回去，因為他知道，這一口鮮血若是噴出來的話，必然身受重傷。

而這裏，離大同府城，並不是太遠，難保沒有來往的行人，看到倒在一旁的車子，和跌了

卿似一朵花 潔淨又高雅……

洗潔、除臭
白帶的預防與治療

婦必寧濃縮液
Fubirin liquid concentrate



社教服務

- 時下高雅之女士，莫不講究婦女之清潔衛生，以維身心舒適，白帶疾患，若不加以治療，不僅有礙婦女之清潔衛生，且對於個人之身心健康，工作情緒均有不良影響。
- 婦女之白帶通常因陰道不潔、炎症（如陰道炎、子宮頸炎），精神或局部刺激所引起，其症狀除瘙癢外，隨病因不同而異，常見之病因如：
 - 滴蟲性陰道炎——白帶症狀為黃綠色，帶有氣泡及粘膜塊，腥臭味。
 - 黴菌性陰道炎——白帶症狀為白色濃稠液，癢疼，無臭。
 - 念珠菌病——白帶症狀為水樣液帶纖維碎片。
 - 急性淋病——白帶症狀為濃性液。
 - 子宮頸炎或子宮內膜炎——白帶症狀為半透明或白色粘液淡黃色液，伴有小腹脹、腰痛。
- 無論任何病因，均須適時就醫予以治療，始能永保健康舒適。
- 婦必寧濃縮液使用後，可滲透患部，發揮除臭，洗潔及消除白帶的治療效果。
- 婦必寧濃縮液專供婦女洗潔陰部異臭，月經後洗潔以及使用陰道用藥物或避孕膏劑後清洗之用。
- 婦必寧濃縮液氣味芬芳，且具有緩衝作用，能使藥效較為持久，洗澡後使用婦必寧濃縮液清洗陰部，能保持身體清爽，舒適與潔淨之感。
- 婦必寧濃縮液藥性溫和，對於陰道內壁柔嫩之粘膜組織，不會產生刺激，為一種合乎生理性之婦女衛生清潔劑。
- 適應症：婦女陰道及陰部之除臭與洗潔，白帶之預防與治療。



歐文藥品化學工業公司
各大藥房均售

北區服務電話：3926366・3415064
台北郵政信箱第5-140號 TEL: (02) 3511631
衛署藥製字第06636號 (69)北市衛藥廣字第112號

真正的嬰兒 專用濕巾來了

從此——
媽媽笑咪咪！
寶寶笑哈哈！

含羊毛脂LANOLIN
專為嬰兒細嫩皮膚
而設計的柔軟衛生
濕巾



- 嬰兒換尿布時
小臀部的清潔
- 寶寶餵食前後之衛生
- 媽媽生產住院期間之衛生
- 外出旅遊時小兒手脚及臉部
之清潔等……

Mamicare

真正的嬰兒專用濕巾

媽咪可兒

隨時隨地 ● 淨淨爽爽

總代理：
台灣媽咪可兒股份有限公司
杏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台北郵政信箱26-286號
電話：7042032(媽咪可兒服務專線)

一開即拉！
第一張已為您備妥
開小蓋即可抽用。



經臨床試驗合格！
可預防嬰兒尿布疹

滿開的箱子。
有幾隻箱子，在跌出車廂時，撞在大石上，
箱子已經被撞了開來，一錠一錠黃橙橙的金元
光華來。
寶，正散落在岡子上，映着夕陽，發出奪目的
任何人，一看到那樣的情形，都會立即想到



大同府福來銀號遇劫的事！
而在那樣的情形下，如果他身受重傷的話，
那就真是糟糕透了。
張奇影竭力忍着，他胸頭氣血翻湧，過了好
一會，那口鮮血，才算是被他強忍了下去。
他喘着氣，以劍支地，慢慢地站了起來。
這時，太陽已越來越偏西了，當他站立起來
之後，他的身軀，映在岡子上，又細又長，看
來十分詭異，他望着傾倒了車子的，朝着那兩
頭已被壓傷了的驢子，在利那之間，動了十七
八個腦筋，在想着如何才能將那十萬兩黃金帶
着走。
可是，就算他是出了名的老賊，在那樣的情
形下，他却也想不出可行的辦法來。
他的心中，越來越焦急，眼看那麼多黃金
已經到手了，但是他卻沒有法子帶走，那真是
焦急得令人難以忍受的事。
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突然之間，剛才強忍
下去的那一口鮮血，忽然又湧了上來，「哇」
地一聲，疾噴而出，而他的身子，也陡地一側
，「砰」地跌倒在地！
他伏在地上，不住地喘着氣，就在他眼前的
岡子上的那些亂石，像是不斷地在飛舞一樣。
張奇影想撐着身子站起來，但是卻終於又倒
了下來。在他的身子又倒下來時，他半邊臉貼
在岡子上，也就在那時，他突然聽到一陣急驟
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
張奇影的心中，陡地一凜，那馬蹄聲來得如
此急驟，至少有十多匹健馬之多。
而且，若是尋常客商、途人，也決計不會將
馬兒騎得如此之急的，張奇影陡地一挺身，勉
力站了起來。
而那時十匹馬的來勢好快，張奇影才一躍起
，馬兒捲起的塵頭，已可以看到！
接着，有三、五匹馬，已竄上了岡子，在
塵頭中，還看不清騎在馬上的什麼人，但卻
已聽得有人放直了喉嚨在叫道：「文爺！文爺
！」
那正是大同府總捕頭，鐵刀張標的聲音！
一聽到了張標的聲音，張奇影只覺得身子突
然一陣發軟，「咕咚」一聲，便栽倒在岡子上。
然而，他卻也知道，那是他自己的生死關頭
了，所以他才一跌倒，劍尖在一塊石上，用力
一撐，又立時將身子挺直。
也就在這時，那十餘匹馬，已一起馳上了岡
子，有人叫道：「頭兒，文爺已出了事！」
隨着那一句話，又立時有好幾個人，齊聲叫
道：「看，張奇影！」
張奇影勉力向前竄去，他居然也穿出了六、
七尺，然後，他又「砰」地跌倒在地，他想借
着跌倒的勢子，骨碌碌地滾下山岡去的。
然而，他沒有滾出了多遠，在他的身邊，人
影閃閃地掠過好幾個人，已經自馬背上飛身
而下，將他的去路，完全攔住。
在那片刻間，只聽得所有人，幾乎全在發出
驚呼聲，道：「看，那麼多金子！福來銀號被
劫的十萬兩金子，全在這兒了！」
張奇影無法再向前滾去，他只好站了起來，
喘着氣，他才一站起，鐵刀張標，已經來到了
他的身前，張標「哈哈」一笑，道：「張朋友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張奇影一面喘着氣，一面道：「張哥兒，你
別弄錯了，劫福來銀號的不是我！」
張標和他手下的捕頭，一起哄笑了起來，張
奇影一咬牙，「騰」地刺出了一劍，張標早已
看出張奇影口角帶血，身受重傷，是以也不還
手，只是略一側身，張奇影劍勢收不住，身子
已仆跌在地。
他仆跌在地上，兩個捕頭疾步而上，兩柄
鐵尺，已一齊擊下，正擊在張奇影的小腿骨上
，只聽得「卡卡」兩下響，小腿骨已一起折斷
。
張奇影小腿骨被鐵尺打到折斷，自必此番勢
必凶多吉少，奮力作最後一擊，長劍遞出，一
招「黃河落日」，幻起萬度光芒，直指那兩個
使鐵尺的捕頭，意欲一個個本，兩個有利。但
重傷之下，張奇影已如強弩之末，劍不由主
，力不隨意，給鐵尺一擦，長劍便告脫手，飛
入冥色之中。整個人，悶哼一聲，隨即難直在
地。
由本刊連載的倪匡鉅作「大銀票」、「火併」
，近期內由遠景出版社結集出書。請勿錯過。